

目 录

第一章	儿骑门降瑞同里湖 父百世惊获银宝箱	1
第二章	兴家业构建水花园 遭绑架致残叶百世	13
第三章	至北舍寻找宝箱主 求名医拉近两家人	32
第四章	叙陆氏失箱伤心事 感叶家还宝善良德	50
第五章	叶骑门借机上北舍 陆翠珍暗自结秦晋	67
第六章	做花事青妹害相思 避无赖陆女陷深渊	82
第七章	遭诓骗二女困俞家 强横蛮翠珍嫁呆大	95
第八章	误上误叶母许婚姻 错中错俞女哭洞房	110
第九章	因回门不遇心头人 故夜探欲救弱女子	127

第十章	见翠珍入陷俞家后 进衙门对簿公堂前	141
第十一章	妖孽人淫辱新贵人 恼怒者击退好色鬼	154
第十二章	勇翠珍俏胆斗禽兽 义梵红真情救小姐	167
第十三章	好姻缘未成祸端起 水花园浮出命案来	183
第十四章	说真话丫环舍死命 明冤情骑门避近祸	201
第十五章	算机关误伤俞青妹 护家业力阻叶骑门	213
第十六章	泄私愤借得皇家刀 趁婚宴欲毁叶家门	236
第十七章	智梵红得信急通报 鞑骑门被缚解京城	252
第十八章	劫牢房骑门外逃循 闯官邸奸臣命归阴	269
	跋	288

第一章

儿骑门降瑞同里湖 父百世惊获银宝箱

麒麟出水吉祥至，期盼婴儿门坎骑。
莫道世间奇怪事，宝箱从此留叶氏。

元末顺帝至正年间，江苏吴江有个小镇叫同里，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个鱼米之乡。同里有一条美丽的湖泊，叫同里湖。同里湖湖水碧绿、澄清，似一匹翠绿的锦缎，蜿蜒飘拂于肥沃的绿野。湖畔三三两两住着些操舟的渔民和运输工，渔民以捕鱼捉虾为生，运输工以水上贸易求生存。他们因在同里湖畔耽的时间久了，在临近岸边搭建了简陋的房屋，水陆两栖。

同里湖西岸水湾处，住着一对叶姓夫妇，男的叫叶百世，女的叫王秀花。他们是从吴县东山搬迁来的，看中同里湖旖旎的风光，认为这里出入方便，犹如鱼儿遇水，很适合他们安居，便有心在此养育后代。

一晃五年，夫妇共生育了四胎，但全都夭折，夫妇俩伤心欲绝。第一个是儿子，生下来就死了；生第二个儿子时，受了寒，没钱治，不幸也夭折了；下面二个女儿也

都没留住。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叶氏夫妇请了当地的接生婆，叶百世将船摇到镇上的宋姓接生婆门前。接生婆到船舱看了王秀花后，对叶百世说：“第一胎生产起来不顺利，我这几日手头紧张，你们船家能不能……”

叶百世懂得宋接生婆的意思，就说：“我有一段浅蓝色绸缎，是上次搞运输，客家作为酬劳给的。等孩子出生了，我会把它变成现钱给你。”

宋接生婆好像不放心，说：“拿来我看看。”

叶百世钻入船舱，翻出绸缎：“这料本来对我们不适用，但为了孩子，我只能藏着，等到应急用。”

宋接生婆接过看了看，赞不绝口：“好料，是块好料，不必变现钱，给我就行了。”

叶百世没想到宋接生婆这样不客气，说：“不行，宋婶，这段料，可以换好多钱。你要是拿去，叫我家大人小孩吃什么？”

宋接生婆笑着说：“兄弟，别小气了，还是关照好你的女人和孩子，等孩子生下来，再把胎盘弄来给女人吃，这样对你的女人和孩子都有好处。”

叶百世听得女人在船舱内直哼哼，为了让宋接生婆抓紧时间，就不再说些什么，蹲在船头帮助烧水。

宋接生婆没带割孩子脐带的碎碗片，让叶百世准备一块，叶百世一时找不到，也不舍得打碎完整的碗，宋接生婆蹙着眉：“你呀……等会儿脐带出来，你用牙齿咬。”叶百世点点头，一口应承，咬就咬，这活他才不怕呢。

舱内不时传出女人痛苦的叫唤声，宋接生婆钻入舱内，叶百世也不安地跟着钻入船舱，问道：“怎么样了？”

宋接生婆说：“去，去……女人生孩子，男人不准进来。”

叶百世说：“可她是我的女人啊。”

宋接生婆说：“你的女人也是女人。男人都要回避，再说女人生孩子，男人有力使不出，还是忙你的烧火活去吧。”

叶百世只得钻出船舱。但王秀花痛苦的叫喊声还是牵着他。他忍耐不住，朝四周看看，见周围没有人注意他，就趴到舱口偷看。

过了好长时间，孩子才生出来，岂料，生出来的孩子却没有声息，任凭宋接生婆将孩子屁股拍得山响，仍然不顶用。

王秀花哭了。叶百世火了，一把抓住宋接生婆的衣领。宋接生婆说：“你难道打我不成？孩子是死在她肚中的。”宋接生婆喋喋不休地自夸接生技术如何如何好，方圆几里多么有名气，孩子的死，根本不是她的错。

王秀花在舱内喊：“百世，百世……”叶百世见女人虚弱无力，不敢再对宋接生婆怎样了。他首先要讨回那段绸缎。

但是已经给出的绸缎，如逃生的鱼儿，很难要回。宋接生婆说她已经尽力了，而且钻在直不起腰的船舱内几个小时，累得够呛，总不能叫她白忙乎。

“不行，这绸缎不给你。”

“兄弟，日子长着呢，去了一个孩子，还会有，到时早点叫我。这样吧，我将绸缎拿了，给你一担米，可以了吧。”

叶百世想想孩子已死，争执下去，担心自己女人太伤心，妥协了。

叶百世跟着宋接生婆回去，担了一担米回来。进得船舱，自言自语：“以后我自己接生孩子，再不吃这亏了。”

静静躺着的王秀花问：“百世，你在说什么？”叶百世掩饰着说：“没说什么，你好好休息！”

等到生产第二个孩子时，叶百世果然自己接生。他舍不得接生费，认为生孩子是自家的事，何必一定要请人，于是自己代劳了。第二胎是顺产，孩子的头先出来，叶百世用牙咬断了孩子的脐带。他一连为女人接生三个孩子，可惜这些小生命太脆弱，都没有留住。

第八年王秀花又怀孕了，叶百世连着二三次梦见麒麟从水中跃出。夫妇俩觉得很奇怪，决定这次无论如何要将孩子生在岸上。叶百世在岸边的临时居住处打理了一下，在茅棚四周种些蔬菜，将漏风的茅棚修理了一下。

王秀花的肚子越来越大。临分娩时，夫妇俩在周围二三十公里水域内寻些简单运输活干干，不再划船远行。

一日船靠北舍镇码头，有四个彪形大汉抬上一只箱子，说要雇船到平江去。平江，座落在同里北面，而北舍在同里南面，从北舍至平江再回同里，最少一天时间。叶百世本不想做这趟生意，所以开价很高，不想四个大汉豪爽地一口应承，这桩生意谈妥了。

四个大汉说还有事上岸，即刻就回来。

哪知他们一去不返，等了一日也不见踪影。

叶氏夫妇焦急万分。此时女人已有临盆迹象，不能再等，他们只得载箱启船返回同里。

叶百世扶着腹痛难忍的女人推开从不上锁的家门，女人一脚刚跨进门槛，再也提不起另一只脚，婴儿就在这钻出娘胎。叶百世手忙脚乱，紧急处理。

婴儿是个男婴，脸蛋红扑扑，哭声宏亮。叶百世心中倒也欣慰，等婴儿在王秀花怀中安静入睡时，叶百世才想起船舱里的木箱。他在茅棚附近叫了内弟王雪官，一起将木箱抬到家中的柴房内。

木箱是用榉木做的，十分沉重，上着锁。

王雪官仔细看了看，开玩笑地对叶百世说：“姐夫，箱内不会是金银财宝吧？”

叶百世笑答：“雪官，别妄想了，是人家寄在我这里的，日后会来取走的。”

第三天，叶百世请王雪官来家喝三朝酒。王雪官是王秀花唯一的亲弟弟，叶百世面上的亲戚都远在吴县东山，不便请，因此也就省去了。

王雪官也以捕鱼捉虾为生，他是捕鱼能手，远近闻名，但有个毛病，怕老婆。老婆说东，他不敢向西。他的老婆姓计，叫计囡，生得矮小，肚量也小，对钱财十分看重，吝啬得很，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大发雷霆。他在计囡眼里特别愚笨，所以计囡每天几乎都要对他痛骂一通。五六年夫妻做下来，他也习惯了，哪天听不到骂声，不是计囡生病，就是他不舒服。

王秀花埋怨弟弟没出息，但作为姐姐她不便多管。

王雪官早起偷偷从船尾的鱼笼里捉了二尾大鲫鱼，他要去看外甥。这鱼是他背着计囡藏好的，被计囡知晓，又要小气。

中午，王雪官和叶百世一起饮酒。王雪官问起外甥的名字是否取好？

叶百世想起儿子出生前几天，自己做过一个麒麟跃出水面的梦，脱口而出：“那就叫‘麒麟’吧。”

王雪官摇着头说：“姐夫，我虽然不读书，但总觉得渔家的孩子叫这个名字不妥，俗话说‘孩子的名，叫得越贱越好领’。不如下午我陪你到镇上找那位大画家倪林生给取个名吧。”

叶百世一听，心中大喜：“好啊，下午我们一起去。”

这叶百世小时候读书识字，按说也可以为儿子取个名，

但毕竟长久没有舞文弄墨，想为儿子取个好名，心中没底气，听王雪官一说，觉得有道理，名字要伴随儿子一世，马虎不得，所以决定去求画家。

二人慢悠悠地品完酒。叶百世将二尾大鲫鱼拎了，一起来到倪林生府上。

叶百世小心翼翼地跟着王雪官走进倪林生后院，径直向厨房走去。王雪官一直为倪家送新鲜鱼虾，所以熟门熟路。

去后院的厨房，要穿过后花园。后花园面积不大，以水为主，做足了文章，如水亭、水阁、水舫、水轩……把个后花园装点得十分雅致。

叶百世突然感到后悔，自己虽然拎着鱼，但穿着寒酸，倪林生是远近有名的画家，求他取名，不知能不能赏脸？所以对王雪官说：“你跟倪先生熟不熟？不熟的话，我们回去吧！”

“姐夫，不用怕，厨房的伙计我熟悉，让他引见一下。”王雪官说。

叶百世只得跟着王雪官到厨房，送了鱼，厨房伙计果然热情，领着他们就去见倪林生。

倪林生一听来意，点点头，眯着眼看着叶百世。

叶百世说：“先生，孩子出生前，我几次梦见麒麟从水中跃出，不知此兆好是不好？我想让孩子叫‘麒麟’，前来请教先生，是不是可以？”

倪林生说：“麒麟是吉祥物，老古话取名字最好隐晦些。我们同里镇原名就叫‘富士’，因为太直白，上头横征暴敛，剥削脂膏，镇民痛苦不堪，于是后人就将这二个字迭加后折中，成了‘同里’。镇民反倒平静安逸了。孩子取名理同于此，若取‘麒麟’，就得时时处处谨小慎微，触怒上苍吃罪不起。”

叶百世点点头：“先生说得极是，我好不容易得此子，

所以格外看重，烦劳先生。”

“既然是第五胎，我看不如取意方圆中的点，为‘正中’，谐音‘震宗’，寄寓光祖耀宗之意。”

叶百世高兴地说：“好，另外我这儿子出生在门坎上。这迹象奇不奇，是什么预兆？”

倪林生说：“在我看来，孩子只要体格健壮，就有好的前途；你说孩子骑门而生，不如取字‘骑门’，以字行世，‘震宗’为名。”

叶百世连连鞠躬。倪林生拿过一张纸，写下了孩子的名字，递给叶百世。

叶百世和王雪官辞谢，出了门。叶百世十分兴奋，想不到这位大画家一点也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孩子一世的名字有了着落。

叶百世一个劲向王雪官道谢。

王雪官说：“姐夫，说什么话，我是孩子的舅舅，我不出力谁出力？”

叶百世感慨地说：“幸亏与雪官住得近，可以相互照应。”

慢慢长大的叶骑门，模样出落得俊俏端庄，两颗星眸在长长的睫毛后闪烁，显得格外清秀、精神。

小家伙人见人爱，2岁时，就有船家上门提娃娃亲，由父母作主，许配了一个5岁的女童。可是女童不幸，当年就夭折了。从此叶氏夫妇一心想等叶骑门长大了再说，不再应承谁家亲事。

那只来历不明的箱子，搁在家中柴房里，叶氏夫妇也不去动它。全家经常外出，箱子自然无人看管，塞在乱柴堆里。

叶骑门3岁那年夏天，在乱柴堆玩耍时偶尔发现此箱，好奇心十足。那箱十分坚固，一把挂锁，很精巧。叶骑门

看着，小小脑袋里钻出一个念头：箱盖作睡床倒是不错。他爬到箱盖上，舒舒服服睡着了。

熟睡的叶骑门被叶氏夫妇抱离了箱盖，他醒后，一定要再回到箱盖上去。叶氏夫妇没法，只得将箱子抬出乱柴堆。沉重的箱子，再次激起叶氏夫妇的好奇心。王秀花对叶百世说：“等了几年也没有人来领，恐怕再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打开看看，寻找些线索。”

叶百世沉思一会，认为有理，决定开箱验物。

开箱是在叶骑门睡着后进行的，叶氏夫妇悄悄把他抱离箱盖。然后，叶百世拿了工具，把已生了铜绿的铜锁敲开了。

箱一打开，叶氏夫妇骇然！眼前是一箱白花花的银元宝，20两一只，摆放整齐，共100锭。

接连几夜，叶氏夫妇都没法安睡。叶百世说，夜夜梦见有个长发飘逸的仙道对他说：“好运瑞降。”王秀花也说：“巧了，我也梦见白胡子长头发的老者，对我说‘天赐元宝给骑门’。”她接着又说，“不如我明日去求个签，如何？”

叶百世说：“也好！听听财神爷的意思。”

第二天，王秀花独步数里，到镇西的法喜寺求签拜佛。镇西的法喜寺香火一直很旺，香客云集。一心祈求财运的王秀花，虔诚求签。但她得不到定数，得一支中签，让她好坏难料。

回到家，面对100锭元宝，是用还是不用？叶氏夫妇举棋不定。

叶百世想了想，把那天敲坏的锁，重新修理了一下。他说留着有用，将来箱子的主人可以凭钥匙前来认箱。

叶百世随后带着锁，驾船去了趟北舍，想寻失主还箱。一打听，北舍镇上富裕户很多，宝箱的主人一时难测。叶百世不敢一家家地上门叩问，万一遇到别有用心之人，就

会好心办坏事，引来不幸。

叶氏夫妇心神不宁，叶骑门仍旧要睡箱盖，叶氏夫妇坚决不允。叶骑门吵着闹着，哭声引来了王雪官。

王雪官带叶骑门到自己的船上，计因见了，脸拉长了：“坤观和丫丫都顾不顾来，还带他来干什么？”王坤观是叶骑门的表弟，小叶骑门1岁，王丫丫是叶骑门的表姐，大叶骑门4岁。孩子毕竟是孩子，叶骑门不理睬舅姆这张脸，见到表弟王坤观和表姐王丫丫，倒也不哭了，三个孩子一起玩耍起来。

计因催促王雪官将叶骑门送回去：“难道你还管他吃饭不成？！”王雪官诺诺连声，只得将叶骑门送回。叶骑门哭着闹着不肯回家，但扭不过舅舅，硬被抱回家。到了家的叶骑门突然不哭了，因为他又被墙角的箱子吸引住了，兴奋地举着小腿走过去：“箱箱，箱箱……”

王秀花马上拉住叶骑门：“没有箱箱。”

叶骑门突然被挡住，哭闹起来。

王雪官已经注意到角落里的箱子了，他记得这箱子正是叶骑门出世那日，姐夫和自己把它从船上抬上岸的，当时自己就与姐夫开玩笑，里面可能是珍宝；但姐夫说是别人的东西，寄放在船上的。现在处甥都3岁了，箱子还在啊！于是就问：“这箱子，我听姐夫说是别人的。”

叶百世忙说：“是啊，箱子东西别人已经拿走，是空的了！”

王雪官走上前想打开看看，王秀花赶忙制止：“兄弟，不要看了，都是女人家的衣服。”王雪官只得缩回了手。

等王雪官一走，叶百世与王秀花都有些慌乱，偌大的箱子放在简陋的茅草棚内，实在显眼，不是办法。弟弟虽说

是自家人，但难保不弄出点事来。二人一商量，决定等儿子入睡后，连夜在屋中掘地洞藏箱子。

这一夜，叶氏夫妇早早让叶骑门睡觉，一会儿叶骑门就在箱盖上睡着了，王秀花小心地将他抱走，然后和叶百世一起在屋内将箱子藏了起来。

叶骑门毕竟是小孩，一觉醒来不见了木箱，也没在意。

过了几天，王雪官来说，计因病重，想向姐夫、姐姐借些钱看病。王秀花去看弟媳，计因见了王秀花，含泪说：“姐姐，我的日子看来不多，请姐姐帮助照顾我的一双儿女。”

王秀花虽然对计因印象不好，但见此情景，觉得心酸难忍，回头与叶百世相商，拿出一锭银子给她看病。

计因得此银锭，居然药到病除，身子慢慢康复。她病一好，就对王雪官说：“你上回说你姐家有只别人的榉木箱，我怀疑箱子里面肯定是好东西，不然你姐姐拿不出整锭银子。”

王雪官在计因的纵容下，到叶家用眼睛找木箱，但再也找不到了。他抱着叶骑门来到自己船上，由计因亲自询问：“小骑门，回答舅姆，你家那只木箱哪去了？”

叶骑门朝计因看看，并不应话。计因用足心思，只套得个答非所问的“嗯”字。

王雪官对计因说：“小孩子不懂事，问也是白问。”

计因想了一下说：“不如让我家丫丫也‘重病’一回，你借机再向姐姐家借钱，暗中看他们怎样拿银子。”

这对夫妇毒计一出，苦了女儿王丫丫。7岁的女儿，先被父母在河水中一浸，然后不让换衣。十一月的天气，嫩弱的孩子经此一折腾，很快高烧迷糊起来。

然后，王雪官和计因就不断向叶氏夫妇诉苦。叶氏夫妇觉得很棘手。不借吧，王丫丫命悬一丝；借吧，王雪官夫

妇也真厚颜，送去的一只银锭，几日就用完了。如果再送，说不定过几日还要来，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最后，王秀花想出了一个办法，不如拿一只银锭，换成碎银，送一点儿过去。

叶百世想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王丫丫虽然不是他们的亲生，但毕竟也是条小生命，救人要紧。

入夜，叶氏夫妇在屋内掌灯取箱，不提防屋外王雪官一直在窥视。

王雪官赶紧回家，对计因说：“你猜得不错，姐夫家确实得了宝箱。他们在连夜挖箱。”

计因马上问：“看清楚藏哪里？”王雪官点点头。

第二天，王秀花拿来了碎银。计因甜蜜蜜地说：“到底是姐姐，上次幸亏姐姐救了我，这次又幸亏姐姐救我丫丫。姐姐积恩积德，必有好报。”

等王秀花一走，计因显出不满，送的银子很少，不如夜里潜入她家，开箱取宝！

王雪官一听急了，直摇手：“使不得，使不得。”

王雪官从小就死了父母，长姐如母，姐姐一直对他细心照顾。但是计因的眼神告诉他，如不听她的话，吃亏在眼前，他毕竟跟她过日子，不是跟姐姐过日子。

是夜，王雪官潜入姐夫家，趁叶百世一家正在熟睡之机，用带来的工具挖掘起来。

尽管王雪官十分小心，动作缓慢，以减小声响，但还是把睡梦中的叶百世惊醒了，叶百世轻轻地推醒王秀花。二人悄悄起床，转到王雪官背后，趁其不备，一把将他逮住。掌灯一看，差点把王秀花气死。

王雪官吓得跪地求饶：“姐夫、姐姐，小弟没有别的

意思，只是好奇，想看看箱子里藏的是什么？我就走，我不想看了！”

王秀花喊住他：“等等，我问你，这是你的主意，还是计因的主意？”

王雪官急忙说：“都是小弟该死，与计因没有关系。”

王秀花哪里相信，她知道他不肯说实话，“哼”了一声，不再说什么。

王雪官收拾完东西走了。

叶氏夫妇商量，箱子虽然还没有打开，但今夜冒出了个王雪官，难保明晚不冒出个李雪官、张雪官。如传出去，一家人性命难保。

叶百世在屋内踱来踱去，焦急不安：“我看这箱银锭。不如先借用一下，买船置产，今后再想办法寻找失主归还。”

这一夜夫妇俩再没睡意，就此作了一个决定：以一箱银锭作资本，经营对外贸易。

第二章

兴家业构建水花园 遭绑架致残叶百世

塞翁得马祸福至，叶家船队兴家氏。

园林筑就父被击，母子欲还百世愿。

叶氏夫妇先是买了同里镇上最大的2条木船，雇人贩运。5年后迅速发展到20多条大木船，锦帐高帆，甚是齐整。船队分二支，大量船队对外，少量船队对内；所谓对外即通番远航，走海道，开辟了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缅甸、琉球、日本、新罗（朝鲜）、暹罗（泰国）等通商航线，以运粮为主，兼运食油、丝绸、棉纺、刺绣、土特产；又将海外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所谓对内，是奔走元大都（北京）、广州、泉州、温州、上海、杭州、庆元（宁波）等地，辗转贸易，二支船队，仅几年功夫，就致金数百万。

同里是水网地区，四通八达，至江至海，来去自由。当时同里与外界物贸交易、人流往来，全靠水上舟楫，如此大的航队产业，在同里和周边地区都算独一无二，生意格外兴隆。

叶家船队发展后，让一个人眼红了，此人便是王秀花

的弟媳计因。事实上，早几年叶氏夫妇创业之初，就相邀王雪官夫妇一起搞贩运，但计因不同意，不愿意一起干，让王雪官仍以捕鱼为业，后来见姐夫、姐姐暴发了，她才认识到贩运比捕鱼捉虾更有利可图。以前不肯上叶家门的计因，一反常态，拉着王雪官找上门来，脸上堆满笑：“姐姐，姐夫，你们毕竟是雪官嫡嫡亲亲的姐姐和姐夫，亲不亲，一母生……”

王秀花一听计因言，就料到她要说什么。因此说：“弟妹，话可不能这么说，当初我们请不动你们。”

计因说：“是啊，当初都是雪官不肯，他呀，念着是捕鱼能手，不肯放下手中的活。”

王秀花道：“那现在怎么又肯了？”

计因道：“这还用说，是我说了他几句。雪官，你说的是吗？”计因暗中用手指一扭王雪官，王雪官马上作出反应：“是，是……对，对。姐姐，你反正要用别人，不如就用我们。”

王秀花说：“这事得让我与你姐夫商量一下，明天给你们回音。”

其实叶百世就站在边上，虽然一声不响，但王秀花知道他也会同意的。只是王秀花不习惯计因这张过于“亲热”的脸，浑身不舒服，所以冷冷地回答了计因。

第二天王秀花召来王雪官，交给他们全家一条大船，交待了运输中应注意的事项。王雪官一一应承。

王雪官靠了姐姐、姐夫的扶持，搞了二年运输，总算把日子过舒畅了，手里有了余钱。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日，计因正在船舱内点着银票，打着如意算盘；王雪官在船舱内喝着白酒，今日他喝得特别多，因为今天这瓶酒是计因破例去买给他

喝的。王雪官受了老婆这一“恩惠”，心情格外好，酒也喝多了，那知喝酒后，肚子抽搐般地疼痛，脸惨白，冷汗直滚，嘴角咬出血，先在床上翻滚，后来连翻滚的力气也没有了。

计因急请巫婆相救，又让儿子王坤观速去请姑父姑母。叶氏夫妇来时，王雪官已经面如白蜡，不省人事。

巫婆嘴里念念有词，烧香积灰，弄点水让王雪官服香灰。王雪官喝了二口，喷射而出，接着又喝了几口。香灰入肚，王雪官合目于枕上，不再动弹。王秀花看时，但觉他魂魄离身，只剩下一口悠悠余气在胸了。

冥冥中，王雪官只觉许多鬼判持牌来捉拿他，他念及家中妻儿，百般求告鬼判。但鬼判不肯徇私，叱道：“阎王殿上铁面无私，比不得你们阳间可以用金钱、用情面了却。”王雪官狠劲一抓，抓住一只手，但听得耳边“弟弟醒来，弟弟醒来”。原来抓住了胞姐一只手，王秀花顿时泪如雨下。

王雪官睁开眼，放开了姐姐的手，却又去抓儿子王坤观的手。但王坤观惧怕，拼命后退。王秀花抓住王坤观：“别怕，听爹要与你说什么。”王雪官看着儿子，呻吟着说不清什么。王秀花似乎明白了什么，对王雪官说：“小弟，只要有我在，我会照顾好侄儿的。”王雪官翻眼将儿子看了又看，才呼噜一声，肚子一挺，冥然而去。

王雪官死后，王秀花凄恻哀痛，哭得死去活来。叶骑门前来，明白自己从此失去了舅舅，也在边上恸哭不已。

王秀花拿了百两银子，又备了奠仪，一家前去吊唁。王雪官七日后便送殡掩埋了。

计因葬完丈夫后，就向王秀花开口，她要归还叶家大船，如今王家已无力再承担运输之职。王秀花想想也是，当然同意。但计因有二个条件：一是自己需要王秀花常年

接济于她，从此定居生活；二是儿子王坤观命硬，早有占卜先生说有克父克母之命，补救办法是改换门庭，做异姓人家的儿子，认姑父姑母为父母，克刚为柔，祸福互转；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女儿王丫丫与叶骑门攀儿女亲家，使二家亲上加亲。

王秀花顿了一下说：“这事，我得与百世相商。”

叶氏夫妇仔细考虑了计因提出的婚事，认为叶家可以一次性资助计因一百两银子，但不能保证今后之事，况且她有儿女，儿女自然会照管她的，即使她儿子承继给叶家，也不会断了她的生活来源；对于王坤观的承继，叶氏夫妇倒也乐意，因为他们只有叶骑门一条根，叶骑门今后也需要仰仗兄弟相助，王坤观总是和叶骑门有点血缘关系；但是叶骑门和王丫丫的婚事，王秀花提出了看法，她说她仔细观察过王丫丫的面相，她脸颊上有二颗哭痣，说明她是个命苦之人，一生一世会碰到很多不幸。叶家就叶骑门一棵独苗，独怕遇到克星，所以此事万万不能答应。叶百世听王秀花这一讲，想想有理，所以没有答应婚事。

计因见叶家同意给她一百两银子，十分兴奋，那二十两一锭的银子，倒在台上骨碌碌滚，她的眼珠也跟着转动，脸上终于露出了丈夫去世后的笑容；再则，叶家答应接纳她的儿子，也让她欣喜无比，至于叶家不愿意接纳女儿作儿媳，她也就不计较了，她也知道无法硬求。

这样，王坤观也就认叶百世和王秀花为父母，改口姑父、姑母为“爹”、“娘”。而自己的亲娘，他反改口叫作了“舅姆。”

接纳王坤观为儿，叶氏夫妇确实高兴，自从叶骑门出生后，王秀花的肚子再也没有鼓起过，因为叶百世在船上摔过一跤，下身碰坏过，从此如阉割后的公鸡，不能生育。王

坤观本来就是侄儿，沾亲带故，所以叶百世当即表示一定要好好待王坤观，如同自己的亲生。

王坤观改了姓，叫叶坤观。叶坤观并不事事处处像他“舅姆”，秉性有点像王雪官，比较勤快听话，人也机灵，深得叶氏夫妇的欢心。

叶骑门10岁，叶坤观9岁，二兄弟本来就要好，走到一起，情同手足。此时的叶百世开始考虑培养二个儿子，拜师学习是人生一件大事。当地的俗话很多，如：“积钱不如教子”、“拜师如投胎”、“学乃身之宝”。

叶百世送叶骑门和叶坤观二兄弟进同里最好的私塾。别看这兄弟俩感情不错，但兴趣不同；叶骑门很安心读书写字，做的文章常得到塾师的夸奖；叶坤观却不然，眼盯着书本就头痛瞌睡，甚至还淘气，弄得塾师毫无办法，叶坤观自己也没少挨鞭。

仿佛命里注定他们一个学文，一个习武。叶坤观终于熬不住，向计因坦诚以告自己不是块读书料。计因也觉得“外甥”真不适应苦读书，让叶坤观自己向“爹”提出退学。

叶坤观知道爹一定不会同意他退学的，想了想，对爹说：“爹，那课堂上的老先生瞎说，我看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也没有颜如玉，我倒梦见，我会打架，我会把黄金屋夺来的。”叶百世听懂了叶坤观的意思，哭笑不得，提鞭欲杖。

王秀花劝道：“百世，何必伤和气。不读就不读，我看这孩子手脚利索，也许真是个武将。”叶百世一听不错，今后他们二兄弟一个学文，一个习武，定能撑好门面。

叶百世亲自送叶坤观去了灵隐山华武寺，不惜重金，请最好的武术禅师教习。叶坤观修炼8年，练得一身好功夫，他还从师傅那里学得一套绝技，号称“排山倒”的飞镖，远近

无敌手。

再说叶百世送走了叶坤观后，回家路上拾得一个气息奄奄的男孩，抱回了船。男孩到船上，醒来，见船上有吃的东西，就不顾一切，急切切塞入口中。叶百世一见，知道男孩饿极，就让他吃一点易消化的东西。

男孩瘦骨伶仃，话语很少，叶百世问他叫什么？住什么地方？他回答不出。开始叶百世以为他有智障，后来到了家，见他主动抢着干活，小小年纪手脚特别灵敏，才知道他智力没问题，是个勤快的孩子。

叶百世有意接触他，熟悉后，男孩才向叶百世一吐心头之事：3岁时，父母双亡，被人卖来卖去，自己也不知出生何处？姓什么？叫什么？后来在杭州一家住定下来，东家叫他“叫化子”、“小讨饭”，他帮东家放牛割草做家务，那天他放牛时贪睡，醒来后才知牛跑掉了。他不敢再回东家，一个人狂奔逃出来，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一路讨饭，一路挨饿，终于饿倒路边，正巧被叶百世救起。他恳求叶氏夫妇收下他，让他帮助干活。叶百世同意了，给他起了个名，叫叶丛。

叶丛很快恢复了精神。干活还真机警得像只兔子。叶百世发觉这孩子心地好，任劳任怨，起早摸黑地干，给他些碎银，也不舍得用，但当得知老长工身体不好时，他却拿出银子为老长工抓了药。

叶百世有心收叶丛为义子。他比叶骑门小2岁，比叶坤观小1岁，这样，叶丛就成为叶家的老三。既然是叶家的孩子，叶百世也有心培养他，问他想学文还是想学武，叶丛无语，叶百世让他抓阄，他一抓抓到个习武的阄，于是叶百世送他到五台山学武艺。这叶丛人也聪明，6年后学得一套“神掌”拳术，身手不凡。

叶百世的三个儿子，除亲子叶骑门习文外，义子叶坤观和叶丛都习武。

叶骑门学文也是长进不少，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史记》和《汉书》。从《史记·货殖列传》中，他读到“欲长钱，取下谷”、“岁熟取谷，予以漆丝”时，懂得经营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五谷杂粮，再把他们需要的漆器和丝织品卖给他们，也是很好的经营。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即远途贩运粗重廉价的货物，还不够赚个脚力钱，弄不好，货物霉变，血本无归。所以别人一般远途贩运些绫罗绸缎、手工工艺品、名贵字画、瓷器古玩等“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叶骑门将的这些经商谋略，回家说给父亲听。父亲本来就初涉商界，对此自然体会很深，大加赞赏，鼓励叶骑门好好学。

8年后，叶骑门学成，塾私让他拜更高一级的塾私。但是叶百世却不舍得放儿子到平江去求学，他想尽办法，让叶骑门进了县衙门，给他找了抄抄写写的差事，心中也希望他在衙门里谋个一官半职。

同里地势较高，多为圩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好的年成，亩产可达五六石，是闻名遐迩的“天下粮仓。”镇上米市兴旺，被称为江南“三里米市”之首，这“三里”是同里、黎里、角里；叶百世的船队将粮食源源销往外地，又将外地的特产运回来。正应了“欲长钱，取下谷”、“岁熟取谷，予以漆丝”一说。

当时的商人，分行商和坐商，其中以行商最为赚钱，水上贸易是一本万利的行商，叶家做的是行商，又兼坐商，通过行商捎带物品，再由坐商销售，获利更加可观。

多年后，叶家真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拥有船工和家丁300余人。置田产千余亩，富甲

一方，威震江南。此时的叶氏夫妇，真像渔民天天遇到渔汛旺期，网网有收获。

从贫困的运输工，一跃而成为人见人羡的富商，叶氏夫妇满心欢喜，觉得这是应了白虎青龙结合的奇兆。

说起白虎青龙奇兆，还得从叶氏祖上说起。叶氏原籍安徽，逃难至吴县东山。叶百世的父亲做了一梦，梦见一白虎闯入厅堂，满屋乱转，此后生下吴县叶氏第十四世，就是叶骑门的爹爹叶百世。这叶百世怪异得很，从小常绕厅堂廊柱团团转，绕得父母心慌意乱。父母受了梦中白虎下凡的启示，请占卜先生占卦，所得消灾避难的诀窍：烈虎配强龙，阴阳相抵。所以决意招一青龙相配，那青龙为水中行者，因此娶妻船家女王秀花，以后以操舟贩运为业，以水为伴，安家同里湖畔。叶骑门之前虽然有几胎没有留住，但自从叶百世梦见了麒麟跃出水面后，一下子添了叶骑门，又意外得宝箱，叶家产业如日中天，岂非吉梦成真？

叶家家底慢慢厚实了，条件一好，便萌生了建家设园之念。

叶百世首先想到的是请本镇的大画家倪林生相助，儿子取名时曾麻烦过他，那时叶百世条件不好，但他并没有嫌弃，所以叶百世对他印象极好，又见识过他设计的庭园。

叶百世已经不是当年的叶百世，可谓财大气粗，在同里镇上也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但对于这位人人敬重的倪林生，叶百世还是毕恭毕敬地上门相邀。

倪林生也很乐意为叶百世设计园林。他确实是位优秀的画家和园艺家。他把山水画意溶入造园技艺中，设计的叶氏私家园林，情趣盎然，优雅别致，远近闻名。

叶家园林占地300余亩，耗资巨大，前后费时7年。

倪林生为园林取了个名字叫水花园。他说，取名水花

园，有三层含义：一是花园傍着浩淼的同里湖，以水为邻；二是园内设置荷花池和众多水建筑，与水相伴；三是叶家以水为业，以水发家，取名水花园有以喜水、爱水，伴水为安的意思。

叶家自然喜不自胜。

水花园里筑有一小垂虹石桥，通往同里湖中一小岛——罗星洲，罗星洲就成了叶家船只停靠的港口。罗星洲不仅为水花园锦上添花，点缀美化，更有实用价值，用于通商贸易和囤积货源。

水花园临湖一面植篱笆，其余三面打起较高的粉墙。粉墙外植桃柳，参差相间。水花园正门向南，前门有一罩壁，大门门楣上有倪林生所书“水花园”匾额。

第一进进去，是轿厅、天井；轿厅上书“善乐堂”，这是叶家向贫苦百姓布施的地方，每月初一和十五，叶家便会在“善乐堂”开堂布善，附近贫穷乡民蜂涌而来，接受施舍。

第二进越过高墙下的月洞门，进得数步，就是正厅。正厅专门接待贵客，操办婚丧喜事。

第三进在正厅之后，是粉墙相围的内宅；内宅一式木结构，另加秦砖汉瓦，由六幢别致厅堂小院落串成，中轴线上—进—进—深—进—；十分豪华，另外左侧各有小门，通左侧陪弄，陪弄连接各院落，长长一条，二头和中间有三扇小门，白天开，晚上关，白天方便上同里湖取水；晚上多一道防护门，安全严密。各个院落既是独门独户，又被左侧陪弄穿连起来。这六进小院落分别是雨花院、杏花院、天香院、卧云院、嘉荫院、崇本院，其中叶百世和王秀花住雨花院，叶骑门独住杏花院，叶坤观和叶丛二兄弟住天香院和卧云院，计因住嘉荫院，崇本院为来往客户居住处。各院落都有边厢，为丫环、仆人居住地。六进

院落坐落于正厅之后，花园之前。通过院落就是月洞门连着的后花园。院落中轴线坐北朝南，略偏东，不朝正南方，正南是“正难”谐音，有所忌讳。

第四进后花园，是水花园的精华部分，占地百余亩。后花园的布局，也有几进，第一进以竹为主，竹屏风、屏风架上绕些蔷薇，竹林，假山石，芙蓉池，曲廊等；第二进是个宽敞的牡丹圃，花一开，有一大丛一大丛几百朵齐开，牡丹五色俱备，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第三进就是百花圃，百圃里春秋两季，万花竞秀，百卉争妍，馥郁香浓；两侧还有三座看花大楼，南为“醉花”楼，北为“坐春”楼，中为绿云楼，三楼为看花、饮酒、品茗提供方便；醉花楼的东隅，有一小轩，曰“翠颖厅”，厅的四周都是芍菊；第四进是垂虹池，边筑一大殿，殿上设有神像，殿后的西面是叶家家祠，里面供奉有叶氏祖宗数十人的灵位，周边一带，尽是名花异卉；迤迤走进第五进，有湖石假山，聚书楼，听书楼，戏台；再往后又是芙蓉池，荷花池，两池成葫芦形，间有石桥相隔，池中有红画舫、钓鱼亭，两池之水与同里湖相连，水湾处的鱼虾特别鲜嫩，池水永远是活水，小鱼小虾特别多，池中种有莲花芙蓉，莲花吐后，芙蓉又开；池侧有座土山，山下有一太湖石垒筑的石洞，小山上的冬天梅花繁盛；第六进是桃树林、梅树林、竹林。有道是：风亭月树，杏坞桃溪。云楼上倚晴空，水阁下临清池。横塘曲岸，露偃垂虹桥；朱槛雕栏，叠生云怪石。烂漫奇花艳蕊，深沉竹屏花房。飞异域佳禽，植上林珍果。绿荷密锁寻芳路，翠柳低笼斗草场。

第七进是民房，一连排开，有一百多间，为叶氏雇工的船家居住地，大约可住300多人；再后面是后门，有一条河与同里湖相连，这条河叫后港；船工可从后门上船，也可从

左侧穿过篱笆门在同里湖直接上船。

叶家养了好多个花匠园艺工，专门修饰这美轮美奂的水花园。

农历三月初，附近的乡民通过边门可直接进得水花园，初一穷人接受施舍，初二开始来看花事，以赏牡丹为主，借以观赏百花竞会，此时不论贵贱长幼，都是叶家贵客。

水花园处在同里湖西岸的水湾处，风光宜人，湖水波光潋滟，岸边柳媚花明，所居连檐重阁，华丽雄壮。外人进得，真要感叹这一幅人间仙景，别有洞天。

水花园内，倪林生画了不少画，最突出的是那幅《水花园》，此画是3丈余的长卷，刻画了水花园的全景。水花园内有形神各异的人物200多个，另有垂虹池、芙蓉池、荷花池、小宛堂、云中庐、醉花楼、坐春楼、绿云楼、飞烟驿、钓鱼亭等30多个景观，画面构图严谨，笔触细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水花园内的自然景观、建筑特色和人物风貌。尺幅千里，气势磅礴，宛如仙境。画中题句：“艺秀楼高人所乐，水流花放吾其游。”

叶骑门将《水花园》挂在正厅，作为镇园之宝，尔后自己作《观水花园图》诗一首：

春光无近远，就在叶园栖。
万木分佳色，亭楼戏水池。
人勤图画绘，墙上景观持。
境阅旷神志，此生不愧怡。

倪林生是同里画家，土生土长，但他交游极广。水花园仰仗倪林生之力，相邀了平江一带著名的画家，留下许多珍贵的墨宝，分别挂在水花园其它厅堂。这样，水花园内各主要景观都有了画，比如后花园的竹林，叫“水竹

园”。倪林生作图《竹石乔柯图》、《水竹居图》并题诗：

春宵听雨第三番，起坐篝灯酒自温。
清晓开门看桃李，苍柯翠筱喜无言。

傲得湖岸百亩居，竹色水光照宅庐。
晨起开窗惊宿鸟，晚间竹排守游鱼。

叶骑门也题《园林佳士》诗：

园林有佳致，烟霞无俗情。
瑶琴传一曲，并坐好风迎。

后花园中的第五进，葫芦形池侧有座土山，山上广植繁花，叫做岚翠花圃，倪林生作图并题诗《松树牡丹双鹊图》：

黛色参天岁暮时，薄寒轻暖鼠姑迟。
此番写向东风里，老态不服更赋诗。

叶骑门又有《题林生伯六君子图》、《观春花》诗：

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陂陀。
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

春情画里不寻常，永不凋残异众芳。
莫道花无千日好，名人笔底韵长香。

画树须笔笔转去，不能有半寸挺直，而倪林生不顾画树忌直的艺术规律，画成六枝枝干挺拔的树，并将“比物以德”的自然审美观念融进艺术作品，赞扬刚正挺拔的君子品德。叶骑门完全理解倪林生的匠心，因而写出此诗。

正当水花园主人春风得意时，他们没有想到，这座显山露水的水花园，让一个人由眼红转为妒恨。他就是水花园的近邻俞家花园园主。

俞家花园的主人俞江永，是姑苏平江路的僚属，虽熟读四书五经，但为人阴险毒辣、诡谲无行，因善拍马，官运亨通。元至正十六年，诚王张士诚定都平江，在平江路设隆庆府，将承天寺作为王府，俞江永被封为张士诚的资政学士；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俞江永被封为户部侍郎。

户部侍郎的俞家花园，比水花园建造得早，不仅小，而且逊色得多。内有四个小院落，左右对称，前后各有一个花园；所有家丁住在二边的平房内。据说建造时，俞江永动了一番脑筋，他属羊，房子的整体结构犹如一只卧羊，俞家花园建造时，对岸是大片的青草地，他异想天开，想让这只“羊”永远可吃到大片青草。他希望俞家兴旺发达，永不衰败。

偏偏水花园择地建在俞家花园的河对岸，一大片青草地和农田全圈进了水花园内。俞江永心怀不满，仰仗自己是吴王身边的重臣，和叶百世交涉过，多次要求叶家搬迁。但叶百世说，我看中的就是这里的风景，且又是一块风水宝地，选择其它地方，谈何容易？！二家就此心生嫌隙。

水花园造好后，叶家欢天喜地，鼓乐齐鸣；也巧，俞家花园却在叶家的鼓乐声中，10多间花房着火，化为灰烬。俞江永之妻俞家妮一味怪罪叶家建园带来的晦气，要丈夫想办法治治叶家。

俞江永嘿嘿一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水花园造好后，叶百世养成了一个嗜好：爱喝早茶。他这是跟着倪林生在一起规划造园时养成的。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闷喝早茶，爱挤到镇上的迎春楼茶馆去，这个茶馆距家近，不过一刻钟光景的路。更重要的是，倪林生也常去那里。

这天，天蒙蒙亮，叶百世出了门。镇上早起的老人以

及赶集的农民，已坐在茶馆里喝茶了。稍过一会儿，人越来越多，除了当地的，还有金家坝、屯村、周庄、车坊等地来赶集的人。叶百世和倪林生喜欢坐楼上，楼上茶客相对较少。茶馆只收一杯茶水钱，可畅饮。喝茶的人坐下来乐于营造一种祥和的气氛，家长里短、花边新闻、奇谈怪事，反正海阔天空闲谈。

叶百世和倪林生在迎春楼茶馆听完“山海经”，一起回家，道中二人分了手。却不料，叶百世在半道被几个剽悍的汉子盯住，行至无人处，那几人拔出尖刀对准了他：“叶百世？”

叶百世回头一看，吓了一跳，问：“怎么？”

一大汉说：“我们知道你家钱很多，你身上带了多少？快拿出来，让兄弟们使使。”

叶百世忙说：“我身边没有带钱。”

几个大汉冷笑道：“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跟我们走！”

还没等叶百世反应过来，他的嘴已被塞住，人被塞进麻袋，几个大汉迅速将他扛入河边停靠的一只小船。

这一天，叶百世没有回家。中饭前，王秀花唤人去迎春茶馆找，茶馆回说，叶百世早回家了，是和倪林生同道走的。

叶家就去倪林生处找，倪林生疑惑地说：“我明明和他好好地分道回家，他怎么会没回家？”

叶家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一夜。

第二天，王秀花差人唤回在县衙门的儿子叶骑门。

此时，门房送来一信，说是有人将信绑在飞镖上，射在门上的。

叶骑门展开纸，见上面写道：“限二日内，筹黄金五十两、白银二千两。用船载来，船头插黄旗二面，朝平江方向行，不准告官。否则，小心叶百世性命。”

看完这封信，叶家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叶骑门说：“一定要救爹爹，家中有值钱的细软，不管多少，都拿出来，典的典，卖的卖；就是高利贷借也要借。身外之物可以复得，爹爹的性命只有一条。”

叶坤观和叶丛对王秀花说：“娘，解救爹爹一事，包在我们身上。”

王秀花沉思了一会说：“儿啊，不是娘不相信你们，但恐怕你们力量不够，我看还是要借助官方的力量。”

叶坤观和叶丛连连摇手：“用不着，用不着，我们只要带上20名自家兄弟就行了。”

叶骑门想，自己现在算是吃官家饭的人，对官家有所了解。如果请官家出马，不能白出，暗中少说也得塞一千两银子。再说就是去请了，这批人也是饭桶，不顶用。如果被绑匪知晓还得累及爹爹性命。所以，叶骑门也同意二位弟弟的意见。

王秀花想想，同意了。

叶家凑足金银，挑选了20多名精干家丁。第二天，叶家船载五十两黄金、二千两白银，船头插着二面黄色小旗，向平江而行。

行至澹台湖的芦苇丛中时，果然从芦苇丛中钻出10多条水匪船。水匪船很快把大船围住，众水匪欲跳上大船。叶骑门不许：“慢，你们得让我先看看爹爹。”

叶百世被推上了船头，他的头上蒙着黑布，黑布被拉去，露出了脸来，但嘴里塞着布团。他的脸青一块紫一块，瞪着双眼，想对叶骑门说话，但说不出。

“爹……”叶骑门一见叶百世这副模样，眼中溢出泪水。

此时小船船头出现了一个人，小船上的人围着他，唤

他为疤头，看来他是个领头的。疤头发话说：“先别忙，去几个人到船上验一下货。”小船上立即有几个人跳到大船上，验过了货。其中一个人回禀说：“疤头，验过了。”

疤头说：“先抬那箱银子，然后放人。”

叶骑门只想让爹爹快点回船，所以应允了。

四个水匪上船忙着抬那箱银子。

银子抬到水匪船上，叶骑门提出放人。

疤头朝叶百世上下看看，趁叶百世不备，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叶百世头部猛击一拳，叶百世“啊”的一声，倒在船头。疤头正欲击第二拳时，背后飞来一只飞镖，正中他的手腕，疤头“啊呀”一声，身后被人用腿一扫，瘫倒船头。

叶骑门直发愣，想不到事情会这样急转直下。他指着疤头愤怒地说：“你怎么可以……”

疤头艰难爬起身回头一看，二个年轻人跳到他的船上，叶丛抓住他的衣领，叶坤观去扶叶百世。

叶丛对准疤头又是一掌，疤头倒下，鼻中流着血，有气无力地求饶：“好汉饶命，好汉饶命。”疤头的手下想来救援，被叶丛神掌一出，一个个掉入水中。

“我们与你无仇，你为什么拿了银子，还不放过我爹？”叶骑门问。

“实不相瞒……并……并非是我……我要如此，我……我是受人之托……”

“谁？”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什么？”

“真的！”

“不老实吃我拳。”叶丛又要出掌。

疤头忙说：“饶命，是我外甥接了这活，要结果叶百世性命，我想弄几个钱，所以才诈你们出来。”

“外甥是谁？在哪里？”

“他不在家住，长期游走在外。”

叶丛再也问不出什么了，此时叶坤观已经拨去叶百世嘴中塞布，将他抱到大船上。叶骑门跪在昏迷不醒的叶百世面前，大哭起来。

叶坤观急令船上家丁：“快将小船上的箱子重新搬回大船。”早有几个家丁跳到小船上搬回箱子。有几个水匪不甘心，叶坤观甩出几只“排山倒”飞镖，水匪应声跌入湖中。

叶丛对疤头说：“快叫你的兄弟后退，不然我要了你的命。”

疤头将身边一根芦苇杆放在嘴里一吹，发出“嚯……嚯……”二声。瞬息，10多条小船隐入芦苇丛中。

叶丛抓住疤头的衣领，把他提到大船上，对他说：“送我们一程，半道放你。”

叶家兄弟此时才细细看清这个欲将叶百世置于死地的疤头。他的外貌笨拙而粗俗，满脸疤痕，也许因此得名疤头。他的眼睛很小，鼻小通红，高身材、宽肩膀，手脚也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致人死命。叶家兄弟想起他刚才打父亲的这一掌，恨不得也还他一拳，疤头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在船上只是跪着，不敢多动，快到同里时，叶骑门再问疤头：“你说的外甥，叫什么名字？”

疤头说：“叫李元昌，长期在外，很少回家的。”

叶骑门不知道李元昌是谁，见问不出所以然，示意将疤头放了。叶丛想想不解气，在疤头后背猛击一拳，将他打入水中。叶骑门担心弄出人命，找麻烦，叶丛却说：

“不会。”一会儿，果然见疤头远远地浮出水面。

回到家，叶百世还是没有醒，闭着眼，脸颊肿胀，呼吸短促。一家人凑近他耳边直唤：“爹……”、“百世……”

叶百世神神鬼鬼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原来，这叶百世受了二天折磨，人本来就虚弱，又吃了疤头一记重拳，终于忍受不住了。

王秀花立刻请当地名医为叶百世治疗。

过了一夜，叶百世慢慢醒来。但是从此以后，他落下顽疾，全身无力，下床走几步路，就气喘如牛，请过许多名医，用过许多名贵中药都无济于事。

叶百世虽然大难不死，但已经不再是造园时的叶百世了，无力再打理水花园。

王秀花忧心如焚，问叶骑门怎么办？这么大的家业没有主心骨撑着，很难维持下去。

叶骑门说：“衙门里做奸佞的好做，做忠臣难成，我既不愿同流合污，为虎作伥；也不愿意寂寞无闻地老死牖下，得改弦易辙，丢开功名利禄，走经商之路。”

送叶骑门进衙门谋差，叶氏夫妇本来就深感矛盾，他们见叶骑门勤奋学习，不愿耽搁他的前途；但毕竟他是他们唯一的亲儿子，家业继承主要还得靠他。如果他走了仕途，就不能再步入商尘。所以一直处在送他走，又想唤他回的矛盾中，现在听叶骑门这一番话，叶氏夫妇立即点头同意。

叶百世大难不死，人整天躺在床上，寝食不宁，全身不是这痛就是那痛，苦不堪言，用他自己的话说：“生不如死。”

倪林生也来看过他几次，听说这是有人指使的绑架，倪林生一头雾水，认为不可能，也许是那个叫疤头的水匪在乱咬人。叶百世想想也是，自己并没有和谁结死怨，谁会下如

此狠心呢?! 善良的叶百世绝猜测不到, 他的那个“知书达理”身居要职的近邻, 会掺和在这起绑架事件中。

王秀花请了同里镇头的瞎眼算命先生。此算命先生人称“半仙”, 里人齐夸他算命本事大, 传得神乎其神。王秀花向他请教自己丈夫如何才能病体复元。那半仙口中仪文连连: “单单单, 折折折, 内象三爻, 外象三爻。”然后对王秀花说, “他遇到了命中克星, 必要时需破财消灾。”

王秀花问: “什么是命中克星?”

半仙道: “东南西北中, 其间一二事。”

王秀花问: “能不能说得清楚些? 克星是什么?”

半仙道: “东南西北中。”

王秀花想想, 澹台湖是在水花园的西北面, 也许正是那个叫疤头的水匪。但是东南面指什么呢? 她紧追着半仙想问个究竟, 半仙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 使她无法问清楚。

半仙收了钱, 离开叶家。

王秀花对半仙留下的话发愣。“东南西北中, 其间一二事。”王秀花让叶骑门破解, 叶骑门也疑惑不解, 说: “娘, 不如问问爹。”

叶百世长叹一声: “说起来, 还真有一二桩事积郁在心中。”

第三章

至北舍寻找宝箱主 求名医拉近两家人

难将心事与人咻，摆弄宝箱摆路头。
招揽陆家近身走，一团疑虑探来由。

且说半仙走后，叶百世道出心中郁闷的二桩事。二桩何事？

其一，为儿叶骑门择一佳女，为叶家传宗接代，管好水花园这份家业，这是叶家的一件头等大事。其二，寻找宝箱主人，归还相应财物。老古话说，“无故之利，谓之祸殃”，就是说得到无缘无故的好处，是会引来灾祸的。

叶百世说，这次遭遇的绑架，虽说是一团迷雾，但说不定源于此事。疤头不是说受人之托的吗？这个人暗中盯上叶家了。

王秀花点点头：“为了消灾避难，现在就要去办这二桩事！”叶家只顾忙于造园经营产业，将叶骑门的终身大事耽搁了。如今，叶骑门已长大成人，18岁了，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只要他一结婚，叶坤观和叶丛也可以考虑婚事了。

王秀花隐约感到，半仙所提到的丈夫命中克星，就是指

那只宝箱，那只宝箱就是在水花园的东南面得到的。早知如此克夫，当初真不该打开宝箱。她又自叹，这都是命中注定。现在只有寻找失主，归还宝箱，才能求得太平无事。

按照叶百世的心意，王秀花先为儿子选择佳配。叶骑门长得美貌端正，天庭饱满、鼻梁方正、梁骨高耸、眸子明亮、剑眉粗浓，身材魁梧、精神抖擞；从小拜师学文，十分聪慧。再加上家境殷实，哪家女子焉有不允之理？王秀花将为儿择女之事对媒婆一说，媒婆接踵而至。叶骑门偏偏一个都不上心，劝王秀花道：“娘，百岁姻缘，必要十分美满。我虽不才，实慕佳人。不遇出世娇姿，宁肯终身鳏处。再说爹爹病在床，我只想治家理政为家分忧，等学成后，再图其它。”

叶骑门如果想鳏处，这是不现实的。叶氏夫妇都不会同意，但儿子明显表示不称心，叶氏夫妇也一时没有好办法，只得暂且搁下叶骑门的婚事，待后考虑了。

王秀花急着要寻宝箱主人。她以为这样才能消灾避难，求得丈夫康复，母子太平。她嘱儿子叶骑门，带二个弟弟和10多名家丁上北舍。

曾经放过一百银锭的榉木箱，现在空了，被披红戴绿地用彩绸系上，放在船头特别显目处。

船停至北舍南港。此次来和以往不同，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专程找人。但找人又不能喧哗，除了叶骑门兄弟知晓此事外，其余家丁也不知主家葫芦里卖什么药？家丁受令，凡有人问及此箱，一律报叶氏兄弟。

船停靠后，当地人前来看热闹，一只普通的木箱披红戴绿地穷打扮，真是好奇，旁边还插着稻草，有出卖的意思。有人好奇地问“卖多少钱？”叶骑门答：“白银一百两。”“这是只榉木箱，这么贵！”问者吐舌。叶骑

门答：“没办法，一船人指望卖箱度日呢？”看箱的人陆续散去，有人摇摇头：“天价，不值。”也有人刻薄地说：“这只五两银子也不值的旧箱子，妄想卖一百两，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半月过去，看箱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家丁议论纷纷：“箱子卖不了，为何在此白等？”

叶骑门也有点不耐烦了，想换转船头回去，但是这次出来，母亲对他说过，不满一个月就别回家。所以他只得耐心再等半个月。

叶骑门在船中除了读书写字，闲来无趣，叶坤观建议：“大哥，不如上街走走，散散心。”叶骑门点头：“好呀！”

叶骑门和二弟一起上街。

小镇街头，热闹非凡，商贾辐凑，人烟稠密。叶骑门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何不把木箱抬到这里来，这里人多。他转身对叶坤观说：“大弟，你去把木箱抬这儿来。”叶坤观答应一声，转身而去。

不一会，儿木箱抬来，放在街头显眼处，果然引来了看箱人，但问了价格，掉头就走。

叶骑门转了一圈，带着叶丛来到叶坤观摆箱的地方。他们摆箱的斜对面，正好有一楼，大门口挂着一块匾额：陆家药铺。不用说，这是一家姓陆的药铺。

叶骑门过去，见楼下是间售药、开方单的地方。人一走近，屋内就有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冲鼻而来。

药铺后面估计有住宅和厅堂，或是贮藏药材的地方，叶骑门目力所限，无法见。头顶上，有一楼面，陆家有一个小姐正在楼上理整草药，她时常离开自己的闺房，钻到药材库，找活干。此楼比她的闺房更有意思，她明为帮助家里制作中

药；实质可以透过一排长窗，一解除闺房寂寞。街面上熙熙攘攘，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尽收在小姐眼底。叶骑门兄弟根本就没注意到斜对面居高临下，有一双眼睛已经注目他们了。

叶骑门从店铺走出来，又回到摆箱的地方。

这会儿，丫环也见了这只披红戴绿的箱子，小姐在她耳边吩咐几句，丫环就下楼去了。

丫环走到箱子跟前，问：“箱子怎卖？”

叶骑门说：“白银一百两。”

丫环吃了一惊：“这么贵！”

叶丛说：“买卖自愿。”

丫环道嗔怪：“是只木箱，又不是银箱！”

叶坤观说：“姐姐真聪明，看出是个木箱而不是银箱。”

丫环假充内行：“而且是普通的木箱。”

叶丛忍不住说：“姐姐错把榉木箱看作普通木箱了。”

丫环说：“我看不中它，故意说是普通木箱。”

叶坤观反唇相讥：“你以为我一定要卖给你？”

丫环也不买帐：“我若有一百银子，定要买只更漂亮的箱子。”

叶骑门乐了，插嘴说：“姐姐蠢就蠢在这，看不懂这是只银箱！”

丫环双手叉腰：“为什么要把木箱说成银箱？”

叶骑门笑笑：“要是姐姐看懂是只银箱，这箱子一定是你的了。”

丫环气愤地指着叶骑门说：“你……”

叶骑门双手一拱：“姐姐，说说笑话。”

丫环道：“我不与你们说了。”

突然，一侧飞来一块小石头，“砰！”砸在木箱上，木箱虽然坚固，却也出现了一个小瘪坑。

叶坤观看时，见一青年男子正朝这里冷笑，他大摇大摆地走了上来。叶坤观压住心头火，紧盯着他。青年走上前，问丫环：“是你家小姐要吗？你抬走就是了。”

丫环却不领他这份情，道：“我没说小姐要，我只是好奇，问问价。”

青年朝叶坤观挥挥手：“滚，别摆这里。”

“要是我不走呢？”叶坤观冷冷地说。

青年道：“那就叫你尝尝滋味。”

叶坤观冷笑一声。

叶骑门说：“大弟，让他，我们走就是了。”

叶坤观说：“大哥，怕个屁，看他把我怎么样？”

青年对叶骑门道：“你是他哥，叫他走。”

叶坤观道：“我就是不走，你把我怎样？”

青年道：“不走，我不让你卖。”说着就上前踢箱子，还没等他挨近箱子。叶坤观飞身上前一脚，青年一个趔趄，身子一斜，扑倒在地。看热闹的人一阵大笑。

青年爬起身，朝叶坤观扑来，叶坤观身子一让，青年又扑了个空，又是一阵轰笑。青年恼羞成怒，爬起身又向叶坤观扑过去，叶坤观伸着二根手指，说：“过来，过来。”青年见叶坤观膀阔腰粗、健壮如牛，不敢向前了，声音低了八调：“等着，我找人再与你比试。”

青年看丫环已经不在，拍打着自己屁股，走进了陆家药铺。

叶骑门此时注意到楼上窗口闪动着一双明澄的像水晶一样的眼睛，四目相对，楼上的目光不好意思地躲开了。

此时，丫环已经上楼，给小姐详细叙说遇到的情景。

青年也想上楼，丫环听到脚步声，走上前，将楼梯口的楼板盖一放，将青年压在了楼梯下面。上面销子一插，任凭下面顶撞，也无济于事。

青年只得回到楼下，在药铺里坐了一会儿。药铺里坐着个年龄比他小的青年，还有二个伙计，大家并不搭理他。他无趣，走进内堂去，去看望长辈陆奶奶。

陆奶奶见青年一身尘土，问：“佣方，又怎么啦？”

林佣方道：“奶奶，翠珍小姐看中门口摆着的箱子，我想帮她买下，没想到被人推倒在地。”

陆奶奶道：“什么箱子？”

林佣方道：“是只木箱，可是卖箱人狠心，想卖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银子？”陆奶奶问。

“对，我没听错，还硬说是银箱！”林佣方说。

“银箱！带我去看看。”陆奶奶说。

林佣方觉得滑稽，一只木箱吸引了陆家孙女，还吸引了陆家祖母。

但是，等陆奶奶走到门口，卖箱人已经走了。

林佣方说：“奶奶，卖箱人已经回去，我也告辞了。”

陆奶奶本想回里屋，突然想到什么，走上楼，见楼板盖盖得严实，使劲敲了二下。

丫环赶紧开楼板盖。陆奶奶上楼，见孙女坐在桌前理草药，问：“翠珍，你想买木箱？”

陆翠珍说：“奶奶，没那回事，我感到有趣，一只木箱，披红戴绿地，明明卖不掉，还站着这么多人等卖主！”

“箱子新的，还是旧的？”陆奶奶问。

“旧的。”丫环说。

“什么木料？”陆奶奶问。

“好像叫榉木。”

“你们若是再见卖箱人，就叫我！”

“奶奶，要一百两银子呢！”

“我对箱子有兴趣，不一定买。”

再说叶骑门见叶坤观和人交上了手，怕青年回去叫人，急忙叫二个弟弟将空箱抬回船。

到船中，叶骑门想想再等下去，实在没意思，令开船返家。

回到家，叶骑门先向母亲说：“娘，我们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消息。只怕箱子的主人已经不在。”

“休得胡说！我让你等一个月，你却一个月也没等满。”王秀花严厉地喝叱，并带了儿子一起去见病床上的叶百世。

叶骑门将到北舍寻箱主人的事，一一讲给父亲听。叶百世没有说什么，王秀花却说：“儿啊，娘原打算让你等三个月，怕你没耐心，才让你先等一个月，但你一个月都没有等满，这怎么显得出我们叶家的诚意？”她转对叶百世，“我想与儿子一起去！”

叶百世点了点头。

叶骑门说：“娘，这怎么行？不能丢爹一人在床上啊。”

王秀花心中郁闷，认为丈夫的病和他们没能找到宝箱主人有关。她迷信民间“破财”、“消灾”的说法，所以千方百计要找箱主人。为了寻找宝箱主人，早先叶百世去过，现在儿子去过，看来还不够，她也得去。当然，病床上的叶百世也让她放心不下，她想到了忠厚能干的义子叶丛。

有叶丛照顾叶百世，叶骑门也放心了。

王秀花找来叶丛，对他吩咐一番，叶丛连连点头。

王秀花带了二个儿子和数名家丁，一起再到北舍。

一路上，叶骑门脑中不时浮现陆家药铺那双美丽的眼睛。船一到北舍，叶骑门就对母亲说：“娘，箱子仍旧抬到街头，那儿吸引人，放在船上，看的人不多。”

王秀花觉得有道理，让叶骑门、叶坤观领着几个家丁将箱子抬到街头，关照有什么事，就来报她。

不多时，药铺楼上的那双明亮的眼睛又出现了。四目相对，楼上的一双眼睛又避开了。叶骑门趁机向邻居打听药铺的主人。原来这家主人叫陆三官，人称“陆扁鹊”，有一套岐黄之术，不仅为当地镇民医治疑难杂症，还常被邀请到外地，为达官贵人看病诊治。他近日又出诊在外。

此时，药铺里走来一个老太。这个老太，就是陆奶奶。陆奶奶接到孙女禀报，出来看箱。

陆奶奶围着木箱转了二圈，小声地自言自语：“这箱，是不是？”

叶骑门听不清她说什么，问：“这位奶奶，想买箱？”

陆奶奶说：“不，我找箱。”

叶骑门一听，激动了：“奶奶，您找什么箱？”

陆奶奶说：“是榉木箱，但样子不记得了。”

叶骑门说：“您有开箱钥匙吗？”

陆奶奶说：“有。”

叶骑门说：“拿来我看看！”

陆奶奶说：“你们从哪里来？”

叶骑门忙说：“同里水花园叶家，来此寻找遗失木箱的主人。”

陆奶奶紧紧盯着叶骑门，“真有此事？……”她嘴里嘀嘀咕咕一番，上前见木箱并没有上锁，将箱盖打开，里面

空空如也。她转身回店，不再出来。

叶骑门等了会，不见陆奶奶出来，就与叶坤观等人抬箱回船。将情况告诉母亲。他断定，这箱子十有八九与陆家老奶奶有关。但是老奶奶为什么不肯拿钥匙出来验证一下呢？

王秀花认为叶骑门分析得有道理。既然老奶奶不主动，那么不如叶家主动上门验证。

叶骑门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突然找上门，不妥，总得寻个缘由。

王秀花想了想，这个好办，这家不是药铺吗？王秀花原本也想寻医问药，因为找宝箱主人无着落，心境忧郁，寝食不安，浑身筋骨酸痛。现在遇到个陆家药铺岂不正好！因此就嘱咐叶骑门如此这般。

叶骑门领了母命，带了叶坤观一起到陆家药铺。

药铺门是开的，店内没人，叫了几声还是无应答，叶骑门走到店外，楼上那双美丽的眼睛也没出现。他正待叫叶坤观回转，药铺里却转出个丫环来。那丫环也认出卖箱人，问：“箱子卖了？”

叶骑门说：“姐姐，烦劳扁鹊神医给家母看病。”

丫环说：“大神医不在，不如叫我家小神医看看。”

“小神医？”

丫环道：“不信？还不知道小神医肯不肯出诊呢？”

叶骑门急了：“那请姐姐多美言几句，就说同里叶骑门有劳小神医。”

“哼，你们卖一只破箱，要一百两银子；我家小神医出诊也要一百两银子。”

“内中有隐情，姐姐不知罢了。”

“什么隐情？”

“这……这……”叶骑门一脸难色。

丫环笑笑：“好了，好了，你不肯说，我也懒得听。你等着，我去帮你叫小神医，但一百两银子不能少。”

丫环闪进内堂，叶骑门坐在大厅中苦等，好长时间，里面没有声音。叶骑门怀疑自己被丫环耍了，正待向里询问，此时倒转出两个人来，一个就是那个丫环；另一个是小姐模样的年青女子，芳龄十七八岁，美色无双，特别是那双水灵灵明澈的杏子眼好熟悉。小姐手提藤条箱，轻盈而出。

叶骑门傻眼了，不是说叫“小神医”吗？难道她就是小神医？虽说此女千娇百媚，但自古以来精通岐黄的人只有男子，还没有听说女子也精通。即使女子偶尔会看病，也肯定不及男子。叶骑门冲着丫环说：“给家母看病……我……我想请男……神医。”

丫环笑了：“你娘也是女的，小神医也是女的，不是更好吗？”

叶骑门犹豫了，回绝吧，面子上过意不起；请吧，心中不乐意。正在这时，二个药房伙计从外面进来，见小姐要出门，忙说：“陆小姐，你爹关照，不能外出。”

小姐笑笑，对叶骑门说：“既然这样，你就等家父回来再说！”说着手提藤箱，头也不回地进内堂去了。

叶骑门赶忙和叶坤观回船，告知王秀花。

王秀花听后就对叶骑门说：“陆小姐既然肯出诊，不如请她来谈谈，看病是小事，重要的是摸摸陆家的情况。”

叶骑门一想，对了，不是要了解陆家的底细吗？自己真糊涂！于是，他对母亲说：“明天我再去，看看陆三官回来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回来就请陆小姐来。”

第二天，那个叫林佣方的青年先于叶骑门到了陆家药

铺，林佣方脸膛腊黄，说话贼头贼脑，店铺内伙计和丫环对他不冷不热。林佣方迳直往里闯，被丫环拦住：“喂，不能进。”

“你是什么人？敢和我这么说话。我到里面看看我奶奶。”林佣方这么一说，丫环没法拦他了。

林佣方进了内堂。不一会儿，陆奶奶送他出来，他好像不愿离开，坐在店堂内，说是歇歇脚。陆奶奶就进了里屋。林佣方跷着二郎脚，二只眼睛看着来往行人。此时，叶骑门和叶坤观撞进门。林佣方一眼就认出叶坤观，他虽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但其中一人使自己吃过大亏。

叶骑门进门后，见丫环就问：“姐姐，请问陆三官回来了吗？”

丫环说：“没有。”

叶骑门说：“那就麻烦姐姐，请小姐出诊。”

林佣方突然站起身，凶神恶煞地说：“不去！”

叶骑门瞄了一眼林佣方，认出正是那日吃了叶坤观亏的那青年。叶骑门不理睬，问丫环：“姐姐能不能……”

丫环反问：“你昨天不请，今天请了？”

叶骑门说：“昨天有所得罪，今天请姐姐代向小姐赔礼。”叶骑门作了一揖。

丫环受了一揖，反倒难为情了：“不用，不用……你等着，我去叫。”

这时，二个伙计中的一个对叶骑门说：“我家老爷不让小姐出诊的。”

“是的，叫了也不去！”林佣方答腔。

叶骑门不想惹林佣方。

林佣方围着叶骑门和叶坤观转了一圈，鼻子里蔑视地

“哼”了一声。

小姐和丫环出来了。但是小姐并没有拎那只藤箱，见了叶骑门冷嘲热讽地说：“怎么给你娘看病不请男神医了？”

叶骑门打着揖说：“昨天冒犯了小姐，得罪，今天特来赔不是！”

林佣方将叶骑门一推：“你算什么？敢对小姐无礼！”

叶坤观一个箭步，将林佣方也一推：“你算什么，敢对我大哥无礼。”林佣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带倒了旁边的一只凳子。引得小姐、丫环、伙计笑出了声。

恼羞成怒的林佣方爬起身，抓起凳子就掷向叶骑门。小姐、丫环、伙计吓得“啊……”地闭上了眼。叶坤观手一接，就稳稳地将凳子重新放在地上。

小姐、丫环和伙计重新睁开眼，只见气急败坏的林佣方顺手将春药的石臼举起，向叶坤观掷来，小姐、丫环吓得相拥，伙计赶紧捂眼。

叶坤观不惊不慌，双手微微一举，又将石臼接住。

“你……等着”，林佣方气得脸涨红，一跺脚，进内堂拿出一把锋利的砍刀，对叶坤观道：“有种再与我比试比试……”

小姐、丫环、伙计和叶骑门大惊失色：“不能这样！”

“嘿！”叶坤观伸出二指跷跷，轻蔑地：“来吧！”

林佣方操着砍刀，冲上前，朝叶坤观狠命砍来。叶坤观向旁一闪身，反身抓住林佣方手腕，将手腕转到身后，夺下砍刀。他把刀架在林佣方脖子上：“怎么，还要比试吗？”

叶骑门急忙向叶坤观摇手：“大弟，放下，放下！”

林佣方看着寒光闪闪的刀锋，惧怕了。

二个伙计壮胆上前，拿下叶坤观手中砍刀。叶坤观手一放，林佣方瘫倒在地。伙计说：“林佣方，林公子，

你快走吧！”

小姐急着对丫环说：“快，帮我把药箱提来，我们也走。”

丫环将小姐的藤箱提了出来。

小姐接过藤箱，对叶骑门说：“快走，看病要紧。”

叶骑门急忙引小姐和丫环出门，叶坤观见他们走了，拍拍手上灰，跟着出门。

林佣方垂头丧气地朝着相反方向走去。

出了店门，小姐惊魂甫定地对叶坤观说：“幸亏这位大哥，不然今天要闹出大事来。”

叶坤观指着叶骑门道：“他，才是我大哥叶骑门，我是他的大弟叶坤观。”

叶骑门想帮小姐提藤箱，丫环接了过去：“我来。”

小姐突然对叶骑门冷冷地说：“不敢有劳你！今天我是出于无奈才出诊的，否则僵持在店里，可真要出事。”

叶骑门连忙又赔不是：“小姐别多心，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来请你的。”

丫环对叶骑门白了一眼：“你呀，门缝里看人。”

“对，对。”叶骑门喏喏连声。

小姐和丫环会心一笑。

叶骑门想起刚才店里那个叫林佣方的青年，问小姐：“那个人是你家什么人？”

“无赖，不是我家人。”小姐一脸愠怒。

叶骑门不再问了。

来到船舱，小姐把脉听诊，见王秀花确实精神萎靡，从随身带的藤箱里拿出两粒药丸，让王秀花吞服。不一会儿，王秀花来了精神。小姐说：“大娘是积郁而至，血气亏损，只需疏通血络，便会转安。”

王秀花趁机和小姐交谈起来。

原来，小姐家有五口人，父、母、奶奶，还有弟弟。父亲和弟弟都出诊去了。家中只留奶奶、母亲、她和丫环，还有二个药房伙计。

小姐嘱叶骑门到药铺拿药，回来煎服，然后欲和丫环出船舱。叶骑门拿出二只五十两银锭给小姐。

小姐问：“一次出诊，为何给这么多？”

叶骑门盯着丫环道：“是……是这个姐姐开的价。”

丫环急忙回答：“小姐，奴婢多嘴了……我……我是见他卖箱要一百两，顺便也开了这个价，不是真的。”

小姐见船头上摆着箱子，问：“这只箱子真的要卖一百两银子？”

叶骑门道：“是！”

小姐道：“为什么这么贵？”

叶骑门道：“因为是只银箱！”

丫环道：“小姐，他骗人，明明是木箱，偏偏说成银箱？”

叶骑门道：“姐姐有所不知，识货的人，就知道这确实是只银箱。”

小姐用手摸摸箱子说：“是只榉木箱。”

叶骑门说：“说明你还不识货！”

小姐不满地白了一眼叶骑门：“只怕识货之人还没出世。”

叶骑门道：“不怕，我等他。”

小姐不再说什么，欲和丫环回去。叶骑门定要小姐收下二只银锭，小姐只肯收二两银子作草药钿，让叶骑门拿二两碎银给她。叶骑门见小姐实在不肯收，答应随后取碎银给她。

叶骑门拿了二两碎银赶到药铺，药铺里二个伙计一见，

叫出丫环。丫环将已备好的药递给叶骑门，收了碎银，仍不忘多问了一句：“叶公子，你们就是靠把木箱说成银箱，换了钱，才富贵起来的？”

“哈哈……你说呢？”叶骑门反问。

“不知道！我家小姐说，你们叶家心太黑，木箱就是木箱，怎么是银箱呢？卖这么贵。我们北舍人，不会上当。除非你的兄弟个个武功高强，逼迫人买。”

“买卖是双方的事，怎可强制于人！我们叶家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那你手下的人练一身武功做什么？”

“你指的是我二个弟弟吧，他们是用来防身护家！”

丫环对叶骑门说：“你别多心，原本小姐不想收你的草药钿，因为你们帮助揍了那个令人厌恶的林佣方！但见你家木箱价格抬得这么高，真怀疑你们是不是善良之人？所以……”

叶骑门说：“打无赖和看病是二回事，小姐就是不肯收我的草药钿，我也是要交的。再说卖高价箱和善良之辈不可同论。”

叶骑门取了药，离开了。

王秀花吃了三帖药，人果然爽快多了。王秀花心急，让叶骑门、叶坤观再至陆家，以酬谢为由，请陆奶奶过来一叙。

陆家药铺堂上，除了二个伙计外，开方单处还坐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人，叶骑门看看青年的面相，猜测是小姐的弟弟。一问，固然是陆公子。叶骑门问：“你姐在吗？”陆公子朝叶骑门看看，问道：“你怎么认识我姐姐？”叶骑门道：“敝人姓叶，是同里水花园叶氏。”陆公子道：“原来是叶公子，今有何事？”叶骑门将数日前到药铺请小姐为娘看病之事说。

陆公子道：“我姐的岐黄之术比我还强，除了内科，还能医治儿科、妇科、伤科。现在她正在楼上整理药材。我去叫她。”说着，他对楼上喊了声：“姐姐，下来。”

小姐应声走了下来。见是叶骑门提着很多东西，就问：“你这是干什么？”

叶骑门说：“我娘病情一好，心情高兴，让我来谢谢小姐。”

小姐接过礼物一看：“呀，买这么贵重的真丝衣料！”

叶骑门说：“我娘选的料。”

小姐将衣料抖出往身上一披，叫出丫环：“蓉儿，你出来一下。”

蓉儿从里面出来，一看，欣喜地：“呀，真漂亮。”她见叶骑门站在一边，就问：“小姐，是叶公子送的？”

小姐收起衣料，重新折好，放好，交还叶骑门：“我已经收了你的药费，不能再收东西！”

“小姐，是家母送的，别驳了她的面子。”叶骑门说。

“你家的那只一百两银子的箱子，卖不了，我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东西？”小姐说。

“小姐，这和卖箱子有什么关系？”叶骑门问。

“你们兴师动众到这里来卖箱，而且是卖一只要价很高的木箱，为什么？”小姐问。

“姐姐，这是人家的事，与我们何相干！”陆公子插嘴说。

“我也是随便问问，趁此说明，我不收额外财物。”小姐说完进屋去了。蓉儿朝叶骑门看看，也跟了进去。

陆公子对叶骑门说：“我姐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脾气，和别的女子不同，你别放在心上。”

叶坤观这时插话说：“大哥，不要就不要么，犯什么傻。”

叶骑门说：“是我冒犯了她。”随后问，“陆公子，请问大名？”

“陆小术”陆公子道。

“你姐姐叫？”叶骑门问。

“陆翠珍。”陆小术答。

“尊府奶奶怎么称呼？”叶骑门又问。

“就叫陆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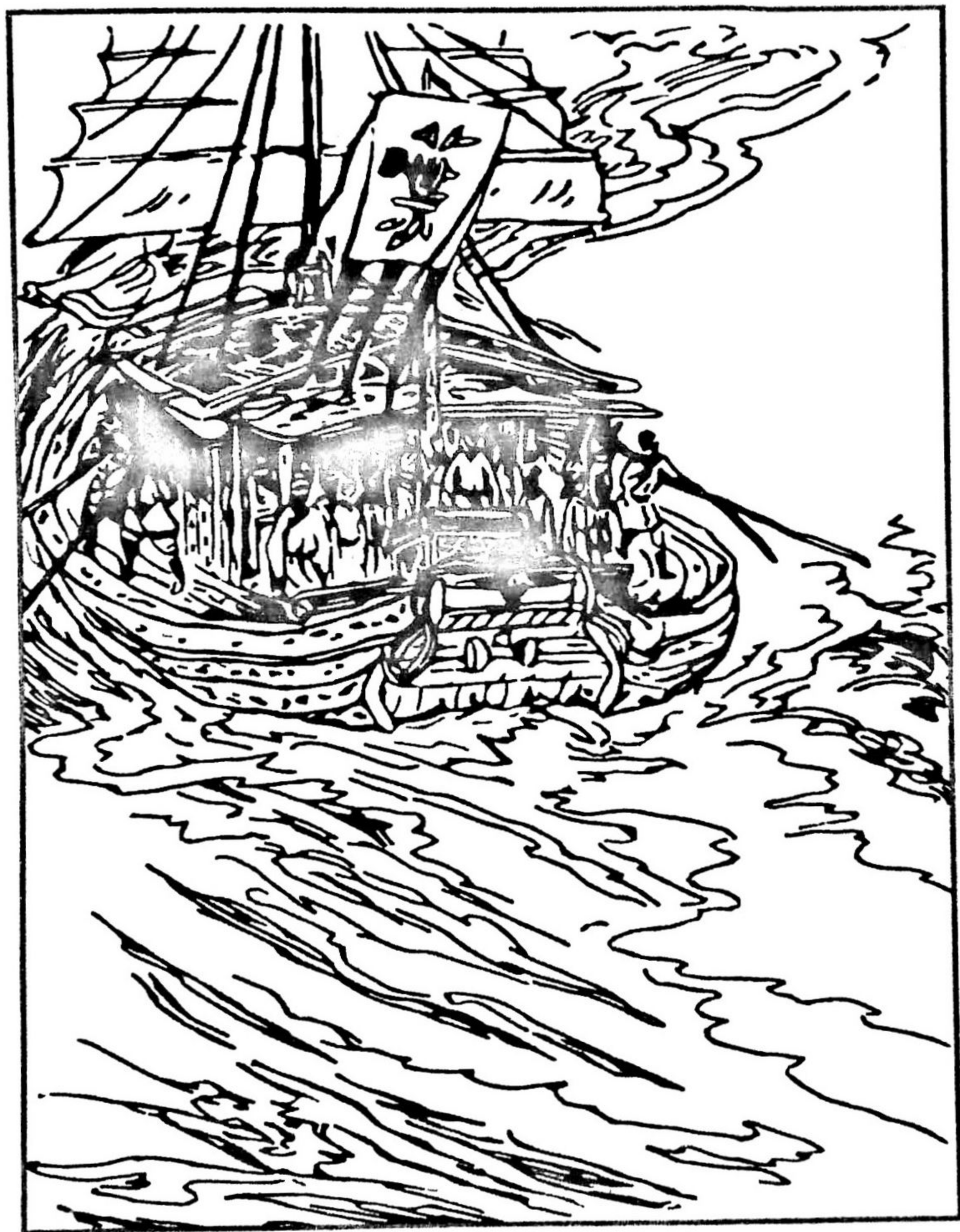
“那天贵府奶奶来看过我家木箱，我母亲想请她去船上叙旧。”

“她们认识？”陆小术问。

“不，不认识；说不准，也许认识。”

“回头我与奶奶说说。”

叶骑门对陆小术讲了停船的具体位置，带着陆小姐不肯接受的礼物，和叶坤观一起回船了。



寻找箱主人

第四章

叙陆氏失箱伤心事
感叶家还宝善良德

宝箱百锭银不假，出自陆家药铺棧。

争执生出血腥事，十八年后奇异归。

第二天，陆小术、陆奶奶果然来到船上。那天，陆奶奶见了木箱，回家钥匙找不到了，等慢慢回忆，找到了钥匙，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再去寻卖箱人，卖箱人早没影。今天，叶家热情相请，她心中有数，肯定是为了木箱的事。

王秀花问：“陆奶奶，你是否也关心我家船头上那只箱子？”

陆奶奶道：“我听人说你们叶家卖这只箱子要一百两银子，纷纷议论这是只什么稀奇箱子，我就来看看。”

王秀花说：“识得这只箱子的人，应该知道，一百两银子是何意思。您说呢？”

陆奶奶顿了顿：“我家那只箱子装过一百只银锭。”

“真的？”

“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十八年前。”

“你等等。”王秀花四下里看看，喝退船上所有的人，只留叶骑门、叶坤观和陆小术，然后问陆奶奶：“一百只银锭，每只多少两？”

“听老头子说都是二十两，因我来不及打开看，具体我不详。”

“是怎么不见的？”

“被我四个哥哥抬到一条船上，后来家中出事，船开了，箱子载走了。”

“你还认得这只箱子？”

“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只榉木箱，不过我留着箱上的钥匙，是我家老头子生前给我的。”

“陆奶奶，你能说说当年你家的事吗？”叶骑门插嘴。

“说来话长。”陆奶奶停了停，然后讲起了宝箱的故事。

原来，北舍自古以来就有一家被称为陆神医的药铺，老太是陆神医的续弦，姓林，嫁到陆家后，人称陆奶奶。她生下了陆神医的第三个儿子，名陆三官。陆神医生前医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积蓄了家产。陆神医只有三个儿子，陆三官年龄与两个哥哥相差十多岁。陆神医悔之莫及的是没有教育好他的二个大儿子，老大、老二根本不学好，吃喝嫖赌，挥金如土，常和北舍镇上地痞流氓混在一起，惹事生非，让陆神医头痛至极。陆神医百般劝解无效，只得和三个已经成家的儿子分家过，陆家大院虽然已经破落，但还可以住人，陆神医就一分为四，三个儿子各一份，他和续弦算一份。他让儿子另立门户，目的是想让三个儿子自食其力，静下心来学点医术。可是只有陆三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跟他学；其余二个快活逍遥一阵，很快就坐吃山

空。大儿媳被活活饿死；二儿媳带着孩子离开了陆家。大儿子和二儿子又厚着脸皮挤进老父家，扬言不给吃给喝，就卖陆家房产。陆神医气倒在床，他已经没有精神再与二个儿子计较，唯一安慰的是陆三官。但陆三官天性懦弱，陆神医怕自己一闭眼，陆三官母子就会受老大、老二的欺压，临终前将自己先前埋藏好的宝箱地点，告知陆奶奶，钥匙也交给了她。

陆神医失算了，这实际上是留了一条祸根给陆三官母子。等陆神医口眼一闭，老大、老二就将自己的房产卖了，然后霸占继母的房产，将继母赶到陆三官家，后来又将霸占继母的房产也卖了，二个人又死皮赖脸地到陆三官家要吃了。陆奶奶没有办法，只得与老大和老二约法三章，陆家的房子让与老大和老二，他们母子搬出陆家大院，从此与老大、老二老死不相干。

陆奶奶母子搬出陆家大院，在外暂借一间简陋的房子住了下来，陆家最后一套房产留给了老大和老二。陆奶奶此时放心不下这只宝箱，她和陆三官商量，准备将宝箱挖出后，离开北舍到外地求生，所以叫了娘家四兄弟深夜潜入陆家大院后花园挖掘。

也真不巧，宝箱挖出后，在抬出后花园时被老大撞见。第二天，老大、老二带上三个打手找到陆三官临时住宅。陆三官一家正在整理东西要出走，按照事先约定，陆奶奶娘家四兄弟已将宝箱抬入叶百世船舱，准备开往平江，此时正赶来接应陆三官一家。

陆家四兄弟一到陆三官处，正撞上前来兴师问罪的老大、老二和三名打手，双方一番争执，动起武来。失去理智的双方，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血战场面惨烈，十多

倒在血泊中。陆三官的妻子李氏为保护陆三官，扑倒在陆三官身上，她的胸口扎了一刀，年幼的儿子哭着去拉母亲，被老大在脑袋上一击，从此没有起来。倒在最底下的陆三官，爬出了血泊，伤得最轻。陆奶奶钻在台下，也没碍大事。

血战后，陆三官外出呼人帮忙，自己对在场的人紧急救治。陆三官先后救起妻子、三个舅舅和三名打手。陆三官的长子、大哥、二哥和大舅先后断气。此事惊动了官府，官府捉拿陆三官，陆奶奶卖了最后四分之一的陆家大院，总算托人将陆三官保释出来。

陆家三兄弟从此只留下陆三官一人；陆三官回到家，和妻子李氏、陆奶奶满怀悲痛地葬了死去的亲人，本想离开北舍，因为平添大笔的丧葬费和人情债，挪不开步子。死去的陆奶奶的大哥，是为陆家事而亡，使得陆家内疚万分，林大哥原本是家中主要劳力之一，他的倒下，使得林家困顿加剧。陆三官一面得照顾母亲和妻子，一面还得接济陆奶奶的大哥家。陆三官依靠自己的医术，省吃俭用，慢慢还清了大笔债务，后来就在北舍镇南重辟领地，重振陆家药铺。

听了陆奶奶的叙述，不用说，叶家要找的宝箱主人，就是眼前的陆奶奶了。为了进一步证实，叶骑门对陆奶奶说：“陆奶奶，麻烦您将宝箱钥匙拿来，宝箱上的锁还在，当年被我爹损坏后，为了日后作凭据，又请锁匠修好了。”

陆奶奶说：“今天我带来了。”她摸索着从身上拿出钥匙，交给叶骑门。

叶骑门将钥匙和锁眼一对，不偏不倚，果然对上了。

王秀花对陆奶奶说了十八年前叶家载箱回同里的缘由，并说：“孩子他爹已经几次来寻过您，但都没有寻到，现在他病在床上不能动弹，我们母子遵照他的意思，今天专

程前来寻您的，我们要归还陆家百只银锭。”

陆奶奶十分激动：“如此说来，你们叶家真是大善大德之人。我原本还以为天下无此好事，还怕有人借口前来讹诈。”

“我们叶家不会这样的。”王秀花说。

“是我目不识人，老糊涂了。得罪，得罪。”陆奶奶又说，“其实，宝箱之事已经过去十八年了。我们陆家已经不存希望了；若是定要归还，我看你们有多少就还多少，不必为难。”

叶骑门道：“陆奶奶不必顾虑，我们既然有心寻找失主，定是有能力归还的。”

一直在旁静听的陆小术，这时插话：“其实我早就听爹爹说过‘金山银山，不如薄技在身’，爹爹说他从小在爷爷处学得了医术，使他有了养家活口的本领，若一心想依赖这只遗失的宝箱过日子，这日子一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安稳。”

陆奶奶说：“我儿是常这么对孙儿孙女说的，要他们学会生存的本领。所以我儿除了将医术传授给孙儿外，还秘密传授给孙女；过去我是反对的，陆家规矩‘传男不传女’。不是我不喜爱孙女，我怕破了家规，会遭不幸，但他们父女俩偷偷地教偷偷地学。现在孙女已经学成，偶尔也看病。”

王秀花说：“几天前，陆小姐来给我看过病。”

陆奶奶说：“孙女老是这样，她说‘接触病人的机会多，看病的本事才能大’，所以不讳忌自己是个姑娘，出头露面，出诊看病，真拿她没办法。”

王秀花说：“陆小姐真能干。”

陆奶奶说：“那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做女人的最好不要干男人的活，否则一世苦。但是孙女秉性倔强，也是没有办法的。幸亏亲事早定，不然这样的女子，难找婆家。”

王秀花说：“那里话，我看做了谁家的媳妇，就是谁家的福气！”

陆奶奶继续说：“孙女今年17岁，亲事早定了，是我指腹为婚的，早在儿媳怀她时，我就给我大嫂说‘如果生出来是女的，就给你做孙媳’。”

“你们是亲上加亲。”王秀花说。

“我儿说‘姑舅不结亲，血统倒进门’，近亲繁衍不好。其实我大哥并不是我的亲大哥，大哥是我父母抱养的。我大侄孙和孙女不能算真正的姑表亲。”陆奶奶说。

“陆奶奶，你也真有良心，把这样好的孙女配给侄孙。”王秀花又说。

“是阿，大哥死后，我也一直觉得对不起大哥，大哥家也是祸不单行。大哥死后，侄儿也在一次意外翻船中死亡。侄儿家除了闺女，就留侄孙一棵独苗，我希望帮助大哥撑好这个家，让大哥和侄儿在阴间放心……”陆奶奶动情地说。

陆奶奶和陆小术在船上用餐后，王秀花嘱叶骑门、叶坤观送祖孙俩回家。

叶骑门兄弟二人将客人送到陆家药铺大厅内，突然听到从内堂传出来女子嚶嚶哭声，还夹杂着争吵声。

陆奶奶口中一声：“不好。”将叶骑门、叶坤观留给陆小术了。

叶骑门见陆家有事，不好意思打扰，和叶坤观一起告辞出店。

陆小术只得说：“多谢叶公子相送，隔日再会。”

叶骑门出了门，心中犯疑，陆家出了什么事？陆奶奶为什么紧张地说“不好”？刚才听到的哭声，是不是陆家小姐？

叶骑门带着满腹疑惑回了船。第二天就开船回同里。一个星期后，叶骑门与叶丛一起到北舍陆家归还一箱银元。叶骑门原本仍想与叶坤观一起来，但“舅姆”计因身体不好，叶坤观无法远行。

此时，陆三官已经回家。

陆三官听说宝箱已经找到，叶家特意专程归还，十分感动，趁叶骑门和叶丛上门送箱时，在家里设宴，相请叶骑门和叶丛。

按照集镇规矩，有男客在场，未婚女子就避让了。陆三官夫妇、陆小术、陆奶奶都出来相陪。

酒席上陆三官问起叶骑门父亲的情况，叶骑门如实将父亲的病情及病因讲了。陆三官决定随后跟叶骑门一起到水花园，为叶百世治病。叶骑门谢过。

陆三官反复地说十八年前失迹宝箱，其实并非一定是坏事，如果当初宝箱不失，也许他今天不会有如此成果，不会那么刻苦地钻研医学，不会狠心冒险地在自身做试验，也不会得个“陆扁鹊”的美誉。当初为了财宝，手足相残，血洗家门，酿成惨祸，如今回想起来，还是令人胆颤心惊。

陆奶奶也说：“当初都是我一念之差，如果不把宝箱挖出来，不会引来血光之灾。”

陆三官向叶骑门作揖道：“我陆家叩谢叶家还箱之德，今后我陆家定要积善积德，恩泽乡人。”

叶骑门慌忙回揖：“晚辈不敢受此大礼，晚辈以为依照前辈的医术本领，定会造福乡民。”他也向陆三官道谢，“当初如果没有陆家一箱银元作资本，定不会有叶家今天这样的好光景，所以陆家是叶家的恩人。”

陆三官见叶骑门英俊潇洒，不由多了一句话：“叶公子是

否成婚？”叶骑门脸一红，垂着头低声说：“没有！”

陆三官又问：“是否婚配？”

叶丛帮助回答：“没有！”

陆三官接着说“像叶公子这样仪表堂堂的青年，还愁没有女子寻上门来！”

叶骑门轻轻回答：“儿时许配一女，不久亡故，之后就不想婚配，耽搁了婚事。”

陆三官道：“原来如此。”

酒过三巡，陆三官喝得高兴，对叶骑门说：“老夫就此一女，已经婚配，若是还有一女就好了。”

李氏站起身，想去添菜。突然见蓉儿也站在旁边听他们说话，忙对蓉儿说：“蓉儿，你怎么也来了？小姐呢？”

蓉儿说：“小姐在后房，她见这儿人手少，让我过来帮忙。”

李氏说：“你到小姐那里去，这里没有你的事！”

蓉儿道：“是！”

蓉儿是陆翠珍派来的，要她来听听他们酒席上讲些什么。蓉儿将刚才听到的一切，全部搬给陆翠珍。陆翠珍内心翻江倒海。

原来，陆三官自从那次血洗家门后，失去了长子，第二年李氏又怀上孩子。但陆奶奶身体一直不好，陆奶奶说，她那死去的大哥常常托梦给她，让她照顾好林家。林佣方5岁那年，随自家奶奶来探望病中的陆奶奶，陆奶奶指着儿媳鼓起的肚子，对林奶奶说：“大嫂，生出来如果是女孩，就给佣方做媳妇，如果是男孩只能作兄弟了。”陆奶奶认为这是陆家对林家最好的回报了。儿子陆三官和媳妇李氏理解重病中母亲的心意，陆三官本来也是个孝子，对母命惟命是从，所以陆翠珍一落地，这桩婚事也算敲定了。后来陆奶奶病情竟

奇迹般地好转。

谁也没想到，林佣方后天缺乏调教，被娇宠溺爱成一个败家子，除了吃喝玩乐嫖赌，学无所长。林家长辈在世时，曾送他进私塾，他捧起书就打瞌睡，弄得塾师没办法。一次塾师教他读《论语》，他不出声，当塾师读到颜渊之死时，只听他赞赏道：“死得好，死得好。”塾师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他不死，再做出上颜回下颜回，我怎么读得完？累死我了！”对这样的读书人，塾师只得谢绝。林家长辈相继亡故，林佣方更是肆无忌惮，将原本已经走入困境的家境，迅速变得一无所有。

陆三官听从母命，不时到林家接济于他，规劝他，但林佣方表面上一口应承，钱到手后，又忘得一干二净。陆三官伤心不已，觉得对不起女儿，夫妇俩常暗自垂泪。为了女儿的将来生存问题，陆三官才不顾陆家祖训，偷偷将医术传给女儿，为求陆翠珍将来到了林家，可以谋生。

但是，长大后的陆翠珍，知道自己未婚夫是个不学无术甘于堕落的人，她以为肯学之人如禾稻，不学之人如蒿草。所以不愿嫁到林家去，请求父母推翻婚约。

陆三官夫妇当然也愿这样，便将此事与陆奶奶商量。陆奶奶认为林佣方的上辈都已亡故，现在毁约，在别人眼里，陆家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再说陆奶奶为儿子媳妇和她商量此事，倍受良心折磨，又生起病来。陆三官夫妇一看，从此不敢再与母亲提及此事。

退婚不成，陆翠珍还天真地幻想能规劝林佣方，分明有个朝天路，只要男儿肯读书。读书知理，改邪归正，自己也就甘愿上门。陆三官夫妇也附和，愿承担林佣方读书的一切费用。

林佣方又是表面应承，拿了陆家的钱，转身去敲开“怡春院”的门。没有多少日子，钱用完。林佣方因欠钱，怡春院的姑娘追到陆家讨钱。消息传到陆翠珍耳中，陆翠珍割破手指，写下终身不嫁林佣方的血书，悬挂在闺房内，并对天发毒誓：谁要硬逼她，她就割脉而死。

陆三官夫妇从蓉儿嘴里知道这件事，万箭穿心，痛不欲生。劝陆翠珍取下血书，从长计议，不可意气用事。陆奶奶知道了这件事，两头为难，毁约呢，对不起死去的大哥；不毁约呢，对不起孙女陆翠珍。陆奶奶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佣方塞钱，免谈婚事，就像墙上打算盘，挂起来算！

林佣方拿了钱，笑嘻嘻地对陆奶奶说：“不嫖不赌脓包鼓，嫖嫖赌赌做知府。”说着扬长而去，安静了几天，如此往返，让陆三官夫妇厌恶透顶，越加不舍得将爱女轻而易举地嫁过去。这桩婚事一拖再拖，久拖未决。

林佣方在陆家只惧怕陆奶奶，因为陆奶奶在家中的地位，是说不二一的。再加上他自己的婚事也是陆奶奶做的主，他要仰仗陆奶奶的威望，谋求他迎娶陆翠珍和榨取钱财的目的。

那日，林佣方又来陆家，恰是陆奶奶和陆小术被叶母所邀，到船上去了，陆三官外出。林佣方见内堂只有李氏、陆翠珍和蓉儿，就放肆起来。林佣方走到陆翠珍身边讨好地说：“要是世上的人都生病，你药铺的钱就多了。”

陆翠珍反唇相讥道：“别人都生病，独有你不生病？”

林佣方笑笑：“只要有钱就行。”

陆翠珍道：“我们不发这个财，不收昧心钱。”

林佣方道：“我还希望开个棺材铺，希望人人都病死。”

陆翠珍：“你一点德行也没有，真会乘人之危。”

“德行，值几钿？”林佣方说。

“无德之人，小人也。”陆翠珍愤愤而言。

林佣方嘻嘻一笑：“小人就小人，小人怎么啦？”他突然从背后拦腰抱住陆翠珍，“我就是小人。”

陆翠珍又气又羞，一声哭叫“娘……”李氏和蓉儿赶上前，将林佣方硬拉开。陆翠珍躲到母亲身边，放声哭起来，“滚，谁要见到你……”

“我又没死，你哭我干什么？”林佣方坐在长凳上，跷起二郎腿，嘴里吹起口哨，幸灾乐祸地看着哭泣的陆翠珍。陆翠珍转身进了自己闺房，在房内边哭边向外屋喊：“不嫁……就是不嫁……除……除非让我去死”！李氏也实在看不过去，帮助陆翠珍数落林佣方：“你呀……就这个德性！”

林佣方根本不拿李氏放在眼里：“什么德不德的。尽说些无用话。”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药救。”李氏也火了。

林佣方呢，耍无赖：“就是这样，我怕谁！”

你一句，我一句，直到叶骑门和叶坤观送陆奶奶、陆小术回府。

陆翠珍对自己的婚姻，强烈不满，一心寻求解脱。初见叶骑门后，她心中一亮。叶骑长得斯斯文文、英姿焕发、浓眉大眼，真有潘安之容貌，如此英俊潇洒的公子，真是少见；但是叶骑门开始对她的轻视和她对叶家卖高价箱的误解，让她陷入矛盾中。后来了解到叶家如此辛苦卖箱，全是为了归还宝箱，激动万分。她再也不计较叶骑门对他的态度了。反而感到叶骑门很真诚。一股说不出的柔情蜜意涌遍陆翠珍全身，她陷入了遐想……

但陆翠珍很快被痛苦缠绕，叶公子是否早有同枕厮伴人？叶公子是否对自己有意思？她决定冒险试一试，如果不

成功，那么这辈子死心踏地不再嫁人。蓉儿对陆翠珍的心思一清二楚，长一句短一句为她出主意，陆翠珍不断地点头。

叶骑门和叶丛在陆家晚宴上，喝了些酒，陆家留他们二人在家过夜。

是夜，陆翠珍内心不能平静，抚琴弹奏起来。琴声悠扬，优雅尽妙。

叶骑门略睡一会，酒醒了。不多时，他向叶丛要茶喝。

叶骑门刚喝了几口，突闻琴声，起身循声走近一院，正是小姐堂楼，窃听。良久，琴声乃止。叶骑门听得院内有女子道：“小姐，请用茶。”须臾，琴声又起，但听女声歌之：

从我所好兮，琴与药。身为女子兮，志并英儒……

歌止琴息，叶骑门惊喜欲狂，暗想：“想必就是那个能开药方的陆小姐了。她不仅懂医道，还会抚琴弹唱，此真才女。其姿容绝代，娇声雅韵，真使我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欲待和她一韵，又恐惊动她，反为不美。于是折回。

叶丛问道：“大哥，何处去？”叶骑门不回答，请叶丛去寻找笔墨。叶丛道：“这是陆家，到哪里找笔墨？”正说着，突然见客房的窗洞内有笔墨，喜道：“大哥，陆家人知道你要笔墨，早就给你预备了呢。”说完铺纸磨墨，让叶骑门挥毫。

叶骑门写下诗一首：

嫦娥何事夜弹琴，弹出好音正有情。

墙外有人相伴夜，可知新到隔墙生。

——同里男儿叶骑门拜题

写后，叶骑门想让叶丛送与小姐，又觉小姐名花有主，送去不妥。他叫回叶丛，收了诗稿，愁闷起来。幽雅的琴声不断飘荡，叶骑门忍不住再至小院，小院内琴声仍旧

不止。院外的叶骑门不禁连声喝采：“弹得好！”琴声嘎止，陆翠珍惊问：“谁？”

叶骑门在院外说：“小姐，是我。”

蓉儿听得声音，前来开门，一看正是紫衣唐巾的美少年叶骑门。叶骑门不等蓉儿相请，自己闯进院。陆翠珍慌得满脸通红，嘱蓉儿收拾琴箱，急回闺房。

蓉儿一边收拾琴具，一边嗔怪道：“看你这个冒失鬼，吓着我小姐了。”

叶骑门将诗交与蓉儿。蓉儿赌气道：“不要，你这样直闯进来，还诗不诗的，你自己交给她。”

叶骑门只得收回诗稿，心想：“不知此女肯不肯怜惜我？她已与人有婚约，不可造次。”所以只得心痛地回转。

这一夜，叶骑门彻夜难眠，想那女子使自己勾魂摄魄，却只能与别人花前月下，相依相偎；苦于无法移花接木，让她与自己同枕共食、日夕厮伴。他就这样胡思乱思，挨到天明，反倒睡得很沉。有人轻轻敲门，叶丛起身开门，见是蓉儿，问有何事？

蓉儿问：“叶公子的诗稿呢？”

叶丛问：“你怎么知道我大哥作诗了？”

蓉儿道：“你别多问，快交给我。他是交与我家小姐的！”

叶丛看看叶骑门，见他睡得沉；看看桌上，还放着昨晚的诗稿，就拿起来交给蓉儿，说：“诗里写的是些什么？姐姐看得懂吗？”

蓉儿摇摇头：“我拿去让小姐看，我也不识字。”她刚想离开，突然又想到什么，折回身对叶丛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叶丛说：“等大哥醒后，和你家主人一起走。”

蓉儿说：“小姐有点东西，我马上拿来给你们。”

叶丛点头。蓉儿离开。

叶骑门醒来不见诗稿，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回想昨晚的事，不是梦，奇怪：“书稿呢？”

叶丛道：“是蓉儿要去了。”

叶骑门一听，不好，昨晚喝了点酒，写什么诗呢?!刚刚归回陆家宝箱，得到陆家信任，这首诗一过去，必定要让陆家怪罪。所以脸一板，对叶丛道：“这些都是我胡诌的，得罪小姐全家了。”

叶丛一吓，说：“是蓉儿来取的，我也不知道她为何来取……”

叶骑门道：“这……这……如何是好。”此时，蓉儿来了。

“蓉儿姐姐，何事？”叶骑门道。

“昨晚小姐为你娘准备了些草药，让你拿回家煎了给你娘吃，吃得好，再来取。”

叶骑门接过草药，疑惑地问：“什么草药？”

“小姐写着纸条呢，你自己看！”

叶骑门展开纸条，字迹工正秀丽：

叶公子见谅：上回给令堂诊治，觉得令堂舌苔较厚，系痰湿、食物积滞不化所致。上回已经帮助令堂开了些化湿健胃之药，据说吃后已经好转。考虑令堂身体条件，今在理气健胃基础上适当开些进补之药，回去试吃，若是有效，请过半月再来。令尊的病，等家父看后再说。

叶骑门接过草药，千谢万谢。

蓉儿说：“谢什么，若是诚心谢小姐，我看半个月后，你叶公子亲自再来面谢小姐；吃得不太好呢？也要来一趟，让小姐重新调整用药就是了。”

叶骑门道：“小姐有妙手回春之真本领，我等自愧不如。”

蓉儿道：“我家小姐称你是才华横溢的才子。”

叶骑门道：“对了，姐姐可拿了我的诗句？”

蓉儿道：“拿了。”

叶骑门：“快还我！”

蓉儿道：“还什么，小姐已经附诗一首。”蓉儿将小姐诗拿给叶骑门。

小姐写道：

嫦娥只在大蟾宫，未见今宵下九重。

若是仙缘应有份，何辞万里订奇逢。

——北舍女子陆翠珍应命

叶骑门大喜，问蓉儿：“这是小姐亲笔？”

“不是小姐亲笔，难道是不识一字的蓉儿所为？”

叶骑门又问：“姐姐，我冒昧问一下，七天前，我们走到药铺前，听到你家有女子哭声，是不是你家小姐？”

蓉儿看了看叶丛，欲言又止，叶骑门心领会神，让叶丛先上船去准备，自己与蓉儿说话。待叶丛走后，蓉儿这才说：“公子见笑，正是小姐在家痛哭。”

叶骑门道：“为什么……”

“我家小姐誓死不嫁林佣方！”

“原来陆奶奶说的指腹为婚人就是林公子？”

“正是那个败家子，那天还与你兄弟交手呢。小姐对他很失望，如果林家硬来逼嫁，小姐不是寻死就是外逃！”

“万不可寻短见！”

“可是没有其它出路。”

“如果……如果……如果小姐不嫌弃的话，小姐可否愿

意到同里水花园来找我？”叶骑门好不容易说出这句让他感到脸红耳赤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那天陆翠珍的哭声常缠绕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自从母亲的病体好转后，他欣喜无比，但不知怎么脑中闪出一个念头，要是能娶得陆翠珍这样的女子做妻，定是三生有幸。可是随后从陆奶奶嘴里了解到陆翠珍已有婚约，他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窟窿……现在听到蓉儿这么解释，心中明白了。

蓉儿当即问叶骑门：“叶公子，此话当真？”

“姐姐，放心，我偌大的水花园总容得下你们俩人的。”

蓉儿索性向叶骑门跪道：“多谢叶公子相救之恩，我和小姐一定会到水花园来找你的。”

叶骑门忙说：“姐姐，快起来”。

蓉儿起身，趁机说：“叶公子，我家小姐才貌双全，百里挑一，当初老天爷不长眼，配给一个不肯读书，落拓放荡的林家公子，哼……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叶骑门对蓉儿道：“姐姐，不知小姐本人是否想来水花园？”

蓉儿道：“当然愿意。你想，这药是小姐开的，让我老早就送来，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叶骑门高兴极了：“这就好，这就好！”

蓉儿又说：“只是委屈叶公子，暂时你我都不能声张。”

叶骑门点头。

蓉儿又道：“半个月后，也就是这个月的十八日，你再来我家，我引你与我家小姐见面，如何？”

叶骑门连连点头：“太好了，多谢姐姐费心！”

蓉儿告辞。叶骑门欢天喜地收拾东西，吃过早餐，和叶丛、陆三官一起上船。

叶骑门从陆三官对自己的态度中看出，陆家对自己确实很友善，如果没有那个林佣方，自己与陆翠珍的婚事也许真会成功。

陆翠珍早已在房中坐立不安，见蓉儿满面春风地回来，反倒不好意思先开口，强作镇静，偷看蓉儿。

蓉儿故意卖关子：“小姐，你既然不想听，奴婢就不说了。”

“死丫环，你坏！”陆翠珍忍不住站起身，拉住蓉儿，“蓉儿，你快说。”

蓉儿这才将与叶骑门的一番话说给陆翠珍听。

陆翠珍喜溢眉梢。

陆三官到了叶家，为叶百世仔细检查了身体。他开了几帖草药，另外介绍一种推拿术给叶家，他说叶家只有每天为叶百世做按摩，加强四肢血液流动，才能使肌肉不萎缩。

陆三官在叶家观察了叶百世三天，每天给叶百世用细针扎一遍，叶百世自觉症状好多了，陆三官让叶丛跟他回北舍取药。

叶骑门将陆翠珍所开的药，亲自给母亲煎熬。叶母吃后，也觉舒畅。

好不容易等到十八日那天，叶骑门就和叶丛一起到北舍，为父母取药开药。

按照事先约定，叶骑门和叶丛先到陆家，叶骑门找到陆三官，叙述了父亲的情况，再续开些药；然后由蓉儿引领，来到镇南的一个土丘旁。

第五章

叶骑门借机上北舍 陆翠珍暗自结秦晋

闲向书斋古今争，人非草木岂无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好比骑门翠珍逢。

陆翠珍早已躲在那儿。这回叶骑门仔细地打量着陆翠珍，但见她眉清目朗，肤色白嫩，身材匀称，柳眉瓜子脸樱桃嘴，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真是：

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未艳，
肌肤嫩玉生光。螺髻高耸，亮晶晶紫金钗子。

陆翠珍觉察到叶骑门火辣辣的眼光，含羞带笑垂下头。叶骑门慌乱地收回目光，说：“陆小姐，我娘吃了你的药，精神好多了。”

陆翠珍道：“既然这样，我就再开半个月，吃过这个阶段，就可以了。”

蓉儿插嘴道：“小姐，你就七帖一开吧，这样可以再了解了解病情。”她心中在说，“这样，你不就可以七天后再和叶公子见面了！”

小姐听懂了蓉儿的话，脸羞得彤红。

叶骑门心领神会，也道：“陆小姐不麻烦的话，就依了蓉儿姐姐的话吧？”

陆翠珍本意不想让叶骑门直接猜测到有多碰面的意思。但这用解释吗？是也罢，不是也罢，从叶公子射来的目光看，他是乐意的。所以，她说：“我不麻烦，只是你要多走一趟。”

叶骑门道：“没关系！”

蓉儿将准备好的纸墨取出，陆翠珍铺纸开药，交与蓉儿，叶骑门命叶丛一起跟去取药。

这头留下陆翠珍和叶骑门二人，二人找了块幽静的土山处坐下。二人的心怦怦乱跳，都如怀揣小兔一般。陆翠珍感到叶骑门这个英俊的身形像照在身上的那轮太阳一样，深深地印进她那颗玲珑火热的心眼里，有了他，她的生命里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叶骑门感到只有陆翠珍的存在，连空气都融和了花草的芬芳，舒适极了，他深情的眼睛扑闪闪瞟她，心思乱极了……

陆翠珍脸上映上一片红霞，一双细细玉手，几乎没有藏放之处，幸而手中还有一方绣帕，她便把绣帕卷了放，放了又卷，放放卷卷地玩弄，心中好似压着一块千斤巨石，一颗脑袋不知怎样只是抬不起来。

二人都感到呼吸急促，叶骑门身子朝陆翠珍靠一靠，陆翠珍也将身子朝叶骑门靠一靠，他俩的胳膊碰到一起，虽然隔着外衣，说不清为什么，感觉似热非热，似冷非冷；似虚非虚，似实非实；似狂非狂，似痴非痴……

叶骑门终于说话了，声音有点颤抖：“小……姐，我……我回去……马上请人来提亲。”

陆翠珍小声说：“不可，只怕爹娘同意，奶奶不同意，最后还是不同意。”

“怎么办？”

“再拖些时间，容我慢慢禀明爹娘……反正我至死不嫁林家。”

“好。”

叶骑门见地上纸墨砚还在，顺手提笔写下：

真是名花意亦深，含情相对有如琴。

世间多少悠然趣，纵是无弦亦慰心。

陆翠珍接过笔，押着叶骑门的韵脚附道：

绿茵一片似海深，今日忘弹自家琴。

恰伴香幽自然趣，林间悦目赏吾心。

再说蓉儿和叶丛一起上店铺配药，二人配好药从药店出来，一齐朝土丘走来，不想背后拖了条尾巴，他就是林佣方。林佣方在店内没有找到陆翠珍和蓉儿，突见蓉儿带了个青年向店铺走来，这个青年似眼熟，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就闪在一边观察。蓉儿将药方交与店铺伙计，配好药，蓉儿和青年一起出了门。林佣方就在背后偷偷地跟着，这一跟果然让他找到了陆翠珍，陆翠珍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男子，是在药铺店里见到过的。“好啊，陆翠珍，你背着我幽会其他男人。”林佣方恼怒地想冲上前，但马上止住脚，他那天已经吃了亏。虽然和他交过手的那个人不在，但是还有个青年在，他想起来了，这个青年曾在卖木箱现场见过，他不敢再冒失。

林佣方专心听他们讲什么，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道别时一再说：“七天后再见！”“好，七天后再来。”

“七天，好，七天后有你们好戏唱。”林佣方恶狠狠地说。

叶骑门回到同里，将自己和陆翠珍私订终身之事，说与父亲和母亲。王秀花认为陆翠珍好是好，但听陆奶奶说，陆翠珍已经许配奶奶的侄儿了，我们叶家怎能做这不仁不义之事。叶百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他同意王秀花的意见。

叶骑门将陆翠珍不满意指腹为婚的态度对父母说了，并说陆翠珍要去说服家人，只是拖拖时间而已。

叶氏夫妇见儿子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多说了。王秀花要叶骑门下次去陆家，向女方讨贴子，即陆翠珍的生辰八字。她要去问占卜先生，只要占卜先生说好，她一定支持这桩婚事；如果不好，即使陆翠珍再能干，她也不会同意。

叶百世点头答应：“是……是……”

七天后，叶骑门和陆翠珍早早地来到北舍的那个土丘旁，这次叶骑门不用到北舍陆家药铺为父亲取药，上次为父亲配的药还有。当然母亲的药是要配的，陆翠珍又为王秀花开好了几帖中药，嘱咐蓉儿和叶丛同往去取。叶骑门见蓉儿带着笔墨，就向陆翠珍讨生辰八字。

一头蓉儿和叶丛走去，一头陆翠珍和叶骑门留下。这叶骑门和陆翠珍各自心醉神迷，仰慕对方。

二人坐下，陆翠珍磨墨正欲写自己的生辰八字。

突然，从土丘一头冲出 10 多个举着铁棍和大刀的人，为首的正是林佣方，他得意地对着叶骑门和陆翠珍叫道：“一对野男女，是谁为你们保的媒？胆敢到这儿来幽会。好啊，今天给我逮着，大家别留情，将这个野男人给我往死里打。打完后有赏！”

林佣方这一呼，10 多个打手一齐冲上前。叶骑门是一介书生，别说 10 多个人冲上来，就是 1、2 个冲上来，也能束手就擒的。一会，就被捆在树上。

陆翠珍对着林佣方喊道：“林佣方，你想干什么？”

林佣方嘻笑着说：“想你早日嫁给我。”

陆翠珍说：“别做梦，你敢打叶公子，我就先死给你看。”

林佣方一把将她拖到怀里：“事到如今，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狗男人下场，哈……哈哈，你别忘了，你是我的人。”

陆翠珍啐了一口。林佣方松开手，擦了擦，马上又来抓陆翠珍，陆翠珍索性朝林佣方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

林佣方“啊呀……”一声，松开手。

林佣方急叫：“快给我狠狠地打，要了这狗男人的命。”

话音刚落，突然树林里飞出一人，挡在了叶骑门面前，此人正是叶丛。

叶丛对叶骑门道：“大哥，别怕，有小弟在。”又向打手喊道，“谁敢动。”

林佣方仍旧叫道：“别听他的，上，我给你们银子。”10多个打手举着棍棒和大刀，一齐上前，虽然气势汹汹，但都不是叶丛的对手。叶丛跟庙门师傅学的“神掌”，据说是从宋朝传下，神力无比。

叶丛赤手空拳，很快将10多个对手打得趴在地上直“哼哼”，随着一声“滚”，他们爬起来落荒而逃。林佣方一看苗头不对，也狼狈逃走。

陆翠珍在一旁看呆了，等林佣方一伙一走，她冲到叶骑门身边，解开捆绑叶骑门的绳子。

叶丛对陆翠珍说：“小姐，守好我大哥，我再去接蓉儿，怕这帮家伙再寻她的事。”

“好！”陆翠珍说。

话音刚落，叶丛已经走远。

陆翠珍关切地问：“叶公子，伤着吗？”

“没事。”叶骑门说，“如果这帮人是到你家去闹事，那就麻烦了！”

“没事，因为我奶奶在，谅他还不敢如此无礼！”接着陆翠珍又忧心地说，“要是我奶奶不在了，那就麻烦了……”

叶骑门道：“不怕，有我叶家呢！”

陆翠珍脸一红：“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

“谁说的，到时候只怕已是近水而不是远水了。”

陆翠珍羞得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了。

叶骑门叹气说：“说起来，当初都是因为那箱银元惹的祸。”

陆翠珍这才微微抬头说：“也不能全怪它，银箱是死的，不会开口；人才是活的，可以把握。”

“问题是这箱银元为我们叶家盘活了财源；却为你们陆家带来了灾难，特别是给你带来厄运；算起来你陆家和你才是我们叶家的恩人！我发誓一定要为你解除这桩不幸的婚姻。”

“叶公子！”陆翠珍秀媚含情地盯着叶骑门，见叶骑门又向她射来含情脉脉的目光，又羞得垂下头。叶骑门走上前，情不自禁抓住陆翠珍的双手，陆翠珍双目一闭，就势倒在叶骑门的怀里。

就在这时，叶丛和蓉儿赶来，一见这阵势，避之不及，叶骑门和陆翠珍已经发现，马上分开了。

陆翠珍满脸通红。

蓉儿急切地询问：“小姐，伤着吗？”

陆翠珍说：“没……没……都亏叶家三公子相救。”

叶丛说：“哪里？我是救大哥！”

叶骑门取过药。

陆翠珍回头找笔墨，笔墨早已不知去向，四人分头找，总算找到已经破损了的笔墨，陆翠珍将就着写下了自己的生辰八字，递给叶骑门。

叶骑门一看，陆翠珍属兔，果然比自己小1岁，心中喜欢。陆翠珍不无担忧轻轻地说：“叶公子，如果你的生辰八字和我的不合怎么办？”

叶骑门想了想说：“凭感觉，我看一定相合。如果不合，我也有办法让它们相合。只要我们心心相印就行。”

陆翠珍问：“你有什么办法让八字相合？”

叶骑门笑笑说：“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你放心就是了。”

陆翠珍这才面露笑容。

叶骑门道：“陆小姐，赶快说服你的家人，一有消息，我立即着人前来提亲。”

陆翠珍点头：“好的！你娘草药吃完后，估计也差不多了，如果还有什么不适？再来找我！”

“好！”

这头，二人依依不舍惜别。那头，蓉儿对叶丛道：“我看我家小姐和叶公子就是天生的一对，回去请你也为我家小姐在你父母面前美言几句。”叶丛说：“姐姐放心，我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想请你在小姐家人面前多美言呢。”二人相视一笑，异口同声：“当然！”

叶骑门和叶丛回到同里，不是先入家门，而是先到镇上找半仙先生。叶骑门知道母亲最相信他，如果测出来生辰八字相合，那自然不必再说；一旦不合，叶骑门想请半仙帮个忙，暗暗动个字，不就可以化险为夷了吗！

半仙先生念念有词，测得二人的乾坤二造四柱能互补。

叶骑门水势汪洋，“水”为他命中之病物，幸喜有土药神高筑堤防，以止水；又受两火暖照，寒冰得以去，寒取暖为美。若与陆翠珍“火”“土”皆旺者结婚，两人命中能相补，永浴爱河而无瑕疵，即为最上乘的吉配婚姻了。

半仙说得叶骑门心花怒放，他加倍给足半仙的钱，叮嘱自己的父母来测算时，多多说好话，但不能把他今天的事说了。半仙点头同意，叶骑门这才和叶丛离开。

叶骑门回家将陆翠珍生辰八字交给父母，王秀花果然请半仙给儿子测算婚姻。半仙已接受叶骑门暗中拜托，尽拣好言好语讲。这样一来，叶氏夫妇也自然同意儿子和陆翠珍的婚配，只是要儿子明媒正娶，千万不要做出伤害二家和气的事来。叶骑门答应，同时手书一封，托叶丛至北舍送与陆翠珍。

陆翠珍接了书，十分喜欢。但她还不敢亮给爹娘看，她要等待时机。

陆三官再次上门来看望叶百世，叶百世病情有好转，能够下地活动，这让叶家欣慰百倍。“真是扁鹊转世。”叶百世频频向陆三官表达他的谢意。

陆翠珍自和叶骑门私订终身后，对同里水花园，更确切地说是叶骑门有种梦绕情牵般的惦念，有时简直无法排遣，搅得心神不宁。

林佣方在土丘后吃了大亏后，将恨结集在陆翠珍身上。他以为非得先下手为强，陆翠珍才能乖乖地跟随他！

陆家人对林佣方的意图不是一点察觉也没有，特地为陆翠珍增加了一个丫环梵红。梵红是乡村野丫环，有些力气，遇急可以助一臂之力。梵红和蓉儿同庚，比陆翠珍小1岁。陆翠珍身边有了蓉儿和梵红。

陆家药铺的店后，是一进正厅，存放着各种药材。再往里，才是内宅和私家花园。所谓花园，实际是百草园，植满各种各样的草药。

一次趁陆三官外出巡诊，林佣方又像幽灵似地闯入陆家。

陆奶奶在自己房中，因为略有些耳背，她独自在房中，做她的事；陆小术、李氏、还有伙计恰巧在百草园里植草药。

陆翠珍和二个丫环在正厅内选药。药铺正门没有开，林佣方从边门溜进陆家正厅，见了陆翠珍就不怀好意地淫笑。二个丫环一见，紧紧地护着陆翠珍。林佣方有备而来，伸手去拉蓉儿；蓉儿被拉，叫喊；梵红被拉，却回他一拳。

林佣方见梵红反抗，亮出事先准备的小刀，吓唬梵红：“一旁去，如违抗，刀子不认人。”陆翠珍一见，对二个丫环说：“蓉儿，你快去喊人；梵红，拿木棍和他拼。”蓉儿一听转身就跑，林佣方欲拉住蓉儿，反被梵红拉住。趁梵红和林佣方扭打时，陆翠珍找了木棍，击向林佣方。林佣方被陆翠珍击中后背，放开梵红，扑向陆翠珍。这一下陆翠珍招架不住了，被林佣方压倒在地；梵红接过木棍，向林佣方乱打。林佣方抵不住梵红的木棍，他恼羞成怒地返身用尖刀刺向梵红胸口，梵红应声倒下。

陆翠珍一看，扑向梵红。林佣方抓回陆翠珍，压倒在地。陆翠珍想不到林佣方如此凶残，她厌恶地又骂又咬又踢。林佣方早已失去理智，情急中抓住地上一块破布狠狠地塞住陆翠珍的嘴，并将陆翠珍强压在身下，陆翠珍渐渐失去了反抗力。林佣方一用力撕破陆翠珍的衣裳，正欲非礼时，蓉儿和陆家人赶到，陆小术一步上前，狠狠打了林佣方二个耳光。二个伙计把林佣方推出门。

陆翠珍痛苦地用破衣衫遮掩着自己的身子。李氏将陆翠

珍扶起，让蓉儿先将她扶进屋。

陆小术马上抢救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的梵红。

梵红经陆家极力抢救，虽然醒了过来，但伤及内脏，得休养一段时间。梵红怕牵累陆家，要求回家休养，陆家送了一百两银子，配备些草药，雇船送她回家。

陆三官回来后，知道了此事，火冒三丈。他对陆奶奶说：“娘，陆翠珍的事，趁此和林佣方了结断。我看我的女儿再不能嫁这个小子。否则女儿命也难保。”

陆奶奶沉默，然后说：“儿啊，娘其实早就后悔了。我只是担心佣方这孩子不会善罢甘休。”

陆三官决定找林佣方深谈一次，只要答应解除婚事，陆家不管出多少钱，也愿意。

林佣方来了，他听了陆三官的话，咧嘴一笑，就是不答应。他说这是长辈们许下的婚事，不是他做得了主的，得与地下死去的林奶奶说去！

陆三官一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陆三官说要去报官，因为林佣方将他家的丫环刺伤了，林佣方那把带血的刀陆家还保存着。

林佣方想了想，口气软了下来，问：“如果我同意解除婚约，需要白银一千两。”

林佣方料定陆家一下子拿不出，谁知陆三官一口应承，并要他当即签契约，林佣方一看陆家这么爽快，临到签约又改口：“不行，我要二千两。”陆三官面对这种无赖，真是欲哭无泪，为了解除爱女痛苦，他答应了。

林佣方嘻嘻一笑，在契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陆家抬出一只宝箱，正是叶骑门送来的那只，也就是夺了林佣方祖父命的那只箱子。

陆三官对林佣方说：“你知道这只箱子的来历吧，这就是陆家失去十八年，现在同里水花园叶家送来的那只。”陆三官想教育林佣方，这只木箱，失而复得，很是不容易，你要珍惜。林佣方不想听。

林佣方急于开箱验货，二十两一只银锭，一百只，正好二千两，心中喜欢，雇人抬回家。

陆家如释重负地长长叹了口气，宝箱是祸，当初赔了几条命；宝箱是福，如今解了陆家难。

最兴奋的当然是陆翠珍，这回可真是挖了黄连种甘蔗，挖掉苦根种甜根。她拿出叶家书信，经父母同意，也修书一封，托人送到叶骑门手中，请他前来提亲。

新花日日好，人貌年年衰。

终于离无赖，愿君速约来。

那日傍晚，叶骑门接到来信，喜得彻夜难眠，一朵心花开放得险些儿炸裂。自从和陆翠珍一别就是数月，这数月内他无时不在思念心上人，现在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消息。他一高兴，提笔写下：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月中虚有桂，娥女入人寰。

又写了一副对联挂在自己房中：

因荷而得藕

有杏不需梅

此联为妙趣联，“荷”、“藕”、“杏”、“梅”的谐音是“何”、“偶”、“幸”、“媒”。

尽管没有媒人插手，但正式婚姻还是要明媒正娶的。第二天一早，叶骑门就与父母商量，派人上北舍陆家提亲。

叶家打算年底与陆家订婚，来年春天大婚。

林佣方从陆家抬回一箱银元，大大咧咧地招摇过市，有人问他：“林公子，你抬的是什么？”林佣方倒也聪明：“近来身体不好，从陆家弄来的药引子，调理身子。”回到家，他打发抬箱人，转身开箱取银子，一下子拿出10只银锭，钻到怡春院找他的相好去了。

怡春院里，他要找的春玉姑娘正在接客。他醋意横生，定要鸨母将春玉姑娘叫出来。鸨母见是林佣方，根本不拿他放在眼里。不想林佣方当即拿出二只银锭，鸨母二眼放光：“哟，林公子，如今发了，明日起我让春玉专门守候你。今日就让众姐妹陪陪你。”“不行，我今日就要春玉。”怀里揣着银元的林佣方，底气十足，说话如灶王爷放屁——神气了。

鸨母眼色一使，众妓女一齐上前搂着林佣方，林佣方骨头酥了，马上“哼、哼、呀、呀”搂紧几个姑娘，再也不提春玉了。鸨母趁机接过林佣方的二只银锭，让姑娘拥着林佣方上楼。

第二天，春玉姑娘果然专门等候他。春玉见他从怀中取出几只银锭，惊问：“林公子，哪来这么多银锭？”

“你用就是了！”

“气派不小呢！”

“你别小瞧我，如今的我，可不是昔日的我！”

“真的？”

“哈哈。”

“林公子真有办法，这白花花的银子，怎么跑到你这儿来的？”

“跑到我这儿，不就是跑到你这儿吗？”

“我要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得的银子？”

“别问，只管侍候你林爷爷吧！”

“告诉我，从哪里偷来的？”

“偷？你太抬举我了！我没这么大本事。告诉你，这银锭不仅不是偷的，是人家诚心诚意送我的。”

“送你？哪人脑子一定出了问题！”

“真的……我和陆翠珍解除了婚约。我签了字，陆家送的。”

“陆家？”

“信了吧！”

“陆家银子可真多。”

“我已经有足够的银子把你赎出怡春院，然后跟我结婚。”

“结婚？你有多少银子够我用一世？”

“够你我用的了，我拿了陆家100锭银子。”

“真的？”

“还有假？”

“其实，你不聪明，你不该答应解除婚约，你应该随时向陆家伸手。”

“可是我将陆家的丫环刺伤，刀还留在陆家呢？”

“你真笨。”春玉和林佣方耳语了一番。

林佣方大喜：“哟，还是春玉姑娘想得周到。”

林佣方重新回到陆家。他对陆三官痛哭流涕，说自己不愿意解除婚约。

陆三官当然不同意，白纸黑字，赖不了！

但林佣方也不示弱，他说：“如果不同意恢复婚约，我与陆家白刀进红刀出！限一个月的时间答复我，否则没完。”

陆三官气极。

陆翠珍对横蛮无理的林佣方说：“你再逼，我就将你刺人的事告于官府。”

林佣方道：“哈……谁能证明这把刀是我林佣方留在你

们家的，谁能证明刺伤了环是我而不是你们陆家人？”

陆翠珍一听，傻眼了：“官府总有办法澄清事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林佣方一笑：“让外人说吧，你们陆家人心真狠，不仅解除了我林某的婚约，还把我送入官府。”

陆翠珍不想与他多费口舌。陆家人全不理睬他。

林佣方又来一招：“对了，这只箱子十八年前不是被叶家拿去了吗？我代你们向叶家要债去，让叶家按十八年的利息归还。另外我爷爷还搭上一条命，叶家也得赔偿。”

陆三官听到这些，气得五官挪位，世上还有这种善恶不分、好坏不辨的人！他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陆翠珍一看，忙和蓉儿扶陆三官进里间。

门房伙计将林佣方推出门。

陆翠珍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成了陆家不安定的根子，如果自己从陆家消失，量这个无赖没有办法。

陆翠珍和蓉儿相商，决定到同里水花园找叶骑门，省得家人为她操心。蓉儿认为是个办法。

陆翠珍对父母说了，父母也认为比较妥当。

没想，陆奶奶拼命反对：“我们陆家也是体面人家，同里叶骑门只是上门提亲，按照常理提亲后就得等订亲后再确定婚期，只有等婚礼后，女方才能住到男方家。现在这样上门，太丢人现眼了。”

陆三官夫妇只得点头，忧心忡忡专等同里叶家的态度。

陆翠珍看着无奈的父母；又见同里方面等不到消息，真是度日如年，心急如焚。

蓉儿原本也姓陆，是陆家在她10岁时买来陪伴小姐的。此时蓉儿对小姐说：“小姐，这样干着急也不是个办

法！总不能等林佣方前来拼命，得让叶骑门知道才好！”

陆翠珍叹道：“同里太远了，不能一下子转告叶公子。”

蓉儿说：“我想起来了，当初叶公子让你遇到什么难处，去同里找他！”

陆翠珍心中一动：“对了，我们先去找他商量一下！”但她又担忧起来，“一个未婚女子，怎好意思上门呢？”

蓉儿想了一下说：“找个借口，望望伯母身体，带点药上门。”

陆翠珍一听，转忧为喜：“这主意好。”心中一激灵，就给父母留下字条，出走了。

陆翠珍到同里找叶骑门，主要是想避开林佣方，但她还担心林佣方上叶家找麻烦，她得提醒叶骑门；再则陆翠珍要看看心仪已久的水花园，思慕心上人。水花园偌大的房子，随便找一间，主仆两人住下，总比身边有个不怀好意的林佣方要太平。

主仆二人雇用了一条小船，逆水行舟，花了大半天时间，至傍晚时分划到同里湖。但不知水花园在何方，她们随便找了个近岸点上岸了。上得岸，陆翠珍有些后悔，虽然是以探望叶母为借口，但这样上门，总觉不妥。

蓉儿一个劲地鼓劲：“是叶骑门让我们遇到困难去找他的。”

陆翠珍想想，天色已晚，回去不安全。不如以巡诊到此顺便探望叶母为由，住几天，再慢慢向叶骑门讲清。

主仆二人，一路向水花园方向摸来。她们不敢问路，暮色将降，陆翠珍和蓉儿有些心慌，二人如大雾里行船，看不清方向。她们摸到一家大户人家门口，想必大户人家，都是规矩之人，问个路准行。

不想，陆翠珍和蓉儿来到了俞家花院门口。

第六章

做花事青妹害相思 避无赖陆女陷深渊

因为园中花事多，邻家有妹思叶哥。

北舍之女同里走，一脚不慎事非播。

再说俞家花园的俞江永、俞家妮夫妇，是堂兄妹成亲，生育一子一女，长子是呆儿，25岁，人称俞呆大；小女俞青妹，年已18岁，还没许配人。俞青妹相貌虽不难看，但秉性像其父，为人刁钻任性。

俞呆大是个低能儿，已经25岁了。依仗父母有钱有势，曾娶过二房姑娘，一个外逃，一个郁郁而死，至今独身。那个死了的，不是别人，正是王丫丫，叶骑门的表姐。

当年叶家不同意儿子与王丫丫成婚，后来计因就想办法托媒说与俞家呆大。计因的理由是王丫丫小时候算过一命，必须嫁个大户人家，才能幸福。俞呆大虽是个呆子，但他是大户人家，王丫丫嫁过去肯定不会为钱财忧虑。计因始终认为钱财最重要，有了钱，什么都会有；没有钱，什么都会失去。

为了钱，计因把女儿推入虎口。当王秀花闻讯后，力阻王丫丫进俞家，但是计因铁了心：“姐姐，丫丫进了俞家再

怎么，也是被人唤作少奶奶。”王秀花无话可说，拂袖而归。

王丫丫就这样进了俞家门，进门时俞家答应计因提出的一切要求，可谓风光光热闹了好几天。

计因心情舒畅，以为自己真的为女儿觅到了好婆家。那知王丫丫一到俞家就不开心，丈夫痴呆，婆婆刻薄，小姑冷眼，公公不怀好意。

呆大两眼发直神情麻木，平常生活料理要依靠王丫丫，说是娶媳妇，还不如说雇个长期的帮佣人。对于花好一朵的王丫丫来说，心情压抑，她无法用青春的热情去软化像生铁一样的丈夫。所以她似有万千哀怨横亘胸中，无法排遣。

俞江永虽然不常在家，但是在家的日子里对王丫丫显得特别的“关爱”。青春期的王丫丫肌肤丰满，身段匀称，姿态动人。公公一次次接近她，她也尴尬，但他总是长辈，她也不好说什么！

一次俞江永闯入他们小夫妇卧室，拿出一件绸缎衣服，说是特地为王丫丫定做的，让王丫丫换上试试。当地有语：“官不入民宅，父不入子房”。俞江永闯入儿子房中，让王丫丫不舒服，王丫丫将绸缎衣服丢在一边，俞江永见房外无人，顺手关了门，淫笑着：“来，我帮你脱掉衣服试。”说着扑过去，将王丫丫硬是压在床上……

呆大呆立在房中，淫父笑嘻嘻地在呆儿面前干着他的禽兽事。

王丫丫先前挣扎，后来无力挣扎，没有力气了。院内二个女仆，听到动静，到窗前偷偷一看，明白了，马上急转身去告知俞家妮。等到俞家妮赶来，俞江永早已完事。

俞江永在一件件穿衣，王丫丫却失魂落魄地顾不得穿衣。俞家妮不顾三七二十一，捡起王丫丫的绣鞋，疯狂地

抽打光溜溜的王丫丫。嘴里不清不楚地骂道：“妖精，叫你勾引人。”王丫丫已经失去先前哭喊的力气，任凭婆婆抽打，再也不出声。

俞家妮打累了，丢下绣鞋，走到呆大面前，呆大不看他们，在剥墙壁上的灰。

俞家妮摇摇头退出门。关照待在外面的女仆，谁敢说出去，扣一年工钿。

俞江水穿好衣，就像没事似的走出去。

王丫丫再也不肯吃喝，脸色苍白，迷惘失神，五天后气息奄奄，俞家一看慌了，急忙差人叫计因前来，劝说女儿。

计因从王丫丫伤痕累累的脸上看出，王丫丫遭暴打，但王丫丫绝不肯对计因吐露一句真话。任凭计因搜肠刮肚说尽好话，王丫丫就是死不开口。计因向俞家人了解事情的原委。俞家人没有一个敢向她诉实情。俞家财大势大，原本计因以为靠着俞家，女儿进门会享受不尽荣华富贵，却不料弱小的女儿，如稚嫩小草，被北风一刮就倒了。

王丫丫一句话都不留，离开了这个混浊的世界。对于计因来说，她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此时方后悔害了女儿，痛心疾首，神魂俱乱。计因虽然不知道女儿死的具体详情，但她明白，女儿死于非命。

计因毕竟是计因，她和俞家吵、与俞家闹，但是在俞家五百两白银面前，又像被霜打的芦苇一样，垂下了头，最后答应不再追究王丫丫的死因。她安慰自己：女儿虽然死得蹊跷，但追下去，她也不能复生。

叶坤观那段时光还在外地习武，等他回来，姐姐王丫丫已经不能与他碰面了。因为姐姐的死，使他对舅姆产生怨言，如果不是舅姆贪财，姐姐怎会嫁到俞家？事已至

此，无力回天，他只能在姐姐坟地放声大哭，转而忌恨俞家，发誓有朝一日要为姐姐报仇。

俞家和叶家关系一直很僵，做花事，叶家也不上门请俞家。叶百世遭绑架后，从疤头嘴里听到一些话，叶百世曾猜测过俞家，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凭空猜测，无法确认；何况俞家是官宦之家，难告。

这段时间，姑苏城里战事颇多，朱元璋的大将徐达率军攻打张士诚，俞江永以身体不好为由，在家休养观望。

叶家做花事，提早一天鼓乐声震天响。俞江永来了气，这叶家摆什么阔！

俞青妹想过去看看，闺房生活太寂寞，叶家的花事，热闹非凡，而且年年翻新花样。看花事有男也有女，自己出去看看有什么不可！她向母亲俞家妮提出。俞家妮也认为女孩子爱花是天性，看看未尝不可。俞江永被鼓乐声搅得心绪纷乱，如果不让女儿过去，他也锁不住女儿的心，何况俞家妮已经答应，只好默许。

俞家花园到水花园只隔一条后港河，东西二面都有石桥，十分方便。

俞青妹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已到了婚嫁年龄，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母亲舍不得她远嫁，让她在当地选择乘龙快婿。俞青妹是张家不就，李家不成，一个个都不中意。一日心中烦闷，就在自家花园的楼上远望，见水花园里的醉花楼内有一男子正在埋头读书，从背影判断像是叶骑门，着人一打听，正是叶家大公子。她怦然心动，春心荡漾。自此常窥探其读书，心向往之……

现在，俞青妹带了呆大、女仆一起到叶家看花事。

水花园自建好后，每年谷雨节后，都要做花事，这是

叶家比过年过节还要热闹的一天，大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镇行人皆若狂”。镇民徜徉于花海中，指点名花，平添几多风雅和乐趣。此时桃李正芳，牡丹娇艳。

同里镇上大户人家都有种牡丹的习惯，但要数水花园的牡丹名气最大，品种之多可冠水乡，这些品种都从全国各地及番外采集而来，尤其引人。

园内的牡丹花色有红、绿、白、黄、黑、蓝、紫、复色，其中尤以红色占多，红的花系有绣桃花、满院芙蓉、红霞、小叶红、戏金、玉面桃花、诗品红、映金红、状元红、花缨、大瓣红、文公红；绿的花系有绿幕、绿玉、荷花绿、豆绿、春水绿波；白的花系有玉白、天鹅绒、香玉、雪莲、水晶球；黄的花系有姚黄、古铜颜、黄鹤翎、金玉磐；黑的花系有黑花魁、黑撒金、砚墨、墨玉、墨紫绒金、深黑；蓝的花系有鹤望蓝、水晶蓝、垂头蓝、紫蓝魁、迟蓝、玉翠蓝；紫的花系有紫红玲、藤花紫、棒盛子、稀叶紫、紫绣球、紫金盘；另外还有复色花系有二乔、种生花、大叶蝴蝶、蓝线界玉、天香湛露、小叶花蝴蝶。

有的牡丹是经移植的几百年古木珍品，一开就是几百朵，红一片、紫一群，粉一簇，霸气十足，蔚为大观。

牡丹一般都种在距离地面一公尺左右的花坛中，水花园内几十只花坛一字排开，几株老干足有儿童手臂般粗，高过屋檐，其余的也有一人高低，真是花团锦簇，嫩白妖红，争奇斗妍。难怪有人在园中墙上题了二首同题诗《牡丹》：

园前春陇绿无垠，园内花光更撩人。

俪白妃红三百朵，此地占尽洛阳春。

天下名花数牡丹，一园皆放满城芳。

四朋贵客花间醉，忘却主家是叶郎。

牡丹花开只有十至二十天，花盛期只有三五天。花匠浇水降温，想尽办法。延长观赏期。

水花园做花事时，前后门敞开，镇上不分长幼、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都可以进门赏花，伫足细品，除赏花外，还看各种社戏。叶家外请了戏班子，一般都演地方剧种，如昆剧、评弹和同里当地的“什锦吴书”宣卷。叶骑门当场为乡民写对联奉送，如：

春风春光春景日日美
新苗新花新果处处香

乃文乃武乃寿
如竹如梅如松

祥光临福地
喜气满新居

花香入室春风霭
瑞气盈门淑景新

俞青妹站在叶骑门面前，也一个劲地赞叹：“好，佳对！”她想引起叶骑门的注意。

其实叶骑门早就注意到俞家花园来的这支浩大“队伍”。但他自顾低头写对联，不拿正眼看俞青妹，她内心酸涩！

俞青妹指使呆大和女仆为她折些牡丹花来，不一会儿就折了一大捧。

俞青妹把折来的大朵牡丹捧向叶骑门，正在埋头写

对联的叶骑门，一见有人折花，十分恼怒：“谁折好花？”

俞青妹道：“我。”

叶骑门斥责道：“你为什么折花？”

俞青妹说：“等人散去了，我自会向你解释。”

俞青妹折花，引起镇民极大不满，但一看是俞家一对儿女，不由小声嘀咕：“俞家作事损阴德。”

俞青妹见镇民离开了，再次捧花送到叶骑门面前，丢下一句话：“我为什么不摘其他人家的花，偏摘你家的花？”她脸一红，丢下花，快步离开。

众女仆并没有听清俞青妹与叶骑门说了句什么话。叶骑门听清了，拿起花，盯着她的背影，苦笑。

俞青妹身边女仆讨好地说：“他在对你笑呢！”俞青妹抬起头，向叶骑门丢去一个媚眼。

叶骑门赶紧收回目光，低头写字，不再理她。

俞青妹回家后，心中不平静，一心只等叶骑门有什么好消息来，但是几天过去，一点动静也没有。她尤感无聊，不能排遣，心中翻腾：我与叶骑门隔墙难见，咫尺天涯；韶光无几，转瞬将逝；何不写首诗与他，试探他的心情？她提笔作了《无题》二绝：

好花枝折驾心云，春色三分剩几分？
盼到花期春已暮，仍愁风雨不同群。

有心待月盼朝云，挽住春花留十分。
惟你相驰千里共，牡丹共赏不离群。

俞青妹写好诗，让一个叫小应的丫环送到水花园，交给叶骑门。叶骑门看后，明白俞青妹的心思，但无奈自己不中意，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附诗一首相劝：

良辰恰好赏花朝，入眼春光已富饶。

请你择花攀另树，枝千节万亦生娇。

叶骑门交付小应，让她带回给俞青妹。

俞青妹看了叶骑门的诗，大哭一场。俞青妹不甘心，让母亲俞家妮差镇上有名的姚媒婆去叶家说亲。姚媒婆这张嘴，撮合过好多对夫妇。

俞家妮回头将俞青妹的话对俞江永一说。俞江永觉得奇怪，宝贝女儿为什么偏偏看中冤家对头呢？是看中叶家的人，还是看中叶家的财？不过凭心而论，叶家财力远远超过自己，俞青妹嫁过去，这一生也不亏待。想到这些，俞江永也就同意了。

姚媒婆回报，叶公子不想谈婚论嫁。俞江永一听气不平：俞家乃堂堂官宦之户，竟遭这等拒绝！真是脸面丢尽……不领情就不领情，想办法治治这狂妄小子。

俞家妮发现俞青妹常暗自眺望水花园，看叶骑门读书。她苦劝俞青妹。

但是俞青妹非叶骑门不嫁，恳求母亲再想办法。

俞家妮见俞青妹寝食不宁，十分心痛，只得按俞青妹的话托姚媒婆再上水花园提亲。

姚媒婆再进水花园时，王秀花直言：“我儿，已经有女相配。”姚媒婆以为王秀花婉言相拒：“没有听说叶公子订婚呀？”王秀花经不住追问，将叶骑门相中北舍陆家药铺陆三官之女陆翠珍之事说了。

姚媒婆回复俞家妮和俞青妹：“叶公子已经有婚配，叶家说不能委屈俞家小姐去做偏房。”

俞青妹一听，转身冲进闺房放声大哭。俞家妮劝慰，俞青妹冲着母亲叫喊：“都是你们，不早点，这个家，连

这种事也办不成，真没有脸面！”

俞江永冷冷地对女儿说：“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这种事得从长计议，成就成，不成就不成，有什么大不了的。”

俞家妮也劝：“叶家除了大公子外，还有二个义子。”

“不行，那二个不读书，粗俗难忍，怎可与我相配。”俞青妹擦着泪说。

“那你固然想到叶家做偏房？”俞江永态度极冷。

“不，我到叶家只能做大，不能做小。不如再到叶家去说，抢在北舍女之前成婚。”

俞家妮说：“这哪像我家女儿说的话？！”

姚媒婆更急，偏房之说是她临时想出来的，叶家可没这么提。现在俞家小姐还要进一步，不做偏房，抢先做正房。俞家小姐要嫁叶家公子，好像是烂冬瓜买不掉，急吼吼找主家。姚媒婆还没有遇到这种死皮赖脸的小姐。

姚媒婆哪怕真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把活的说成死的，这桩婚事，她还真是连连碰壁。叶家横竖不同意娶俞家女。

姚媒婆灰溜溜地答复俞家。

俞青妹内心痛苦，愁眉锁眼；她认为父母不理解她，不为她出力。俞青妹唯一的办法是烧香拜佛，祈求神灵的保佑。

事真凑巧，当陆翠珍和蓉儿走近俞家花园时，俞青妹和众女仆从外面烧香归来，俞青妹自从听得叶骑门将和北舍陆翠珍订婚后，心中倍受煎熬，近来在镇区各个寺庙里烧香拜佛，寻求解脱。此时她撩开轿帘探出头来，见自家门前站着二个模样俊俏的女子，也顾不得什么，下轿了。

陆翠珍和蓉儿见轿车中走出个小姐，笑脸迎上：“小姐，请问水花园往哪走？”

“水花园？”俞青妹朝二个女子打量一下，问：“二

位什么地方来？”

蓉儿道：“北舍。”

俞青妹又问：“北舍陆家药铺可知道？”

陆翠珍一怔，回答道：“我们正是。”

俞青妹也一怔，眼前这个小姐模样的人就是陆翠珍？她不露声色，内心七上八下。

俞青妹又问：“你就是陆翠珍？”

“正是！”陆翠珍答，同时觉得奇怪，她怎会叫得出自己的名字？问，“你怎会知道我的姓名？”

“我还知道你将和叶骑门订婚！”俞青妹说这话时，整个人在发颤。她恨啊，这个陆翠珍把她心中人夺走了，但表面上还装着笑。

陆翠珍脸一红，低下头。

“走吧，进去再说。”俞青妹一心想摸清眼前这个陆翠珍的情况，然后再想法夺其未婚夫。

“怎么，这里就是水花园？”陆翠珍睁大眼睛问俞青妹。

“正是。”

“叶公……”陆翠珍想问叶公子在吗，话一出口，脸红了，想马上改口。

俞青妹听得真切，回答：“叶公病在床，儿子叶骑门在。”

陆翠珍一听，认为已经找对户头：“那麻烦你通报叶骑门，就说北舍陆翠珍在此恭候。”

“既然是陆小姐，还用通报吗？里面请！”俞青妹引领二人进门。众女仆后面紧紧跟着，虽然知道自家小姐在诓骗二个女子，但谁也不敢多嘴。

俞青妹把陆翠珍和蓉儿领到迎宾女客楼中，与她闺房一墙之隔。她煞有介事地对二人说：“叶骑门今天不在家，

你们住下就是了。”“那么伯母在吗？我们想看看伯母。”

俞青妹说：“天晚了，伯母已经睡下了，明天再说吧。”

“你是谁？是叶骑门的什么人？”

“我……我是他的妹妹。”

“妹妹？我没听他说过？”

“是……是表妹。”俞青妹有些慌乱，怕时间一长露出马脚，吩咐丫环，“小应、娟子快拿晚饭给二个充饥。”陆翠珍和蓉儿此刻感到肚子饥肠辘辘，听到用膳，向俞青妹表示感激。

俞青妹细察陆翠珍，对方容貌娇艳，如三月桃花般的水灵。虽然自己也不丑，但与她相比还是自惭形秽。眼前此女生得如此娇美，难怪叶公子一相就中，忌妒之情油然而生。现在，此女在我手中，何不趁机阻止他们相见。只要不让他们相见，我和叶骑门的婚事，就可以再争取。

这真是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

俞青妹一心想着心事。

陆翠珍见对方对自己冷淡下来，不知为何事？她也不多说了，觉得很累，想早些休息。

恰巧俞青妹也想退出，双方一番寒暄，俞青妹出了迎宾楼。陆翠珍和蓉儿睡下不说。

且说俞青妹出得迎宾楼，就往父母院中走去。

朱元璋的兵力围困平江张士诚，俞江永索性一直装病在家休养，连妻子俞家妮也不知他心中琢磨什么？

俞江永见女儿嘟着嘴，问：“是烧香遇到什么事吗？”

俞青妹说“不是，是烧香回来，见到了陆翠珍。”

“陆翠珍是谁？”俞江永摸不着头脑。

“还会是谁，叶骑门相中的女子罢。”

“相中让他相中好了，与我女儿有何相干？”

“不，我要阻止他们相会，不然我和叶骑门的婚事就不能成功。”

“这……”

“爹，你在家总得帮帮我，我今天烧香时，正好抽到个上上签，莫非这回菩萨真的有眼，要相助我了。”俞青妹满脸带笑，兴奋异常。

俞江永早从妻子俞家妮嘴里知道女儿单相思之苦，这几天老见女儿不高兴，心中也烦。他劝女儿别理会叶骑门，他会想办法治治这不知好歹的小子。但女儿根本听不进，非嫁叶骑门不可。俞江永有时也怨自己命苦，家门不幸，生了个儿子是呆大；生了个女儿，还算标致，却也百般不顺。他想为女儿在平江城里找门亲，但妻子舍不得女儿远离。近处的小伙子，女儿千不中万不中就中一个叶骑门。叶骑门又偏偏不识抬举，不肯接纳！

俞江永在屋中来回踱步。他先前为造园之事恨叶百世，后来设计害叶百世，虽然没能如愿，但也让叶家够受，况且神不知鬼不觉，解了心中气；现在为女儿婚事，又恨叶骑门，叶家真是俞家的克星、大冤家。俞江永知道女儿的脾气。想了想也就点头了：“好吧，爹依你。”他在心中琢磨，即使女儿得不到叶骑门，也不能让叶骑门顺顺利利地结婚。

“真的！”俞青妹听后，一脸愉快，然后双手一合“菩萨保佑！”

俞家妮小心地叮嘱：“你可千万不要将事闹大，弄出人命来。”

“娘，放心。”

俞青妹将主意打在了俞呆大身上。只要让呆大与陆翠珍

睡一晚，消息一传到外面，叶骑门是否肯留下“失贞”的陆翠珍？就很难说。

俞家妮听了，担忧地问俞江永：“可以吗！”

俞江永想了一下说：“我看此事不可向外宣扬，万一宣扬出去，北舍陆家人和叶骑门找上门来怎么办？”

俞青妹和俞家妮想想，也是。

俞江永如此这般地对母女传授起来。

第七章

遭诬骗二女困俞家 强横蛮翠珍珠嫁呆大

俞家孤意生邪念，颇用心思二女沦。
乱点嫦娥鸳鸯谱，移花接木昧良心。

入夜，俞青妹带人来到呆大卧室。

呆大睡意正浓，被硬推醒。他睡眼惺忪坐起身，俞青妹对呆大说：“哥，今晚妹帮你成亲。”呆大看着俞青妹，一脸的不高兴，对上来撵他的人一推：“哼……困……困……”说着一头又倒在床上。

众人见呆大赤着膊，穿了条睡裤，七手八脚帮呆大找衣穿，俞青妹道：“慢，衣服不要穿，拿条棉被裹着，把他扛到迎宾楼。”二个家丁把呆大卷在被子里扛走。

迎宾楼里，陆翠珍和蓉儿坐了半天的船，也累了，睡得很死，没提防俞青妹领人开门进来做手脚。

俞青妹将陆翠珍轻轻往蓉儿身边推了推，然后指挥家丁将呆大放在陆翠珍身边，又蹑手蹑脚地出了门，上了锁。俞青妹关照家丁看守迎宾楼，不准里面三人随便出入，如有差错，一个不饶。

第二天，陆翠珍一觉醒来，发觉身边躺着个陌生男子，一惊，推醒蓉儿。

蓉儿一见，惊叫起来。

这一叫把俞呆大也惊醒了，呆大坐起身来。

蓉儿和陆翠珍吓得紧紧相抱，警戒地盯着俞呆大。

俞呆大好像对眼前二个女子不感兴趣，揉揉眼对她们说：“哼，起来，起来……尿，尿。”他抬起屁股，屁股下一团湿漉漉。

陆翠珍看出来，眼前的男子有智障。他往里床挪挪，陆翠珍和蓉儿赶紧跳下床，他挪到了陆翠珍和蓉儿让出来的地方，又睡下了。

陆翠珍思量，他是怎么进屋的，怎么睡在这里？

二人去开门，发觉门被反锁。叫了好一会，才有人来开。

俞家妮、俞青妹领了7、8个家丁走了进来。

俞青妹说“呀，哥，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你，昨晚我只是对你说了一句，北舍陆小姐住在我们家，没想到你就不安分了，夜里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居然和陆小姐睡在一起，你……你……真不要脸。想女人，也不能想到这个份上，也难怪，身边没有女人，一听到有女人，就不顾一切了。”

“我说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昨晚我们确实累了。也不知怎么，他会躺在身边，一夜相安无事，只是他尿床了。”陆翠珍说。

“尿床？”俞青妹走到床边，“床弄得这么脏，还相安无事？肯定一夜没睡好，本来领你们去见伯母，现在只得等等再说。”

俞家妮吩咐家丁换床单，自己领着裹了被子的呆大和俞青妹欲往外走。

陆翠珍带着蓉儿也想往外走，被家丁硬是推回室内。陆翠珍和蓉儿反抗着，叫着、闹着。俞青妹一看不行，返身对家丁说：“给我绑起来，不准离开这里半步。”

家丁捆住了陆翠珍和蓉儿，陆翠珍和蓉儿喊道：“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捆我们，让叶骑门来说清楚！”

俞青妹冷笑道：“叶骑门骗了你们，他已经娶了别的女人，你们死心吧！”

陆翠珍道：“瞎说，你骗人！”

俞青妹道：“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叶骑门有这样大的家业，为什么要娶你，做梦！”

陆翠珍：“见不着叶骑门，我不会相信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不让叶骑门来见我！”

俞家妮说：“这里我说了算，叶骑门也得听我的。先把你们二个的嘴堵了，省得你们乱说。”家丁听得，上前把陆翠珍和蓉儿的嘴也堵了。

俞家妮、俞青妹、呆大出了门，锁了门，门口留下看守家丁，然后走了。

陆翠珍和蓉儿虽然口不能说，但心里都明白：这回凶多吉少！

俞家妮见陆翠珍后，凭心而论，也认为陆翠珍长得不错，留在俞家做儿媳，委屈了她。但是俞家满意，所以也顾不得多想，要紧的是收住陆翠珍的心。

俞江永、俞家妮、俞青妹一起来见陆翠珍。俞江永让人给陆翠珍和蓉儿松了绑。

陆翠珍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们捆起来？叶骑门呢？让叶骑门过来，我有话说！”

俞江永说：“叶骑门不在！”

陆翠珍说：“别演戏了，这里根本不是水花园。”

俞江永说：“姑娘，你猜对了。”

陆翠珍紧问：“你们安的什么心？想把我们怎么样？”

俞江永斯条慢理地说：“姑娘别急，我们不会拿你怎么样。”

俞江永看着神情疲惫的陆翠珍和蓉儿，对家丁说：“去，拿饭来给她们吃。”

俞青妹轻轻吩咐家丁：“去叫小应和娟子过来，看守她们，外面你们把守，千万不能让她们出去。”家丁应声退出。

家丁拿来饭菜，丫环小应和娟子也来了。

俞江永再没有说什么，就和俞家妮、俞青妹退出。

俞江永见了陆翠珍后，也被陆翠珍的美貌所打动。此等女子，真所谓婀娜妩媚，秀色可餐。但他又明显感到留住陆翠珍的身，留不住陆翠珍的心。为了女儿的高兴，儿子的依靠，只好慢慢图之，对外严加封锁。

俞青妹看出父亲的意思，说：“要长期留下陆翠珍，给她改名换姓嫁给哥，对外严加看守。”

俞江永想想，也只有这样了。

俞江永如此这般将主意对母女俩说了，母女一致叫好！

再说陆翠珍和蓉儿见俞江永和俞青妹走出后，饿极的蓉儿，大口大口的吃起饭来，吃了二口不见陆翠珍动筷，蓉儿劝陆翠珍：“小姐，为什么不吃，他们越想饿死我们，我们就越要吃饱。”硬将饭碗塞进陆翠珍手中，陆翠珍也就慢慢吃起来。

蓉儿问二个丫环：“这里是什么地方？”

娟子慌乱地说：“不知道，你们问俞小姐。”

陆翠珍：“俞小姐？这里是俞府，刚才进来的是你家

老爷？”

“是。”娟子答。

“俞老爷？”陆翠珍问。

“是。”娟子答。

“俞家，不是叶家？”蓉儿紧接着问。

“求二位，别把我们害苦了。主家不让我们多嘴，你们不要再问了。”小应说。

陆翠珍心中已经清楚，自己闯错了门，误入俞家。

蓉儿已经吃完一大碗饭，回头还馋馋地看着陆翠珍那碗饭：“小姐你快吃吧。”陆翠珍将饭粒拨到蓉儿碗里，示意她再吃一点，然后和蓉儿一起吃起来。

陆翠珍望望室内二个丫环，走到门口借着洞眼往外看，室外有家丁把守，门上有把锁。陆翠珍知道自己被严加看守，无法离开。

俞青妹一天要来三、四趟。

陆翠珍说：“俞小姐，我是来找叶骑门的，不是来找你们俞家的，你们不能强扣民女。”

俞青妹说：“陆小姐，我本也不想留你们，可恨我哥自从和你睡了一觉，他硬是看上了你。”

陆翠珍道：“你不要骗人，你哥不是正常人，不要拿他当挡箭牌。”

俞青妹道：“是的，不骗你，我哥是低能，但不傻。要不是我阻挡他，说不定，这几个晚上他都要到这里来睡觉。现在他寻死觅活的，父母没办法，只得委屈你们等些日子，等他死了这个念头，就放你们出去。再说，陆小姐和我哥睡觉的事，也不知哪个该死的家丁传出去。听说叶骑门正在气头上，等他平平气，你们才可找他。”

陆翠珍没有提防俞青妹说出这些，发觉事态严重了。自己真是一不小心陷入囹圄，如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俞青妹又说：“人言可畏，正所谓‘三口成虎，千夫揉椎，众口所移，无翼而飞’……”

俞青妹见陆翠珍脸色越来越难看，感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幸灾乐祸地离开了。

俞江永和俞家妮来了，夫妇俩是来说服陆翠珍嫁呆大的。俞家妮说：“陆小姐，你既然和我呆儿睡过一床，如今就顺了他吧！”

陆翠珍回答道：“我已经许配叶家，怎能再做你家儿媳？！”

俞江永道：“陆翠珍小姐。我听说你和叶骑门只是提亲，还没订婚。”

陆翠珍道：“只是个时间问题。”

俞江永说：“我俞家家产虽然不及叶家，但我俞家的地位是叶家不及的。”

陆翠珍白了俞江永一眼，反问道：“俞家什么地位？”

俞江永说：“世代官宦，书香门第。”

陆翠珍道：“好个世代官宦、书香门第，专干拐骗囚禁民女的好事？”

俞江永没想到被如此抢白，指着陆翠珍：“你、你……”

俞家妮帮腔道：“陆翠珍小姐，既然你已经进了俞家门，又和我呆儿睡过觉，传出去，叶骑门也是有想法的。”

陆翠珍冷笑一声：“我就是进不了叶家门，也决不留在你俞家。”

俞江永道：“别这样，我有办法，让别人相信以前的

陆翠珍已经死了，改嫁我儿的，是另一个叫俞美凤的姑娘。”

陆翠珍：“卑鄙，我宁死不从！”

俞江永：“陆翠珍小姐，何必呢？”

陆翠珍：“你们可以不放我，但我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之命。”

俞江永道：“随便你。但有一条，你活着出不了俞家门。”

等俞江永夫妇一走，陆翠珍和蓉儿抱成一团痛哭。

蓉儿说：“小姐，都是奴婢不好，早知如此，当初真不该劝你出走。”

陆翠珍叹道：“嗨，也是我命苦，不能怪你，在家不得安宁，出外又遇虎狼。”

入夜，陆翠珍和蓉儿不能入睡。看守她俩的二个丫环，小应和娟子倒是在另一角睡着了。

陆翠珍和蓉儿说：“好妹妹，我们不能在此等死，我们要逃。”

蓉儿问：“里外都是他们的人，我们不熟悉路，怎么逃？”

陆翠珍指指窗口说：“这儿逃。”

蓉儿哭丧着说：“这是楼上，我们二个女子，没有一点武功，逃不出去！”

陆翠珍说：“有办法！”说着，她和蓉儿将床上的被子撕成一条条带子，然后接起来成了一根长绳，她将一头系在室内的柱子上，另一头甩出窗外。

蓉儿一见，喜出望外。陆翠珍示意她小声，屋里还有二个俞家丫环。蓉儿会意，移油盏灯至窗前。

陆翠珍说：“绳子牢度不够，我们只能一个人先下去。”

蓉儿说：“小姐，你先下。”

陆翠珍说：“不，你先下。”

二人谦让着，陆翠珍怕弄出声响，不再坚持，同意自己先下。陆翠珍艰难地一步步下去，终于接近地面。

蓉儿在楼上接到绳子抖二下的信号，知道陆翠珍已经下地。蓉儿马上抓住绳子，也从窗口爬下去。

这是条旧被单，牢度不够，再加上蓉儿急了点，在她刚爬出窗口时，绳子突然断裂，蓉儿发出一声惨叫：“啊……”重重地摔向地面。

楼上二个丫环被惊醒，借着灯火，发现窗户大开，室内二个人不见了，窗前留下一段被带绳，大惊！叫唤起来：“不好了，她们逃走了，不好了……”声音特别刺耳。

楼下，蓉儿痛苦地呻吟，陆翠珍紧紧抱住蓉儿“蓉儿，蓉儿……”蓉儿说：“小姐……我走不了了……你趁俞家人还没有来……快逃走……”陆翠珍道：“要走，我俩一起走！”蓉儿说：“小姐，我的腿不听使唤，举不起来。”陆翠珍紧紧抱着蓉儿：“好妹妹，不怕，有我呢。”蓉儿听到喊声，对陆翠珍说：“小姐，你快去找叶骑门，晚了，我们一个也走不了。”陆翠珍说：“蓉儿，我不会一个人走。”

俞家的家丁来了，等一会儿，俞青妹也来了。俞青妹见蓉儿站不起，明白了。笑笑说：“逞什么强呢？”她对家丁说：“抬她进屋！”

蓉儿被抬进了屋，她腿疼痛难忍，陆翠珍借着灯光为蓉儿检查：“大腿骨折。”陆翠珍忙为她牵引正位，楼上那段被带绳，用来捆绑夹板了。

这边陆翠珍在忙碌，那边俞青妹在训斥小应和娟子：“二个死人，差点让她俩逃了。现在开始，你们二个人只准轮流

睡。”俞青妹又吩咐家丁几句，才退出。

蓉儿擦着泪。

陆翠珍问：“怎么？”

蓉儿说：“小姐，都是奴婢不好，害你没逃成。”

陆翠珍为蓉儿开了药方，嘱咐二个丫环，明天去抓点药。

第二天，俞青妹来了，二个丫环把药方给俞青妹。俞青妹接过陆翠珍开的药方：“想不到，陆小姐还会看病？”

蓉儿忍着痛说：“你别小瞧了我家小姐，她可是什么病都会治。”

陆翠珍：“蓉儿，我黑心病不会治！”

俞青妹也不恼，对陆翠珍说：“陆小姐，你将下面的签名划去，改写俞美凤，否则就不准抓药。”

“卑鄙！”陆翠珍骂道。

“哼！”俞青妹得意地冷笑一声。

为了蓉儿的腿，陆翠珍没有办法，只得改写。

蓉儿指桑骂槐：“小姐，有的人只会干卑鄙的事，正经的事不会干。”

俞青妹在屋内转来转去，她说：“等会儿，我爹爹和娘要来看你们。”

果然不一会儿，俞江永和俞家妮来了。

俞江永阴险地对陆翠珍说：“陆小姐想逃出俞家，暂时还没本事吧。你看人没逃走，腿断了。”

陆翠珍和蓉儿一言不发。

俞江永道：“陆小姐，趁我在家的这几天，我帮你和我儿完婚。这事成也成，不成也得成。”

俞家妮补充道：“老爷的意见听明白了吗，如果你软的不吃，俞家就来硬的。到时可别怪我俞家不客气。”

陆翠珍道：“休想！”

俞江永道：“难道你也想和丫环一样，断条腿？”

“断条腿和断条命都是我自己的事。”陆翠珍狠狠的说。

俞江永恶狠狠地说：“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五天后成婚。否则就别怪我。”俞江永说完招呼家人跟随他一起走了。

陆翠珍闷闷地坐了一会儿，对蓉儿说：“好妹妹，看来我是难逃一死，俞家人不会放过我。”

蓉儿哭了：“小姐……”

二人抱头痛哭。

陆翠珍道：“好妹妹，我死后，你也不能幸免于难，因为你知道事情的原委，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小姐，只要和你死在一起，我心甘。”蓉儿说。

陆翠珍又将俞家拿来的被单撕了。陆翠珍系了根绳子，爬上凳挂上梁。小应和娟子姑娘慌忙上前抢带子：“陆小姐，你可使不得。”

陆翠珍白了二个丫环一眼：“不让我上吊，我也不想活……”说着就一头向柱上撞去……

二个丫环死命拉陆翠珍。蓉儿也不顾腿伤，扑了过来。陆翠珍忙过来扶住蓉儿，陆翠珍和蓉儿又哭作一团。

蓉儿对陆翠珍道：“小姐，你万万不能啊……”

丫环小应向娟子使了个眼色，娟子叫开门。

不一会儿，娟子喊来了俞青妹。俞青妹说：“哟，寻死，何苦呢？”陆翠珍和蓉儿对着俞青妹怒目而睁。

俞青妹避开她们的眼睛，说：“我带我哥来看你们。”

陆翠珍和蓉儿发现，俞青妹背后还跟着个呆大。说实话，那天早晨由于慌乱，陆翠珍和蓉儿都没有仔细端详呆大，这会儿陆翠珍倒认真看了看呆大。呆大白白胖胖，斜

着一双眼，嘴巴半张着，模样似笑非笑，十分丑陋。

呆大见了陆翠珍和蓉儿，伸手前来摸陆翠珍，陆翠珍手一甩，对他一个白眼，呆大哼哼地缩回了手。

俞青妹让他叫陆翠珍“姐姐”，他就一个劲地叫：“哼……姐姐，哼，姐姐……”呆大比俞青妹大7岁，发育迟缓，20多岁的人看不出实际年龄，说他是俞青妹的弟弟也有人信。

俞家妮也来了，带了二个丫环，丫环手托盘扁，盘扁里放着小姐服饰和丫环服饰，还有一套精致的头饰。她说：“陆翠珍不要想不开，我俞家的家底也不会比叶家差多少，你应承了这门亲事，自有你的荣华富贵享。”说着她眼一使，她的贴身丫环把二盘衣服和头饰品放桌上了。

陆翠珍冷冷一笑：“谁稀罕这些。”头一别，看也不看。

呆大走上前：“哼，姐姐，你戴呀……”说着动手抓起一只头饰，想帮陆翠珍戴。陆翠珍狠狠地睥睨着他，呆大收敛了傻笑，将头饰顶在自己的脑门上，一走动，头饰就掉在地下。呆大拾起，顺手就往楼窗外一扔：“不戴。”

俞家妮还没反应过来，呆大已经抓起陆翠珍门前的盘扁，也往楼下一扔。俞家妮急喊：“你这个败家子。”呆大又去抓另一盘扁，被二个丫环夺下。

俞家妮白了呆大一眼：“你呀，娘不管你了。”她对丫环说，“快帮我到楼下找回金钗。”她带着二个丫环拿着剩下的盘扁，出了门……

陆翠珍忍俊不禁，这是她这几天来第一次放松情绪，想笑。

面目丑态无表情地呆大和打扮得还算标致的俞青妹站在一起，陆翠珍却觉得这一丑一美正好颠个倒，这个扭曲了思维和形象的男子，要比这个思维正常和外表端庄的女子来得纯洁，至少这个男子脑袋里装不进害人的毒计，和他相处要比和

她相处安全得多。

陆翠珍刚才的一丝笑意，没有逃脱俞青妹的眼睛，她抓住机会对陆翠珍道：“陆小姐，我不骗你，我哥是个低能，他不会伤害你的。有时他发起凶来，只要一吓唬，他就老实了。家门不幸，听娘说，生下来时，好好的，后来大病一场，成了这样。”

陆翠珍不理俞青妹，俞青妹一个人自说自话了一会儿，带着呆大走了。临走，她关照二个丫环看紧点，并检查了门锁，关照了看门人。

俞青妹一走。蓉儿对俞家二个丫环喝道：“你们走远点，我有话对我家小姐说。”

二个丫环果然退到一角。

蓉儿于是小声对陆翠珍说：“小姐，奴婢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陆翠珍道：“但说无妨。”

蓉儿道：“既然俞家劝小姐嫁呆大，看来这呆大还是吓得住的，这样就好，对小姐的威胁就小，不如先答应了，暂且安下身，想办法再通知叶公子。”

“只怕我与叶公子今生难圆其梦。”

“小姐，你不是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我们慢慢再作道理。”

陆翠珍想了想，叹了口气：“我对不住爹娘，也对不住叶公子。”

蓉儿道：“小姐，都什么时候了，别想得太多，我们也该想法对付他们。”

“你说得也对，我们白白地死去，家人和叶骑门并不知道真相。”

“是啊，太便宜他们了。‘做鬼千年，不如在生一日’，要死，也得与他们拼个死活。”

“蓉儿，说得好。”

“小姐。从现在起奴婢和你不分开。等我腿好，我想办法溜出去报信。”蓉儿轻轻地说。

“嘘……”陆翠珍示意蓉儿轻点。她看看二个丫环，这二个丫环低着头，站在一角，好像并不在意她们讲什么，陆翠珍这才放心，轻轻对蓉儿说：“你的腿完全恢复，大约要五六个月。”

蓉儿轻轻叹口气，说：“唉，五六个月！”

陆翠珍说：“耐心等吧。”

蓉儿说：“我们二人，只要能出去一个人，将俞家拐人的丑事揭出去，总比白白死在这里强。”

“对，就这样。”陆翠珍情绪比原本好多了。

蓉儿的腿断了，精神很差，生活上遇到了不便，得仰仗陆翠珍的相助：“小姐，奴婢拖累你了，奴婢真该死，让你侍候我，而不是我侍候你了。”

陆翠珍宽慰她：“别说这些话，我们姐妹二人患难之交，分什么你、我、卑、尊。”

二个丫环也随时伸手前来帮忙。

第二天，俞江永前来询问陆翠珍意见如何？陆翠珍说：“我同意留下来，但附加了二个条件。”

“什么条件？”俞江永问。

“一是与呆大单独住一院落，丫环只要蓉儿；现在蓉儿腿不好，我侍候她，她好了后，由她侍候我们，别人不得入内；二是允许自己设诊看病。”

俞江永想了想，蓉儿腿断了，一时好不起来，同意陆

翠珍的第一个意见；但是让陆翠珍出头露脸设诊看病，就等于给了她外出的理由，当然不行！所以回答：“第一个条件我同意；第二个条件要改在我俞家内部设诊看病，不准对外，而且陆翠珍改名俞美凤，蓉儿改名俞菊芳。”

陆翠珍料到老奸巨猾的俞江永一下子难以接受第二个条件，为了再作打算，也就妥协了。

俞家妮又端来了那二只盘扁，那只被呆大扔掉的金头钗又重新拾回，外加几只头钗耳环，说是让陆小姐调换，二套崭新衣裤供陆翠珍和蓉儿换用。

陆翠珍和蓉儿刚刚换下旧衣裤，马上被人取走。陆翠珍绝对想不到，俞家拿了这些旧衣裤又去做手脚。

五天后，俞家为呆大简单地办了喜事。

俞家是防着水花园的人，主要是防叶骑门。生怕被叶骑门知道了，会闯出事来。呆大办喜事，陆翠珍也是主角，虽然喜事简办，但婚礼上的贺客还是多的。俞家人生怕陆翠珍在婚礼上叫喊，所以盖了红头盖的新娘，是临时用俞青妹身边的丫环小应替代。新婚夫妇拜堂送入洞房后。俞家人以“呆大怕闹”为由，赶走了闹洞房的贺客。

席终人散，俞家人才把假新娘和真新娘替换过。

陆翠珍和受了伤的蓉儿被软禁，此时被放了出来。

陆翠珍原本是想利用婚礼揭一揭俞家丑行，俞家早就意料到她这一招，防了她这一招。

蓉儿说：“小姐，等上五六个月也很快，晚上等呆大熟睡后，你还是下楼到我房中来睡，二人呆在一起，安全。”

陆翠珍说：“对，我就是想着这一着，才要单独院落。天一黑，我们将院落门一关，就没有人知道这里的事。”



囚禁在俞家

第八章

误上误叶母许婚姻
错中错俞女哭洞房

嫦娥出阁不回转，急刹月中相约人。

有妹趁机花烛补，叶哥恼怒不从婚。

俞呆大是第三次结婚了，作为紧邻的水花园人，被喜庆的礼乐所感染，都跑过去看热闹。

叶骑门没有去，他正为一件事伤透心。大约10多天前，北舍的陆小术来找他，问胞姐陆翠珍是否来过？叶骑门说没有。陆小术拿出陆翠珍临走时留下的一封信给叶骑门看，只见陆翠珍写道：

爹、娘：

女儿不孝，见你们为我而消瘦，内心不安，女儿已长大，寻思出诊去走走，暂时避开事非之地。我和蓉儿到同里水花园找叶公子去。日后再图报效！

不孝之女陆翠珍泣别

叶骑门顿时感觉事态严重。他根本就没有见到陆翠珍和蓉儿！他只能吩咐叶坤观和叶丛在水花园逐个人问一遍，得到的回答都是没见过。

陆小术失望而归。叶骑门也十分失落！此生好不容易找到了令他牵肠挂肚的女子，没料事情还没进展，人却突然消失，他连日里愁眉锁眼。

这日，陆家突然派人送讣告至叶家，说是陆翠珍已死亡。

叶骑门悲悲切切赶到北舍奔丧，这才弄明白陆翠珍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

陆三官让叶骑门看了一纸条，上面无名无姓，简单地写着：

两女已亡，尸体已埋。

陆三官告诉叶骑门，自陆翠珍出走后，陆三官和家人都很急，但是陆翠珍这次私奔，让陆家脸上无光。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陆家就是要寻找，也只能悄悄地进行。公开场合，只得隐忍无语。二天前的清晨，有人丢在药铺门前一包裹，解开一看，正是陆翠珍和蓉儿的衣裤。衣服已经撕破，血迹斑斑，里面夹着这张纸条。看着这些，陆家人不得不相信陆翠珍和蓉儿真是遭遇不测。陆翠珍的母亲李氏当即昏倒，陆奶奶也哭哭涕涕，陆三官和陆小术默默垂泪。

在陆家，叶骑门这个血性男儿抱头而泣。

林佣方得到消息，也来陆家，进门撞见叶骑门，他毫不客气地对着叶骑门吼道：“猫哭老鼠——假慈悲。这是一场阴谋，有人将陆翠珍藏起来或杀害了。”

所有的人都为之一震。

此刻的叶骑门不想与之论理，陆翠珍已去，他感到自己活着也没意思。他直后悔没能照顾好陆翠珍，节外生枝，一场美满的婚姻顷刻化为泡影。

倒是陆小术有些看不惯：“乌鸦嘴，乱说。他藏之、杀之干什么？”

陆家人泪水涟涟点点头。

尽管陆家人对叶骑门表示理解，但巨大的失落感还是袭击着叶骑门，他懊丧地离开陆家，回到水花园。

突然，隔壁俞家花园传来婚礼的喜庆乐声，相比之下愁上加愁。他绝对想不到陆翠珍和蓉儿会在隔壁的俞家花院内。

叶骑门心绪还没有平定，这边姚媒婆一趟趟进门：“听说叶公子新丧了贵人，不必难过。邻家有个俞青妹，人也不错，和叶郎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叶骑门哪听得进这番话，狠狠回拒：“去，本人没福份。”

计因自从女儿死后，有关女儿的死因还是风言风语传到她耳朵里，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俞家找俞家妮，女儿反正死了，她要到大街上去说出女儿死的真相。俞家妮顾全丈夫面子，只能向计因不断塞钱。四年中，计因如逢女儿的忌日，女儿的生日，女儿的大婚日，她都要上俞家，少说也走过十多趟，每趟都能得几十两白银。俞家不给银子，她不走，搞得俞家妮没办法。俞家妮真怕见她。

俞青妹因为和叶家联姻不成，倒想着计因了。计因与叶家有特殊关系，何不让她出面。

男女联姻，一般都是由男方主动，女方显示自己的尊贵，回答同意与不同意。而俞青妹已经顾不得脸面，颠倒了上门提亲，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她一定要成为叶骑门“叶震宗”女人。俞家母女一改平时的傲慢，再见计因。俞青妹、俞家妮满脸讨好，一口一个“亲家母。”计因不习惯俞家人这般“热情”，身上汗毛直竖，倒是俞青妹拿出一些珠宝，让计因两眼放光。

计因看看俞青妹，觉得她与叶骑门倒也门当户对，一方是大财主，一方是官宦家。女儿王丫丫当初也想攀财主，也

想攀高官，但是女儿命苦，一家不同意，一家搭上了性命。俞青妹不呆不残，通晓诗文，当然比女儿强多了，这桩婚事应该是可以了。

计因想到这里，骨头一轻，拍拍胸，对俞青妹说：“这事包在老身身上，事成后……小姐别忘了……”“这自然！”俞青妹自然领会计因的意思。

计因收了俞家的珠宝，回到水花园嘉荫院摆弄了一遍又一遍，心情倒也舒畅，计因现在住的嘉荫院，是叶家给叶坤观的，因为叶百世身体不好，叶坤观和叶丛轮流住在雨花院和天香院，照顾爹爹或陪伴大哥叶骑门，嘉荫院就住了计因。

计因请“外甥”到嘉荫院，要他去说服叶骑门和叶百世。叶坤观不愿意：“舅姆，你忘了死去的姐姐了，还想与俞家套近乎？”叶坤观自从姐姐死后，对俞家恨之人骨，对舅姆也有看法，他知道舅姆不会听他的。但他也不肯为舅姆出这种力，宁愿背上不孝之名。

计因没法说动叶坤观，只得自己出马找王秀花：“姐姐，我们与俞家本来是邻居，再说俞家小姐也不错。”

王秀花白了她一眼，任凭计因搜肠刮肚想尽办法，根本打动不了王秀花。

计因无法，只得如实对俞青妹说了。计因为俞青妹出了个主意，去搬倪林生。

俞家妮一拍大腿：“怎么没想到？”说起来，倪林生与俞家还有点沾亲带故，是俞家妮的一个远房伯伯。俞家妮就亲自出马，带上东西去请“伯伯”倪林生出马。

倪林生不爱管这等杂事，但听得俞家妮如此这般将女儿夸奖一番，又见俞家如此诚心，就同意试试。

倪林生并不是屈从俞家，他的脾气，什么人也不肯屈

从。他知晓二家的嫌隙，以为二家一联姻，仇家变亲家，岂非更好？这二家一家是他的远亲，一家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乐意做这个媒。

他本来好长时间没进水花园了，园林凝结着他的心血，他牵肠挂肚；自从叶百世被绑架后身体一直不好，茶馆里再也碰不上他了，他也想上水花园看看他。

倪林生来看叶百世，叶百世固然高兴。一番寒暄后，倪林生就提到叶骑门与俞青妹的婚事，他见叶百世脸立时不活络，知道对方心中不乐意，说：“人老无能，神老无灵，我试试做月老，不成功不要紧。”

但是边上的王秀花有了想法，她也为陆翠珍的突然死亡伤心至极，儿子不幸，小时候攀的娃娃亲才一年，对方就去世了，现在又轮到这种事。想来想去，她感到不如答应俞家的婚事，也许世上本没有称心如意的婚事，结了婚也就消了前嫌。但是碍于倪林生在，她没法说服叶百世。只得在一旁静听。

倪林生听叶百世说叶骑门并不乐意接受俞青妹，又因刚死去了北舍陆小姐，倒也劝叶百世不要勉强，并说自己不管这等杂事了，他不去回复俞家，俞家来问也会推说：没定。

倪林生一走，王秀花就将自己的想法对叶百世说了。叶百世起初听不进，但冷静下来一想，儿子也老大不小了，这不中那不中，恐怕真要担搁下去。自己身子不好，说不定随时要走人，俞家既然有诚意，不如就同意了吧。所以对王秀花说：“我听你的！”也就是同意王秀花的意见了。

姚媒婆又来了，王秀花不等姚媒婆开口，就说：“你去请瞎眼半仙来一次，我让他算一下我儿和俞青妹的生辰八字，如果测出来吉利，我们就同意婚事。”

姚媒婆一听，即刻就到镇上找半仙先生。姚媒婆虽然也视钱如命，但她懂得接媳妇嫁女，一进一出持平，舍不得银子，办不了事。半仙要是不肯帮她这个忙，大锭大锭银子就进不了她的口袋。她毫不犹豫将身上一只十两银锭塞给半仙，并将意图告知半仙。那瞎眼半仙犹豫片刻，对姚媒婆叮嘱：“按我测算下来，这二人排成乾坤四柱式，结婚三年内，必成不幸之怨偶，到时可别怪我！”姚媒婆说：“你只要将此事说成，别的你就别管了。”半仙点头，跟着来到水花园。

叶骑门和俞青妹同庚，半仙对王秀花说，叶骑门的吉祥方位是西、西北及北方，和俞青妹算是“称心如意”的，说得王秀花满心欢喜，当即与叶百世一起拍板同意婚事。

王秀花等半仙一走，就让人叫儿子来到跟前。

叶骑门自从北舍陆家回来，茶饭不思，人瘦了一圈。王秀花越加痛惜：“我儿，陆翠珍不在了，人死不能复生。你爹操持不了家业，娘的身子也越来越不行，爹娘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最放心不下的事，就是你的婚事。你也老大不小了，总不能因为陆翠珍亡故而一世不结婚。俞青妹这头的亲事，我们是同意了，就这样定吧。”

姚媒婆也道：“叶公子，你爹娘操劳了一世，如今创下水花园家业不容易，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不能让水花园的家业无人继承吧；再说你爹娘的身体不是太好，从这方面考虑，也算为他们‘冲喜’吧。”

叶骑门长叹一气，对王秀花说：“娘，不是儿不肯从命，实在是陆小姐死不见尸，若是陆小姐还活着，我怎好答应与别人成亲；若是陆小姐真的死了，她尸骨未寒，我就答应婚事，陆小姐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哪……”

王秀花说：“儿呀，你该振作精神。你与陆小姐只是

提亲，还没订婚，等下去不是个办法。为叶家着想，你不要再执拗了。”

叶骑门为难了，他想起和陆翠珍在一起时的山盟海誓：他是非陆翠珍不娶，陆翠珍也是非他不嫁。可是现在……一切全完了。

王秀花说：“儿呀，娘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找不着陆翠珍，就娶俞家小姐吧！”

叶骑门勉强答应三天后给娘个说法。

姚媒婆一见，心中暗暗高兴，看来这桩婚事十有八九成功了。这桩婚事成功，除了俞青妹高兴外，还有她最开心，那自然是看在钱面上，叶家给她小头，俞家给她大头；小头也不会少于二、三十两银子，大头呢，说不定五十两、一百两！姚媒婆一得到消息，脚底生风，飞也似地出了水花园进了俞家花园。两园相连，本来没有多少路，可姚媒婆还嫌不够近，恨不得一脚跨两园。

俞青妹听得姚媒婆的话，稍稍松了一口气。

为讨好叶家，俞青妹将家中所藏的“老参补酒”拿出，通过姚媒婆转到王秀花手中，她想尽快敲定这桩婚事。这三天里，她严防走漏陆翠珍的消息。

三天眨眼就过。叶骑门要在三天内找到陆翠珍，自然是不可能的。叶骑门当歌不语，对酒无欢，月下长叹，花前拭泪。提笔写下五绝诗一首：

异草随花放，其实不识春。

相知人远去，哪里觅佳音？

叶骑门虽然心中极不情愿和俞青妹结成夫妇，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他难以再违抗，三天后只得同意。

姚媒婆催促叶母订婚，下聘礼。

俞青妹这下算是松了一口气，一心规划着她的“美满婚姻。”

俞青妹要嫁叶骑门，尽管俞家十分谨慎，守口如瓶，但还是有风声走漏到陆翠珍耳中，这是个别家丁在看病时透露的。

陆翠珍此时才明白，这一切缘自一场阴谋，她是牺牲品。陆翠珍内心极度痛苦，一着不慎，后悔无穷……

呆大倒对陆翠珍服服贴贴，整天“哼哼”不停，陆翠珍成了他的“哼，姐姐”，有人教他唤“哼，娘子”，陆翠珍不让，所以仍唤“哼，姐姐。”

俞家妮见呆大有人照应了，“夫妇”俩还算默契，也就放下心，一心一意张罗女儿的婚事。

俞青妹正准备自己的婚礼，姚媒婆却给她带来了叶母病重的消息。俞青妹绝对想不到，叶母的病，她是脱不了的干系，也许“好心办坏事”，叶母本来消化功能差，又察觉儿子对婚姻的态度，心中郁闷，就拿出俞青妹送的滋补老参酒，想让身体快点利索起来；哪知适得其反，心中郁结更厉害，肚子胀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把一身力气几乎耗竭，回头来已是气息奄奄。

俞青妹听到，不当一回事，她给叶母送补酒，完全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如果叶母不幸去世，她就是叶家的女主人。她对姚媒婆说：“她本来是一身的病，阴间里召去，阳间里拉不住她。”

姚媒婆揣度出俞青妹的心思，说：“我们阳间里就得想法拉住她。这头亲事全仰仗她的主意，否则叶骑门不肯答应。若她一走，你还没过门，叶家父子主意一改变，他还可以另娶她人，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再说她一

走，按照乡间习俗，叶骑门得守孝3年，3年内不能成婚，等到3年期满，婚事还不知有没有希望。”

俞青妹一听姚媒婆说得有理，着急起来。但她转面一想，又高兴起来，乡间有个风俗，父母病危，可用子女成婚的大喜来“冲”，这叫做“冲喜。”叶母既然病危，可以速成与叶骑门的婚事。

姚媒婆想想也对，提腿就往水花园跑。她去找叶百世，叶百世现在只知道叹气，根本不接她的话茬；她只得去找叶骑门，叶骑门也不理她。姚媒婆自讨没趣。

叶骑门心烦意乱间，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陆三官。叶骑门手书一封，派叶丛去接陆三官前来。自己则寸步不离娘。

俞青妹听了姚媒婆的回话，知道“冲喜”叶家不同意。现在她心如火焚，叶母真的不行，3年内难保陆翠珍的事不会揭穿。叶母是她过门后的后台靠山，她在叶家还没有站稳脚，得凭借叶母的力量。所以，叶母万万不能在现在离开阳世！她急，更确切地说是为自己着急！

俞青妹决定去找陆翠珍，她对陆翠珍说：“美凤，我有个远房婶娘，最近身体不适，你给开点药。”

“怎么个不适法？”

俞青妹讲不清，请姚媒婆到陆翠珍这儿一一叙述。

姚媒婆多年的嘴上功夫，见了人话就多，她完全按俞青妹的意图回答，还添油加酱地将俞青妹的“好人品”描述一番：“青妹小姐就是孝顺，一心一意惦记着婶娘，前一阵还嘱托我带两瓶老参酒给她吃；可这婶娘无福消受，这几天茶饭不思，肚子胀痛得没了人样。吃了老参酒也无济于事，眼见快不行了，救救她吧！”

陆翠珍说：“把她接过来，或者我上她家看看。”

“不行，不行！”俞青妹急着插嘴：“婶娘家路远，你去不便；再说你做新娘不满三个月，三个月内新媳妇不能走人家。”对于这些乡规俚俗，陆翠珍是知道的，女子地位卑贱，尤其是新媳妇走了人家，人家就会晦气满门。

“对，对，美凤姑娘一定知道这些规矩。”姚媒婆急着阻拦。

陆翠珍听她俩一吹一唱，也不硬驳她们，她详细询问老参酒的情况。

俞青妹说：“爹爹拿回家的老参酒，藏在家中已经几年，说是很补的，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陆翠珍肚中转念头，这婶娘之病也许缘于这老参酒，如不及时排泄，也许真要憋出人命。她即刻开了清凉泻火之药，嘱姚媒婆如何用法，再三关照老参酒不能再吃了，吃下去不是补身而是送命！

听得陆翠珍如此之言，姚媒婆才明白，王秀花这病的祸根可能坏在老参酒上。她也怕王秀花出事，万一出事，即将到手的银子全成了泡影。

陆翠珍又关照：“若要救婶娘，每天来报知病情，然后再依病开药。”

俞青妹和姚媒婆连连点头。

俞青妹吩咐姚媒婆每天侍候病人，然后再向她和陆翠珍叙述病情，抓药煎药都由姚媒婆操持。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俞青妹对每张药方都要过目。她看不懂陆翠珍开的什么药，但她看得懂陆翠珍会不会在药方上做手脚，比如药方的签名。

王秀花这病，牵动好多人的心，除了叶家，还有俞家；虽然各怀各的心思，但都期盼她好。

陆三官前脚到，姚媒婆后脚抓了药也到了。

姚媒婆对叶骑门说：“青妹很急，她要我亲自为你娘熬药侍候。”

叶骑门却说：“我自会请人看病，不用这药。”

姚媒婆不认识陆三官，她认为自己手中拎的药是最好的：“这是青妹重金请来平江名医开的药，一吃就灵。”

陆三官听得平江名医，倒想看看这位名医用的是什么药，接过药包解开，不看则已，一看倒抽一口冷气，这是谁开的药方？用药的风格和陆家如出一辙，他想开的药，药包里已经有了，且药量也差不多。他问叶骑门平江名医是否前来为令堂看过病？叶骑门回答：“没有。”不曾为王秀花望诊切脉，不问因果，怎会开得如此准？他心里敬佩这位平江名医，果然医术高明，胜他一筹。

陆三官问姚媒婆：“敢问妈妈，哪位平江名医姓什么叫什么？”他想了解一下名医，将来有机会好切磋医术。

姚媒婆赶紧纠正：“不，不，没……没……我不知道！”

陆三官：“不知道？妈妈刚才明明说是平江名医。”

姚媒婆并不知晓俞美凤的底细，俞青妹对她说话遮遮掩掩，规定她，这，不许说，那，不许说。现在，她身边没有俞青妹，说话可以大胆一点，就说：“说是平江名医也未必，只是神了，年纪轻轻，医术了不得，而且是个女的。”

“年轻？女的？”

姚媒婆发现说漏了嘴，连忙摇手：“不知道，不知道！其实都是俞青妹操办的，得问她才是！”

陆三官见姚媒婆慌里慌张，问：“这些药是你抓的？”

姚媒婆点点头：“我不认字，是青妹交给我的。”

陆三官劝叶骑门：“叶公子，千万别拒绝这位妈妈的好意。”

此药基本上都是我想开的，只是缺了一味顶关键的药，还望妈妈再辛苦一下，去添置来。此药要后放，已有的药可以先拿去煎。”

叶骑门听得陆三官这样说，接了药，亲自去熬煎。

姚媒婆因为俞青妹嘱她专程侍候叶母，只要叶母病好，俞青妹自会重重有赏。陆三官让她去添一味要紧的药，一口应承。

姚媒婆前脚一走，陆三官就唤过叶骑门，二人都在为姚媒婆刚才无意间的一句话上了心事。

陆三官提出他想看看“平江名医”药方，只要见药方，就一切都明白了。

叶骑门点点头。

陆三官要叶骑门马上派人紧盯姚媒婆，看姚媒婆进哪家药店，这样他就可以想办法借看药方。他解释自己要姚媒婆去添置的药，其实无关紧要，是故意让姚媒婆走一趟的。

叶骑门马上派二个弟弟盯梢。叶坤观和叶丛追上姚媒婆，见她走进镇东的日升昌药店，不一会儿就拎了药包出来。

叶坤观让叶丛一路小跑，到水花园回复叶骑门，自己留下继续盯姚媒婆。

叶骑门听到叶丛来报，让叶丛领了陆三官去日升昌药店。

陆三官和叶丛出了门，见姚媒婆远远的过来，二人避让了。后面的叶坤观，简单向叶丛交待几句，跟姚媒婆回水花园。

到了日升昌药店，叶丛和日升昌药店的伙计熟悉，不用陆三官开口，他就借得姚媒婆留下的二张药单，一张是后来陆三官开的；另一方张签名是俞美凤。

陆三官这一看，惊得半晌合不拢嘴！什么俞美凤？平江名医？明明是女儿陆翠珍的笔迹！本来他就对陆翠珍的死，

觉得蹊跷！但是找不着根据，没法解释种种迹像。现在看来，这桩事真是弥天大谎，陆翠珍没有死，已经被人改名换姓，囚禁着。他强忍着悲愤，还掉药方，谢过药店伙计，和叶丛出了药店。

陆三官回到叶骑门处，忍不住声泪俱下：“陆翠珍活着。”陆三官将情况一讲，叶骑门也傻了，陆翠珍怎会是俞美凤？她竟然在自己眼门前，被人囚禁。莫不是找自己找错了门！？

陆三官关照叶骑门让叶母仍旧吃陆翠珍开的药，他说陆翠珍已经掌握了叶母的病情，但不可能知道叶母随时变化。他可以帮助调整药量；暗中了解陆翠珍的情况。顺便再调理身体不好的叶百世。

叶骑门听到陆翠珍还在人世，又悲又喜。悲的是，陆翠珍怎么会变成俞家儿媳；喜的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还在人世，只要活着，他就要将她夺回来。他横下一心，不管陆翠珍结果如何？他都会尽心呵护！

这一想，叶骑门坐不住了，一定要上俞家问个究竟，或者前去官府告状。陆三官叹道：“我也这么想，但我怕打草惊蛇，俞家是官宦的门户，碍于面子，他们就急于采取手段，或灭口，或藏之，让我们永远找不到。”

叶骑门想想也是。但是他和俞青妹的婚期越来越近，所以对陆三官说：“如果陆翠珍在，我要退掉与俞家的婚约。”

陆三官想了想：“你的心事我理解，退婚要有理由，找不出理由退婚，弄出许多烦恼来……你爹娘身体又虚弱，经受不住……我看你耐心点，不如将俞青妹娶上门，反倒可以利用她、牵制她，再将陆翠珍解脱出来。”

叶骑门想想有理，考虑病床上的爹娘，只得暂且忍让。

过了半个多月，王秀花的病情大有好转。叶母一直吃着陆翠珍开的药。

陆三官摇着铃铛，整天在俞家花园一带转悠，希望俞家人找他看病，走进俞家，面见女儿。没有人找他，他就到日升昌药店守候，除了姚媒婆外，他希望见到俞家花园内其他抓药人。几天后，守在药店门外的他，终于得到店内小伙计的暗示，他拦住抓了药已经离开的俞家家丁：“喂，这位客官，要不要请郎中？”

家丁向他看看：“不要，已经请了。”

“是谁身体不舒服？”

“不是我！是一起的伙计。”

“是不是请一个小女子看的？”

“正是！”

“这个小女子是俞家什么人？”

“你问我这些干什么？”家丁警觉地问。

陆三官看看四下无人，将一只十两银锭塞给家丁：“听说你家女郎中，看病很灵，你对她说‘北舍陆三官家母病了，消化不良，请她为我开一药方’。”

家丁看看陆三官：“你不也是郎中嘛，干吗找她？”

陆三官说：“我不会开这种方子，只要她肯开一张，就谢行了。”陆三官又塞给家丁十两银子。

家丁看看周围，犹豫了一下说：“告诉你，你不能告诉别人！”

“知道！”

“这个小女子是我们家的少奶奶，看病很神，但不准为外人看病。”

“你家的少爷是……”

“是个呆子。”

“呆……呆到何种程度？”陆三官虽然从叶骑门嘴里了解了俞家情况，但一旦真的听到确切消息，心中不忍。

“不好说……”

“会打人？”

“不会，没见他打少奶奶！不知少奶奶用什么办法，把个呆子管教得服服贴贴。”家丁“嘿嘿”一笑。

陆三官心中稍微定了下，又问：“少奶奶叫什么名字？”

“俞美凤！”

“原来的名字？”

“不知道！”

“少奶奶是怎么到俞家的？”

“听说是落难逃到俞家门口，俞家收留的！”

陆三官谢过家丁，答应第二天在此等候拿药方。

家丁回到俞家花园，请陆翠珍开药。家丁毕竟不敢破例为外人开药，只说自己消化不良，把陆三官要他说的话，吃掉一半。

陆三官第二天拿到药方，是一张普通的药方，明白家丁没有按自己的话说。但拿到药方，他也不再为难家丁。

陆三官将药方拿回给叶骑门看。

叶骑门见过陆翠珍开的药方，一眼就认出笔迹。

此时已经是十一月底，再过几天就是十二月初二，是俞青妹和叶骑门的结婚日。叶家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忙开了。

陆三官此时不想添乱，让叶骑门办了婚事再说。他在叶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还想参加叶骑门的婚礼，把儿子陆小术也召来了。

叶坤观、叶丛帮助叶骑门布置婚事。叶骑门无心顾

及，一心只等俞青妹一过门，抓住俞家的人质，然后考虑解救陆翠珍。

叶骑门结婚的正日，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凄风苦雨，肃穆清冷，枯叶飘零，花枝半折。叶骑门在喜庆日里，倚栏凝视，睹物思人，情绪转添。

不管怎样，叶家还是宾客盈门，十分热闹。

新娘并没有察觉，她盖着红头盖，看不清叶骑门的脸；当然看清了，她也度量不出叶骑门此刻的心事。所以新娘欢天喜地，莲步轻盈，十分庆幸自己的神机妙算。爹娘生下她时，就一再夸她聪明能干。她和那个呆哥哥，当然不能相比，老天爷将呆哥哥原本的聪明才华都投掷在她身上，让她占尽了爹娘的宠爱。现在又因为自己略施小计，嫁了个如意郎君，真是越想越心花怒放。

新婚之夜，夫妇入洞房。

杏花院内，叶丛按照叶骑门事先吩咐，婉辞闹新房客人。

贺客一走完，叶骑门挑开俞青妹的头盖。俞青妹正美得嘴也合不拢，羞答答的目光朝叶骑门射来。

四目一对视，俞青妹吓了一跳，面前是一张瞋目切齿的脸。

叶骑门道：“俞青妹，你老实告诉我，陆翠珍是不是在你家？”

俞青妹惊问：“你……你问这干什么？”

叶骑门道：“你别管，老实回答我。”

俞青妹哭了：“我……我偏不答你，新婚夜你问这个？”

叶骑门反唇相讥：“不为这个问题，你还进不得我们叶家门。你俞家偷梁换柱，让我娶你。”

俞青妹：“什么……你……”

叶骑门道：“我压根不想娶你，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俞青妹：“你别忘了，你的二个未过门的女人，都为你死去，你还要对我怎么样？”

叶骑门：“没有，陆翠珍没有死。”

俞青妹：“你胡说……”

叶骑门：“我情愿一世不娶，也决不娶你。”

俞青妹：“你冤枉人……凭证呢？”

叶骑门：“我可以拿凭证给你。”叶骑门出示那张药方。

俞青妹想不到自己这样严防，还有药方漏出来。但药方上明明写着俞美凤，她要赖说：“药方上明明是俞美凤，怎说是陆翠珍？”

叶骑门早有准备，他将陆小术带来的陆翠珍过去为母亲开的药方，拿出来给俞青妹看。俞青妹还是赖着不肯承认：“不是真的，是你们做的圈套。”

俞青妹又哭又喊，喉咙沙哑，精疲力竭。

叶骑门见俞青妹面对事实还不承认，气得将桌上放的同台饭用手一掀，“哗……”碗碎了，他一脚踢开门，一阵风吹进来，将台上点着的红烛吹灭了。

叶骑门走出杏花院，到天香院睡觉去了。

俞青妹傻了，新房内灭了红烛，碎了同台饭都是不好的婚姻预兆。她愣愣怔怔地坐在新房内，想不到这位平素斯斯文文的叶公子，会动手掀桌面。

过一会儿，有丫环前来重新点上红烛。她累极了，和衣睡在新床上。

第二天，水花园里议论纷纷，只有王秀花不知详情还喜气洋洋；同样蒙在鼓里的叶百世，不喜不怒，悠然自得。叶骑门自己不说，没人敢告诉他们。

第九章

因回门不遇心头人 故夜探欲救弱女子

痴情不变访佳女，二女俞家匿得深。

不肯罢休三兄弟，铤而走险闯毗邻。

第二天，陆三官父子从叶骑门嘴里得知，俞青妹根本不肯松口，叶骑门一点消息也没得到。陆三官只得劝叶骑门耐心点，慢慢从俞青妹身上打开缺口。

事实上他们父子也急得很。

水花园参加婚礼的客人还没有散尽，林佣方寻到水花园里来了。林佣方从陆奶奶嘴里打听到叶骑门大喜日，想那水花园的主人结婚，一定有利可图，至少可以大鱼大肉地填饱肚皮，所以厚着脸皮不请自到。

自陆翠珍失踪后，林佣方有一段时间没在陆家出现，他从陆家得到一箱银子，这段时间不缺钱花。

老鼠难留隔夜粮，林佣方有赌、嫖嗜好，银子最多，也是老鼠看仓，看得精光。

怡春院的春玉连骗带哄地说由她代管，放高利贷出去，等赚足钱，再痛痛快快地结婚，着实让林佣方高兴一阵。

春玉演戏结婚，假情假义，林佣方却识不破，心醉神迷，着了魔似地将银锭往春玉这里搬，春玉见了银锭，如同磁体遇铁，被深深吸引住。

林佣方赌输了钱，再去向春玉拿，春玉不给，说是放高利贷出去了，身边没有。这些银锭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让林佣方背气的是，过些日子，春玉果然从良，但不是跟他，而是跟了别人。

林佣方再去向春玉要回银锭，春玉死不承认：“你凭什么向我要银锭？”林佣方这才想起，被这妖精骗得连个收据也没打。自己诈陆家，春玉骗自己，一物降一物。林佣方一气之下，要和她拼命。但春玉此时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个人，那个男人，也是个横蛮人，举着拳头和林佣方较量。林佣方自认倒霉，仓皇逃出。真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

林佣方垂头丧气厚着脸皮再进陆家与陆奶奶“借”银子。陆奶奶一听，从来不动怒的她，也跺脚咒他：“好你个小冤家……为这箱银锭，你爷爷送了命，你……你……倒好，轻轻松松进贡给怡春院的妓女……”

陆奶奶气得浑身发颤。一箱百锭银元，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就像得了一座金山和银山，可以一世不愁吃喝，如果勤勉一点，还可以像叶家一样创下家业。可是这个败家子呢？她这回发了狠：“滚！从今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林佣方不甘心：“奶奶，当初翠珍要是答应了我，肯定不会死，我也不会落得这样。”

陆奶奶说：“幸亏老天长眼，没把翠珍嫁给你！”

林佣方道：“奶奶，别这样说，叶骑门才不是好人呢。”

陆奶奶说：“你和叶骑门不能比，就像驮驮千斤，蚁负粒米。你是小人，人家才是规矩人，好人有好福，这几天就是他的大喜日，三官父子已经去贺喜了。”陆奶奶一改平时对待林佣方的态度，故意气气林佣方。

林佣方听话听音，知道要不到银子，不如想办法到水花园诈钱。他转身想走，却被陆奶奶喊住：“你的眉毛，怎么一边秃了？”

林佣方诡秘一笑：“奶奶，你不给我钱，我只得卖眉毛弄钱。”

“你的眉毛也值钱？”

林佣方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满奶奶说，前日想钱想得慌，遇到一个理发匠，我就把他喊过来理发。我让理发匠剃去眉毛，理发匠照着做了。可是刚剃去了一边的眉毛，我就嚷起来，‘理发的，哪有损人眉宇的？’我扭身要他去见官。他向我求饶，以一两银子了结。”

陆奶奶听完，说：“你真是作孽！……那你怎么秃一边的眉毛，而不是全秃呢？”林佣方又一笑，说：“这奶奶就不懂了，这一边留着，等我再想要钱的时候再剃。”

陆奶奶摇摇头，深觉眼前这个人无药可救到了极顶。

林佣方得意地说：“奶奶，‘秃眉’就是‘秀眉’，你想‘秃’字的屁股略微弯转就是‘秀’了。我就喜欢秃。”

陆奶奶不理他了，赶他走：“滚！”

林佣方走出陆家药铺，寻到水花园。

陆三官父子见到林佣方前来，一脸怒容，懒得理他，再见他一边有眉毛，一边秃眉毛，甚感恶心。那林佣方皮笑肉不笑，嘻嘻地走到陆三官父子跟前，灵机一动，找了个借口：“奶奶病了，叫你们回去！”林佣方嘻笑着，似真似假，陆三

官父子摸不透，问了句：“当真？”林佣方特地用手指指眉毛：“以此为凭，这叫火烧眉毛来找你。”

陆三官信以为真，吩咐儿子，“那我回去，你就呆在这。”“不，让你们都回去。”林佣方索性骗个彻底。

陆三官想自己出来一段时间了，兴许母亲在家真的忧闷出病来，自己只顾女儿，忘了母亲，实在理屈。再说这几日叶骑门成亲，陆翠珍的事插不上手，只得再耐心等等。父子俩就一起回了北舍。

陆三官父子一走，叶骑门心中着慌，他要寻找陆翠珍，最好有个陆翠珍的娘家人。但是陆奶奶身体不好，他无法强留陆家父子。叶骑门看了看林佣方，林佣方虽然是冤家对头，也算是陆家亲戚，让他在场确认陆翠珍，想来也是可以的。叶骑门这样一想，就客气地将林佣方唤作林公子，并送了二十两碎银与他，让他暂且帮助叶家办事！

林佣方还没有开口，就得银子，乐不可支，真是运气好，绊倒了也能拾元宝。谁说财富处处有，不上懒人手？自己懒人就是有懒福。他支开陆家父子，目的就是填肚子和要银子，既然不用开口，轻易而得，他也乐得做一回“君子”：“早知叶公子如此大人大量，我以前真不该得罪叶公子。”

“以前的事已经过去，别提了。”

“陆翠珍在世时，我就应该让与叶兄。”

“当真”叶骑门紧紧抓住他的话。

“当然，她已经不在了。”

“如果还在呢？”

“还在的话，当然让与叶兄。”

“好，一言为定。日后我会重谢！”

林佣方并没有听出话中之话，一则他相信陆翠珍已经不

在人世；二则他承认自己不是叶骑门的对手，特别是叶骑门身边的二个弟弟，让他不寒而栗。

叶骑门不肯进杏花院而进了天香院，冷落俞青妹一人在新房。为了稳住林佣方，叶骑门也为林佣方在天香院的楼下开了间房，让他暂住下来。

按规矩，叶骑门和俞青妹婚后的第三天，要回女方家，称回门。叶骑门想让林佣方相认陆翠珍，免得俞家不承认。所以隔夜他对林佣方说：“明天我带你到俞家，你见陆翠珍、蓉儿，就大声地叫她们名字，此外，你不必作声。”林佣方惊奇地问：“陆翠珍还在？”叶骑门道：“我是打个比方，即使还在，你在那种场合，休得无礼！”

林佣方答应。

第二天，叶骑门随俞青妹回门，叶骑门除带了叶坤观、叶丛外，还带了林佣方，另外还有担东西的家丁。叶骑门将林佣方介绍给水花园内的人，称他是自己的远房表哥。

大家一见林佣方就想笑，叶骑门怎么有这样一个表哥？他一边有眉毛，一边秃眉毛。林佣方厚颜无耻地说：“我这叫与众不同。”本来，俞青妹满脸愁云，见林佣方这付模样，用手捂着嘴“哧、哧”地笑。林佣方见新娘对他笑，骨头轻了，走近俞青妹想表演一下，但俞青妹转过头不理他。叶坤观和叶丛又不客气地回他几个白眼。

林佣方只得收敛。

俞青妹愁眉不展，跟着大家进娘家。俞家妮见女儿脸色不对，以为她这几天累了，没加多问。

叶骑门坐在俞家客厅，人定心不定，左右顾盼，不见呆大和陆翠珍，问俞江永和俞家妮：“岳父、岳母，怎么不见大哥、大嫂？让他们一起来相见。”

俞家妮说：“你这大哥大嫂不出众，怕见生人，不肯出来呢。”

“自家人，怕什么，兄妹间难道还怕羞？”

“哪里，只是……只是呆大近来偶染风寒，不能见人。”

“既然如此，小婿更应该去看看大哥了。”叶骑门说着，站起来，一付急着探病的样子。

俞江永一看，道：“别忙，既然你要看大哥，我让人叫来就是了。”

良久，俞呆大来到大厅，陆翠珍自然不让跟来。叶骑门没见到陆翠珍，也不急问，拿出一块糕，递与呆大：“大哥，吃糕。”呆大拿了糕点就香甜地吃起来。叶骑门问：“大哥好像没有病？”

俞家妮说：“吃了几帖药，已经好多了。”

“对了，嫂子呢？我还没有拜见过嫂子。”

俞江永和俞家妮脸色更难看了，俞江永道：“不用了，你嫂子是个乡下姑娘，怕见生人。”

叶骑门一看俞江永的脸色不对，知道硬见陆翠珍不行。林佣方倒也是认真，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没见陆翠珍，只得做哑巴。

吃中饭时，俞江永、俞家妮夫妇陪女儿、“女婿”共进午餐，各人肚中打转转，饭桌上一声不吭。

林佣方抢上前，向俞江永夫妇敬酒：“我代表表弟，向表弟的岳父母敬上一杯。”大家聚焦林佣方一边有眉、一边秃眉的脸上，顿时发笑。

场面轻松了一下。

回到正厅，叶骑门这才注意正厅上的字画，一侧墙壁上挂着一幅俞江永亲自撰写的条幅：

奇石尽含千古秀，异花长占四时春。

从字体上看，俞江永倒确实下过一定功力。他练的是元大书画家赵孟頫的帖，这种字体叶骑门也临摹过，所以也熟悉。

饭后，稍坐一会儿，叶骑门和俞青妹，一起打道回府了。俞青妹抽了个空儿，悄悄对俞家妮说：“娘，叶骑门知道陆翠珍在这里。”俞家妮自信地说：“他们找不到她。”

叶骑门确实白走了一趟俞家。回来就和二个弟弟商量。叶坤观出主意：“大哥，何不进他俞府探个虚实。”

叶骑门想想，只能铤而走险，夜闯俞府，才能见到陆翠珍。

这头，叶骑门和二弟一起商量准备夜闯俞府；那头，叶母唤叶骑门过去。原来俞青妹从娘家回来，就将叶骑门没有和她同房的事告知叶母。叶母一听，这还了得，不同房，结什么婚？生什么子？她要唤儿子问个明白。

叶骑门见俞青妹在母亲处，知道是俞青妹告了状。叶骑门一想，找了个借口，说有个朋友来看他，再陪他二夜后，就会去新房的。

俞青妹毫无办法，只得耐心再等。

从母亲处回来，叶骑门更想闯俞府了。

暮色降临，叶骑门将自己对陆翠珍的推测对林佣方说了。

林佣方也觉得奇怪，难道陆翠珍真的没有死？他后悔当初一时之兴，说了将陆翠珍让与叶骑门的过头话，当然他也知道要从叶骑门手中夺回陆翠珍不是件容易事。既然办不到，不如多弄些银子。

叶骑门好像知道林佣方想什么，说：“你来此，正好助我一臂之力，等弄清真相后，我自有重谢。”

林佣方一听“重谢”，陆翠珍死与活，让与不让，都无所谓，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说：“叶公子，需要我干什么，尽管吩咐。”

叶骑门将自己和二位兄弟今晚一起摸进俞府确认陆翠珍的想法，对林佣方说了。并要林佣方一起去，林佣方连连点头。

夜色浓重，四人穿着一色黑装，蒙着脸面，越过水花园，翻入俞家花园。叶骑门和林佣方没有练过武，动作笨拙，爬高落低依靠叶坤观和叶丛的相助。

俞家花园静悄悄，不见人影，叶骑门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抓了个家丁。家丁见四个侠客模样的人，吓成一团，林佣方趁机抓住家丁的衣领。

叶骑门说：“不用怕，老实回答我问话。俞家花园有没有北舍来的陆翠珍？”

家丁答：“没有陆翠珍。”

“你家少奶奶是不是会看病的，叫美凤……”叶骑门问。

“对，叫俞美凤。”家丁答。

“好，找你家少奶奶，带路吧。”叶骑门道。

家丁不肯动，林佣方用脚一踢，家丁只得带路。

一行人来到大院外，家丁住了脚：“大侠，只能到这里了，因为呆大和少奶奶的卧室，不准人随便入内的。”

“好吧，先委屈你一下，等我们出来再放你。”四人将家丁绑在树丛里，塞住口，刚想出树丛，突然几个家丁巡路走来，四人巧妙躲藏避过。

等家丁走过，叶骑门敲院门。好长时间，听到里面有个女子问：“谁？”

“开门，是我！”叶骑门说。

“你是谁？”

叶骑门问林佣方：“听，声音像不像陆翠珍？”他又对里面说：“北舍的陆翠珍在吗？”

“你是……你是水花园的叶骑门吗？”里面的女子激动地问。

林佣方抢着回答：“对！”

“是啊，正是我叶骑门。”

门“嘎”地开了。

叶坤观和叶丛在外留守，叶骑门和林佣方进了院门。叶骑门和林佣方拿掉蒙面布，陆翠珍借着油盏灯的光，看清了：“你们怎么来了？”林佣方嘻嘻一笑：“想你呀……”陆翠珍白了他一眼。

叶骑门对林佣方说：“你在这里等我。”然后，叶骑门跟着陆翠珍走进了蓉儿的厢房。

卧室内只有一张小床，蓉儿绑着腿躺在一角，一见叶骑门，高兴地拄拐杖想下来，被叶骑门制止。

蓉儿对叶骑门说：“叶公子你总算来了，小姐日夜盘算怎么给你送消息。”

陆翠珍放下油盏灯急切地问：“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叶骑门将发现陆翠珍的事讲了一遍。

陆翠珍悄悄地放下手中剪刀。

叶骑门发现剪刀，问：“你还拿着这？”

“身不由己，应急用。”陆翠珍说。

蓉儿说：“叶公子，小姐等呆大睡后，就下楼来与我伴床睡，一直有点提心吊胆。为防不测，小姐枕下藏着一把剪刀，以备万一。”

陆翠珍此时喜极而泣：“叶……叶公子，让你和我的家里人担忧了。”

叶骑门答：“找到你，就好了！”又问，“你们怎么会留在俞家？”

陆翠珍：“一言难尽，我想来找你，走错了路，摸错了门。后来我们想逃走，但蓉儿摔断了腿。”

叶骑门一听，忙问蓉儿：“要紧吗？”

蓉儿说：“幸亏有小姐在身边，不碍事。但是我这个奴婢却拖累了小姐，无法脱身。”

叶骑门觉得自己猜测得不错，水花园的后门连着俞家花园，陆翠珍摸错了门，被俞家人囚禁了，硬被改名换姓做了儿媳俞美凤！

“今晚我带你们出去，回水花园。”

蓉儿悄悄告诉叶骑门：“请叶姑爷放心，我们小姐没和呆大同房。”

陆翠珍脸红了。

原来这呆大，空长了一副身躯，全不懂男女之事。俞江永和俞家妮有个痴望，希望陆翠珍给呆大生个后代，呆大娶了前二房都没生育。

俞家花园内好事人一遍遍教呆大，可是呆大全不理睬，一心只求吃好睡好，乐得个逍遥自在；不像他妹妹，用尽心机，专营烦恼。

叶骑门听得蓉儿解释，也脸一红，说：“我……我和俞青妹也没有真正成为夫妇。我知道我们会在一起的。”

在陆翠珍眼里，世间像她这样多情女子很多；但像叶骑门这样痴情的男子倒是少有。她叹了一口气说：“叶公子，这世道真是阴错阳差。我俩明明是海誓山盟，日后要结为夫妇，现在倒好，一个做了俞家的女婿；一个做了俞家的儿媳。”

叶骑门笑笑说：“我们虽然是俞家女婿和儿媳，但都

名不副实。”

蓉儿撑起身子，支着拐杖硬是走出卧室。

叶骑门和陆翠珍在室内互诉衷肠。门外传来了响声，原来，蓉儿发现了穿着黑衣的林佣方，惊呼：“你怎么在这儿？”林佣方一见是蓉儿，示意小声，他走到蓉儿面前：“我与叶公子一起来救翠珍和你。”

林佣方见了蓉儿，手脚有些控制不住，伸手来摸蓉儿。蓉儿避让：“住手，你不见我的腿不好吗？你不规矩我要叫小姐了。”

叶骑门听到室外有响声，走了出来。陆翠珍也举着灯跟了出来，陆翠珍厌恶地扫了林佣方一眼，心里骂：“是你这恶魔，才使我落到如此地步。”但她没有骂出声，今天这种场合，她不想节外生枝。她对叶骑门说，“蓉儿腿不行，恐怕我们一时离不开。”

“表妹先走，让蓉儿待这儿，以后救她出去。”林佣方讨好地说。陆翠珍忍不住了，嘀咕了一句：“蝙蝠跟着夜猫子飞，冒充俊鸟。”

林佣方没听懂陆翠珍说的是什么话，干笑一声。

蓉儿说：“小姐，你跟叶公子他们出去，奴婢留在这儿，没事的。”

陆翠珍说：“不，要走，我们一起走！”她怕时间一长，引起麻烦，对叶骑门说，“叶公子，今晚我和蓉儿若走不出去；你先回去，这里暂时不要紧。”

“不，我带你们一起离开，快，跟我走。”叶骑门不敢久留，和林佣方重新将蒙面黑布套上，叶骑门从门口招呼叶丛进来，让他背着蓉儿，退出院门，叶坤观解开家丁吩咐几句，放了，六人想一起离开。俞家花园巡路的家丁又来了，六人动作隐

蔽得慢些，被家丁发现了：“谁？”

六人不敢作声，众家丁慢慢上来。

家丁中一人大喊：“快去告诉夫人，这里发现盗贼！”

叶坤观一看情况不妙，对叶骑门说：“你带陆翠珍她们先走，我来引开他们。”

陆翠珍道：“不，你们先回去，我和蓉儿引开他们。”

叶骑门道：“不行，这样大家都走不了。”

陆翠珍道：“我和蓉儿先回房，你们回去再想办法。”

叶骑门看对方人多起来，就说：“也好。”

叶坤观对叶丛说：“小弟，我向西面引开他们，你和大哥先送她俩回房，然后再来找我们。”

叶骑门见叶坤观没有指派林佣方，拉了他一下，说：“你和我大弟一起去。”

叶坤观答应，挥挥手，让林佣方跟着他引走家丁。

叶丛背上蓉儿，和叶骑门、陆翠珍一起回到院落门口，叶骑门拍拍叶丛身边的尖刀柄，示意叶丛将尖刀给陆翠珍。叶丛会意，拔出尖刀递给陆翠珍：“拿着，应急用。”陆翠珍点点头接过，然后扶着蓉儿进院。

叶骑门、叶丛转身向西。

俞家妮听到家丁来报，马上说：“快派人到呆大房内看看，少夫人是否还在？”又吩咐另外家丁，“你马上派人抓住盗贼。”

家丁各自领命而去。

陆翠珍刚和蓉儿进院，关好门。外面家丁敲门：“少夫人，少夫人在吗？”

陆翠珍急急忙忙将卧室门推一下，弄出响声，定下神问：“什么事？”

门外家丁答：“院里发现盗贼，老夫人让我们来看看你们！”

陆翠珍回答：“我们睡下了，你们走吧。”

门外家丁：“好。”

陆翠珍和蓉儿吓得瘫软在地……

这时叶骑门、叶丛已经赶上叶坤观和林佣方。林佣方已经被家丁捉住，正要拉面罩，冷不防冲上来个叶丛，一把夺下林佣方，拉着他就逃。叶坤观守后，和众家丁且战且退，向后院逃去。家丁越来越多，叶坤观抵抗一阵，回头见叶骑门他们已不见人影，不再恋战，一个飞跃，跳出墙外……

家丁回报俞家妮，盗贼向后院逃走。

俞家妮问：“是什么人？”

“不知道，蒙着面！”家丁答。

“他们盗去什么东西？”俞家妮又问。

家丁道：“没有发现。”

俞家妮：“也许是冲着陆翠珍来的。”

另一家丁道：“少夫人在她房内睡觉呢？”

俞家妮：“不管怎样，从今起，少夫人房外多派点人防守。”

家丁：“是……”

叶骑门离开俞家花园，他亲眼看见了陆翠珍，她果然没有死！内心狂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怎样解救她？

第二天，叶骑门将夜间所见所闻向父母讲了。王秀花听了很气愤，觉得自己上了俞家的当，她与叶百世商量一下，让叶骑门速赶北舍与陆家相商。

叶骑门急着要到北舍找陆三官，他约林佣方一起去，意思是林佣方也该回去了。

林佣方倒好，有吃有住，乐不思蜀了。

临开船时，叶骑门找不到林佣方，却发现林佣方留了张条子，上面写着：

我爱吃园中鲜琵琶，就让我再过几天走。

叶骑门一看便条上错把“枇杷”写成“琵琶”，便笑着吟出一首诗：

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

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

叶骑门心中有事，不管林佣方，自己带着叶坤观、叶丛心急火燎赶往北舍陆家。

第十章

见翠珍入陷俞家后 进衙门对簿公堂前

窃喜已得确凿据，一纸诉状冤屈伸。

希望州官助一臂，那知奸佞乱盘询。

北舍陆三官父子，那日上了林佣方的当，急急忙忙赶回家，一看陆奶奶没事，只得数落林佣方不是人，德行太差，特地赶到水花园来诬骗他们。因为已经回到家，父子俩也不急于回水花园了。

陆奶奶这回算是彻底明白了，林佣方真正是捧不起的刘阿斗，没希望可言。

叶骑门三兄弟寻上门，叶骑门将自己夜探俞府，见到陆翠珍之事说与陆三官一家，陆三官一家真是悲喜交加。

大家商量下来：去县衙告状，状告俞家抢夺民女。

陆三官认为，即使叶骑门他们没有夜闯俞府，因为手中有陆翠珍的二张药方，也足以告倒俞家，何况已亲眼所见陆翠珍。他满怀信心，铺纸让叶骑门写状纸：

告状者水花园叶骑门也：

我与陆氏女，已有终身之约，誓不变更；不想中

道被邻人俞家横插一杠，拐骗陆氏女，逼迫成亲；又三番使人前来，硬将俞氏女嫁于我。棒打原配鸳鸯。使我呼天叩地，无所告投。我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为此冒耻渎尊，幸望台慈，特赐予决。谨状。

元时吴江以户计升为州，县尹叫知州。状纸送至知州府，击鼓鸣冤。

知州赵一行接状，见告的是平江路的俞江永和他的妻小，是顶头上司，他有点寒颤；而递状的叶骑门曾在府衙内当过差，叶骑门最有能耐，是知州的手下，赵一行不怕。自古以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赵知州断案历来有准则：大官比小官“有理”，富人比穷人“有理”，权贵比富贵“有理”。上司是得罪不起的，几句好话，对自己仕途大有裨益。何况自古以来，官官庇荫。

但不审，碍于大庭广众，无法向众人交待。俞江永和叶骑门，赵一行都熟悉，二人是新的翁婿关系。赵一行灵机一动，决定来个混浊不分鲢共鲤。这样谁也怪不到他，他先命人将俞江永和俞家妮一起带到知州府。

叶骑门补充道：“赵大人，陆翠珍就在他家，是否一起提审？”

赵知州厉声斥责：“多嘴，没弄清原委，怎可乱抓人？”他看看叶骑门，又说，“你已是俞家的女婿，你们的家务事不应该闹到本府，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叶骑门不敢再说。赵一行宣布第二天升堂。

叶骑门为了在知州府面前好讲些话，和陆家父子商量，决定向赵知州行贿。赵知州贪财，叶骑门很了解。赵一行原是安徽某县的随宦，充过几任役差，帮助前任搜刮民财，搞些由官而商的行当，很得前任赏识，前任中饱，捐得更高

一任官；他也步前任后尘，捐了个吴江知州前来赴任。这个人尖脸宽额，矮小、精明，心术不正，利欲熏心。叶骑门认为只要他肯收下钱，事情就好办；若不肯收，看来官司没有希望。

叶骑门想到个人，就是倪林生。赵一行虽然读书不多，却也爱附庸风雅，对当地的书画大家特别敬重；曾多次鸣锣开道，前往同里倪林生住处拜访。

叶骑门嘱叶坤观第二天一早用船去接倪林生。倪林生虽然与赵知州熟识，但很清高，不肯低三下四地央求人。倪林生力劝叶骑门不要送礼。他表示，这件事不必告官，由他出面调停，俞家不会驳他的面子。

叶骑门对倪林生的话将信将疑，倪林生却信心百倍。

叶骑门不肯错失良机，既然倪林生已经用船接来，还是央求倪林生陪他到知州府走一趟。倪林生见叶骑门不肯相信自己，心中十分不愉快，但为了验证自己的话，只得权且答应。

叶骑门失算了，倪林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名重一时的大画家，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一旦遇到不平之事，就会挺身而出，鸣冤叫屈。所以像赵一行这样的贪官即使想收叶骑门的礼物，有倪林生在场也会有所收敛。叶骑门一心只想疏通赵一行，却没考虑到讨好也要讲究技巧。

叶骑门跟着倪林生一起到了赵一行府上，双方一番寒暄，坐定。倪林生将叶骑门的情况给赵一行细述了一番，要求赵一行判断公平。赵一行连连答应：“本官定会为民作主。如果不为民作主，不如在家卖红薯。”叶骑门想笑，这句话怎么也到他的嘴里了，但是听起来像乌鸦叫，一点也不中听。叶骑门来不及细想，不失时机地递上一张一千两银票：“赵大人，不成敬意。”赵一行连看都不看

就对叶骑门道：“叶骑门，你在本府当过差，把本府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本府一向清正廉洁，从不收受贿金。收起来，不然本府不客气。”

叶骑门面带愧疚：“谢谢青天大老爷，望赵大人为民作主，救出陆翠珍。”

倪林生说：“我说呢，知州是个清官，一定会帮你审清此事的。”倪林生此话，可是一语双关，既是对着叶骑门说，又是说给赵一行听的。

此时正赶上有人来找赵一行，倪林生和叶骑门知趣告辞。

叶骑门出了知州府，送倪林生上船回家。回头对陆氏父子沮丧地说：“没希望了。”

陆氏父子安慰说：“别泄气，且看他如何再审。”

升堂了，俞家妮来到堂前。

赵一行问：“你家官人呢？”

俞家妮说：“我家官人已回平江路。我那呆儿和儿媳俞美凤，也到他爹那儿去了。”

赵一行说：“你女婿叶骑门告你强抢民女陆翠珍，逼为儿媳，可有此事？”

俞家妮大叫：“冤枉……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会做这等事……”

赵一行问：“你儿媳叫什么名字？”

俞家妮道：“我儿媳叫俞美凤，不叫陆翠珍，是从农村来的姑娘。”

叶骑门问：“哪个村的？”

赵一行白了叶骑门一眼：“是你审？还是我审？”

俞家妮却眼珠一转回答：“我家媳妇来自哪里？只有媳妇自己知道。她是讨饭的，从我家门口过，是我留住她的。”

叶骑门忍不住又说：“我知道，她家住北舍陆家药铺，叫陆翠珍，并不是讨饭的，我曾经……”

俞家妮追问：“曾经怎么啦？”

叶骑门看看赵一行，赵一行也追问道：“曾经怎么？”

叶骑门想了想，说出了夜闯俞家之事：“我们见过面，那个俞美凤就是陆翠珍。若要证人，我的二个弟弟和北舍人氏林佣方，就是。”

俞家妮一听哭开了：“大家听听，这就是我们家的宝贝女婿，居然会带着人到丈母娘家偷鸡摸狗，若不是他自己说出来，别人还不相信呢！知州大人，凭他私闯官宅，该当何罪？他既然见到陆翠珍，为什么不把她带出来，仍旧把她留在府上呢？”

叶骑门说：“我被你家家丁发现，无法将陆翠珍和丫环一起带出，想请青天老爷作主。”

赵一行道：“叶骑门，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好私闯俞宅，夺人儿媳，人家是拜过堂的。本当鞭打，但念你是俞家女婿，饶恕你！你们自己回去好好协商吧”

叶骑门一看架势，知道十有八九知州府是帮定俞家了。但他还是不甘心：“不行，赵大人，我与陆翠珍情投意合，如今她被囚俞府，我怎么好眼睁睁地不相救呢？”

赵一行说：“你只是提亲，人家是拜堂的。”

叶骑门道：“赵大人，我在前，他们在后。”

陆三官站出来说：“我是陆翠珍的爹，证明女儿与叶骑门订下了终身；与俞家的婚事，我做父亲的实在不知。没有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姻，算不算强抢民女……前些时叶母病重，我到叶家帮助看病，在叶家见到平江名医所开的煎药，正是我女儿陆翠珍开的。我暗中打听，终于弄清女儿被囚

俞家。俞家强抢民女，占为已有，天理难容！”

陆三官让叶骑门出示二张药方。叶骑门拿出药方说：“二张药方，一张是陆翠珍在家时，为我娘开的；一张是陆翠珍被关俞家后，从俞家开出来的。二张药方字迹一模一样。”

赵一行道：“单凭你们提供的二张药方，难以断定是一个人所开。”

陆三官道：“如果不信，可以到镇上日升昌药店，借得俞美凤开的药方，就清楚了。”

叶骑门说：“其中还有俞美凤为我娘开的10多张药方。”

赵一行问：“俞美凤怎么为你娘开药？”

叶骑门说：“这要问姚媒婆，都是通过她的手抓药的。”

叶骑门、陆三官想不到，在悬挂着“明镜高照”的屏风后面，躲着一个人，一直在偷听，他就是被赵一行请来，谎说已经回平江路的俞江永。听到这里，他马上命手下人如此这般。

赵一行斯条慢理地说：“好，来人，先去把姚媒婆带来。”

叶骑门说：“大人，还有药方。”

赵一行说：“抓了姚媒婆，然后到日升昌药店取俞美凤开的药方。”

二个役差领命而去。陆小术和叶丛尾随着役差而去。

役差先到同里抓姚媒婆，然后再到药店拿药方。

日升昌药店小伙计回答：“一个时辰前，来过一个陌生人，自称是水花园的人，要看看俞家花园俞美凤的药方，他将俞美凤的药方选出，然后晃晃，放下一只二十两银锭，‘药方我买了。’我对他说‘药方不能买！’来人不由分说放下银锭，

飞一样地就走，根本拦不住。”

陆小术和叶丛听得真切，感到奇怪，水花园里哪儿冒出这样的人？陆小术翻翻留下的药方，确实不见“俞美凤”的手迹。陆小术感到事态严重，他对小伙计说：“既然药方不见，请你跟我们一起到知州衙门说清楚！”二个役差想了想，也对。

日升昌的老板走出来说：“啊呀，想我日升昌药店，日日昌盛，不要弄出点事来。我来写个陈述理由，一起带往。”

役差带了姚媒婆和小伙计来见赵一行。役差将事情经过叙述完，赵一行挥挥手让役差退下。

赵一行当堂审问姚媒婆：“你曾为叶母到日升昌药店抓过药？药方可是陆翠珍开的？”

姚媒婆回答道：“我可不知陆翠珍、赵翠珍的，药方是俞小姐给的。”

赵一行又对药店伙计说：“你可收到过姚媒婆的药方？”

小伙计回答：“是的。”

赵一行又道：“怎么不见了？”

小伙计道：“回大人，小人做事不谨慎，让人硬抢去了。”

赵一行道：“哪人是谁？”

小伙计道：“自称水花园的。”

赵一行故意高喊：“水花园？”

叶骑门插嘴道：“赵大人，水花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赵一行道：“叶骑门，你人在这儿，怎能保证你水花园没有人去干这事？”

叶骑门道：“赵大人，干事要有目的，水花园的人拿去药方为什么？”

赵一行道：“这要问你，怎么反过来问我？”他略一停顿，对小伙计说，“你在药店吃饭，应该知道药方保管的重要，今后再出差错，就是你家店主饶你，本府也决不饶你。”

小伙计道：“回大人，我东家有一信，请大人过目。”

赵一行刚读一句，下面人全都笑了。原来，日升昌老板写字松散，赵一行误将竖排的“日昇昌”读作“日日升日日”了。赵一行听到笑声，明白自己心不在焉，出了洋相，板起脸训斥众人：“笑什么，本人故意的。”

赵一行对姚媒婆和小伙计道：“好了，你们都退下吧！”

陆三官站出来：“慢！赵大人，你可以问问小伙计，被抢去的那些药单，是不是那个叫俞美凤的女子开的药方？”

赵一行一顿，小伙计抢着回答：“是的，正是那个俞美凤开的，但此人我们一直没有见过。”

“你当然见不到，此人一直被俞家软禁着。”陆三官说。

赵一行插嘴说：“陆三官，不好这么乱说人家。”

陆三官接着说：“从名字上判断，俞美凤是个女子，我已经说过女子会开药方的不多，这么巧俞家花园就冒出个会开药方的俞美凤！字迹和我女儿的一模一样。”

赵一行道：“这个……既然这样，我想你们先回去吧，等找到药方，本府再为你们作主。”

叶骑门道：“赵大人，事情真奇怪，为什么这些药方就在大人要取它之前被抢去呢？”

赵一行装糊涂：“你问我，我问谁？”

叶骑门和陆三官心中明白，赵一行根本不打算为他们审清此事。

叶骑门只得附带说了一句毫无用处的话：“这些药方是证据，望大人也帮助查。”

赵知州神气了：“叶骑门，你娶了人家女儿，还三心二意，这山望着那山高，这就是你的不对！”

叶骑门道：“赵大人……”

赵一行道：“别再解释了，你和陆家都没有好好监护陆翠珍，出了事，还怪别人。现在你娶了俞家女，就得好好过，别再朝思暮想了。本府念你年轻无知，放过你，否则定你个无理取闹，棍棒底下决不轻饶。”

叶骑门、陆三官等人被驱逐出堂。

赵一行转到屏风后，俞江永一拍赵一行肩：“赵兄，总算把二个刁民撵走了，我这里有礼！”

赵一行忙制止：“区区小事，俞大人何必如此。”

二人哈哈大笑。

出了衙门的陆氏父子和叶骑门三兄弟，各自低着头。叶骑门心中难受，这场明明胜券在握的官司，竟也会不了了之。赵一行帮定俞家，叶陆二家不管花多大力气，都是徒劳。叶骑门的二个弟弟脸色铁青，一句话也不说，跟在后面！

待到与陆家父子分手上船时，叶骑门对陆氏父子说：“只要陆翠珍活着，我定要娶到她，谁说‘先入庙宇为大，我定要让她为大’。”

叶骑门回到家，将事情一五一十向父母说了。王秀花听了，长叹一声，说：“看来此事没有希望了，事已至此，认命吧。”

叶骑门心绪不宁，回家的第二天，又传噩耗，倪林生摔死了，摔死在后港的桥上，也就是水花园的后门口。叶骑门一听就知道，倪林生是准备到他家来的。叶骑门十分伤

心，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倪林生这次完全是为了他的事送掉老命的。

倪林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小看了俞江永。他从赵一行处回来后，找到俞家花园，俞家看门人以主人不在家为由，不让进。

等俞江永和俞家妮从知州府回来，倪林生再次上门拜访。名为拜访赏花，实为相见俞家少夫人。俞江永接待了他，倪林生是巷子里扛竹杆——一直来直去，提出要见见他家的少夫人。

俞江永对这位不速之客恨入骨髓，表面笑脸相迎，一口一个：“伯伯，真不巧，少夫人不在家。”

俞江永一心盼着倪林生快离开，倪林生却不走，他以花为题，提出想看看俞家那枝稀罕的枯枝牡丹。

枯枝牡丹，枝干无叶却有花，蔚为奇观。此花枯而不朽，花朵美鲜润泽，无论何时将其枝摘下，用火柴点燃，顿时就可燃烧；闰月花为单瓣，正常年份，花为12瓣，但是，每逢农历闰月的那一年，花朵则为13瓣；牡丹本是春花，每年谷雨前后开放，枯枝牡丹除了春天开放外，有时还会在深秋开放，称为春花秋放。

倪林生知道枯枝牡丹也是牡丹中的极品，原产于洛阳。北宋末年，姑苏枫桥人卞济之，曾任陕西“参政公”，为官清廉。宋亡后，隐退江南，为避战乱，举家迁至盐城便仓，并携洛阳红、白两株牡丹植于园内，取其红者，以示报国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卞氏在便仓辟园建祠植枝后，乡间名贤曾书赠“国色天香”、“吉祥盛瑞”、“枯枝不朽”等匾额，再经后代培育，繁衍不息。元末，卞氏后裔卞元亨也与俞江永同道在张士诚手下为官，俞江永慕其花贵，向卞元亨索得。

此时枯枝牡丹，还是花好时，倪林生说好长时间不画牡丹，疏于笔墨，所以前来观赏一下。

不想，当倪林生和俞江永步入花园时，在院内遇到了呆大和陆翠珍，后面还跟着一群丫环女仆。倪林生虽然不认识陆翠珍，但凭她的走路举止，可以断定她是谁。他不顾俞江永跟在身边，问陆翠珍：“少夫人，你回来了？”弄得俞江永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好不尴尬。

陆翠珍问道：“老人家，您是……”

“我是倪林生。”

“原来是老画家倪老公公，久仰！”

倪林生毫不顾忌俞江永，又问：“你是北舍陆家人？”

陆翠珍一愣，随即回答：“老人家，我正是。”

“江永侄婿，不是我要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事！”倪林生不顾俞江永的情面，在陆翠珍面前当面指责他。

俞江永一个劲回答：“是，是，是我不对，伯伯，我听你的，我想办法改过。”

倪林生被俞江永的表面应承迷惑了，说：“依我看，你和叶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好，好，听伯伯的。”俞江永连连说。

倪林生也是一厢情愿，认为俞江永真会听他的，他想做二家的和事佬，因此无心赏花，急着要到叶家去。

俞江永气得七窍生烟：衙门都护着我，你这老头算老几？他送倪林生出府门，在门外环顾四周，见行人稀少，突然心生歹念，老头想去通风报信，好，有好果子吃！他立即命手下人冲上前，将倪林生撞倒。

手下人得令，远远地跟着倪林生，就在倪林生走上后

港桥面时，瞧准了个机会，一个箭步冲上前将倪林生绊倒。本来就身体虚弱的倪林生，经这一绊，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无声无息地跌倒石桥上，滚下石阶，七窍流血，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俞江永假惺惺地派人，将倪林生抬回家。倪林生被抬回家时，去世了。

倪林生做了个大冤鬼，临死也不明白：“江永侄婿”不仅不听他“伯伯”的半句话，还要了他“伯伯”的命。

叶骑门接到倪林生摔死的讣告，悲痛地带着二个弟弟去奔丧。



对簿公堂前

第十一章

妖孽人淫辱新贵人
恼怒者击退好色鬼

巧设套圈诱人迷，偷得清影独自怡。

浓烟浓惑难分解，暗度需遭拳脚骑。

林佣方在水花园里也不闲。这个爱吃新“琵琶”的人，总想寻找新味，偷“琵琶”。他已经得到叶骑门对他的“重谢”，怀揣三只二十两银锭，却仍不想回北舍，以“功臣”自居在水花园。

陆翠珍已经找到，但她已经被俞家所抢；叶骑门好像不肯罢休，要与俞家争抢陆翠珍。反正抢来抢去，陆翠珍是俞家人也好，是叶家也好，林佣方都难与这二家抗争。再说陆翠珍也是死不从他，他对陆翠珍已经不存什么奢望了。不过，他对女人的兴趣不变，水花园是个美妙的地方，人员众多，他到处转悠，寻找可逮的新猎物。

这天，林佣方来到水花园最后一进的家祠前，见俞青妹带着女仆和两个贴身丫环正在烧香拜佛。林佣方自那日陪同叶骑门、俞青妹“回门”时，认识了俞青妹。那天俞青妹是一身新装，虽然脸带几分憔悴，但不失几分姿色。

因有叶骑门在场，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有非份之想。今天见到这位娇娘，骨头酥了。他再傻也看得出：新婚之日，叶骑门不在新房杏花院内过夜，却住到天香院里；放着新婚娇娘不碰，却还带着他夜闯俞家花园找陆翠珍……叶骑门和这个娇娘之间感情出了问题！

林佣方自作多情，怜香惜玉，走近俞青妹。

边上的丫环小应认得他，他的眉毛一边还秃着，虽然长出来了点，但还是浓淡不一，见他上前，就说了声：“林公子，请不扰乱少夫人。”

林佣方听得人称他“林公子”，骨头更轻了，笑嘻嘻地打量着小应。小应见他皮笑肉不笑，有点厌恶，避开他，走到俞青妹身边。

俞青妹闭目诵经，全不把旁人放眼里。林佣方后退数步，静观其行。

俞青妹因得不到叶骑门的恩爱，顾影自怜，一心想求菩萨解救。她平时无事，用心念经拜菩萨。这时她听得丫环说话，念了片刻功夫，睁开眼，四下看看，啊！好熟悉的脸，一见他的秃眉，想起来了，就是那天回门时见到的“表哥”。一般人婚礼一结束，都急着往家赶，而此人却还留在水花园，是叶骑门要留他，还是他自己要留下？见他死死地盯住自己看，出于礼貌，俞青妹对林佣方微微一笑。不想这一笑，招来大祸。

林佣方本是个见女性就异想天开的人，碍于叶骑门面子，才对俞青妹有所顾虑，现在见她先对自己一笑，不由得神魂飘荡，不能自持，那双色迷迷的眼紧紧盯着俞青妹。

俞青妹含羞避开目光，走到左边。

林佣方觉得俞青妹“有意思”，跟到左边。

俞青妹磕罢头，回头又看了一眼林佣方，四目相撞，

她脸一红，低下头，急与丫环女仆一起走出家祠。

俞青妹这一眼又把林佣方看得魂不守舍，他远远跟随俞青妹到杏花院。

俞青妹感觉背后的“尾巴”，吩咐二个丫环在院门前挡住他。林佣方被丫环一挡，自然进不了。但他不甘心，等丫环稍一疏忽就又钻进杏花院，他轻轻上楼，见房内的俞青妹手执香火在菩萨面前念念有词。二个丫环上楼，他迅速躲过，然后跟丫环身后轻轻下楼。

丫环小应发现林佣方，差点大喊起来：“你怎么进来的？”

林佣方向二个丫环献殷勤：“姐姐，我就出去，姐姐，你家少奶奶供奉的是什么菩萨？”

俞青妹身边的小应和娟子，都是俞青妹从娘家带来的丫环。小应16岁，虽然瘦小，但通体洋溢着少女的健美；大而亮的眼睛里，像滴进了露水，含满了，要溢出来；娟子15岁，容貌温雅端丽，个子比小应高。小应、娟子都是自怨自艾的弱女子，绵羊般地温顺，所以在任性的俞青妹身边能长期呆着。俞青妹供奉菩萨，她们供奉俞青妹；当然对供奉者的供奉对象，二人一清二楚。在林佣方再三追问下，小娟如实相告：“普贤菩萨。”

林佣方见俞青妹对菩萨如此虔诚，转眼就到镇上找半仙讨教去了。

入夜，林佣方换了套黑色的衣服，悄悄闪进院内。钻进楼下一间不锁门的屋里藏好。等丫环女仆睡下后，林佣方走出来摸上楼，敲俞青妹的卧房门。

俞青妹问：“谁？”

“我。”

“你是谁？”

“你开门，就知道了。”

“你不走，我叫人啦！”

“阿呀，你连我叶骑门的声音都听不清了，我想和你开个玩笑。”

俞青妹疑惑，叶骑门怎么不堂堂正正地进来，却喜欢偷鸡摸狗地进？她倒想看个究竟。

俞青妹拨亮了灯，开了条门缝，一条黑影挤进来。

俞青妹定睛一看，吓了一跳，问：“什么事？”

“让我坐下再说。”林佣方进得门，坐下。

“你出去！不然我要叫人啦！”俞青妹说。

“少奶奶，你以为我是谁，我是你‘守护神’普贤菩萨，我看你专心供奉，勤修我普贤之门，特地前来保护和照应你。”

“你是普贤？我不信，出去！”

“出去可以，以后我普贤任你怎么供奉，再也不理你了！”

“你不是普贤菩萨！”

“我是普贤菩萨附身。”

“附身？”俞青妹听过菩萨附身的事，但对眼前这个男人将信将疑。

“我又叫大行普贤，和文殊菩萨主司杂事。”

“普贤是白色身，我看你穿了身黑衣。”

“附身不是亲身，夜里不是白天，所以尽显黑色。我见你在房中专供我的画像，每天以香、花、净水、果品待我，早、晚上香念诵我的名号，所以前来为你消除孽障，使你夫妇生活幸福美满。”

俞青妹不作声了。

林佣方一看，已经有点火候，说道：“少奶奶，我知道你夫妇不和，特来救你！”林佣方点到俞青妹的痛处。

俞青妹嚶嚶哭起来：“我命好苦啊……”

林佣方说：“不，是我普贤菩萨没有教好你！”

“怎么教我？”

“你先点起香烛，我自会教你。”

俞青妹不得不信，近日自己诚心诚意地求菩萨保佑，菩萨也许真被自己感动了。叶骑门无情无义，自己一腔激情化为泡影。苦啊，说不出的苦；说给自己的亲娘听，亲娘皱着眉：“当初，是你非嫁他不可，我也没办法。”她一肚子的委屈，只能诉给菩萨听，只有菩萨肯耐心听！嗨，苦啊，还是普贤菩萨好，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俞青妹马上点起了香烛。

香烛一旺，林佣方在房中乱打转，嘴里叽哩咕噜：“少奶奶艳丽迷人，漂亮动人，世间少有……”俞青妹听得菩萨对自己的夸耀，内心十分舒服。林佣方装腔作势的胡说一通，“其实，你丈夫也想接近你，只是你身上有孽障，近身不得，所以不可心急，待我慢慢驱赶。”说着就走近俞青妹身边，动手动脚起来，俞青妹本能地反抗。

林佣方道：“你若想夫妇生活幸福，今天我得为你开女戒，阴阳相交，阴阳相配，生活才称心如意。”

俞青妹问：“是不是一定要开女戒、阴阳相交、阴阳相配？”

林佣方装腔作势地：“因为你没有让菩萨开过女戒、阴阳相交、阴阳相配，所以你们夫妇不和睦。”

“难道其他夫妇都开过女戒、阴阳相交、阴阳相配？”

“当然！但不可转告别人，我菩萨专教对我虔诚的女子。”

俞青妹想想也许真是这样，就问：“怎么开女戒、阴

阳相交、阴阳相配？”

林佣方走近俞青妹身边，一双转着邪念的肉泡眼，色迷迷地在俞青妹身上扫，一双不安份的手在俞青妹身上乱摸，这一摸二摸的，就熟练地放倒了俞青妹，欲剥俞青妹衣服。

俞青妹突然警觉地坐起：“不行，我得让我的丫环来我身边照顾。”

林佣方说：“菩萨干的事，玄机怎好让丫环知道？”

俞青妹说：“不行，没有丫环在身边，我怕！”

林佣方停下手说：“你胆小，那么喝二口天地相合的甘露水，再听我念一下经，也可以起到除孽作用。”

原来林佣方预料奸污俞青妹可能会不从，预先在镇上药房内高价购买了迷魂汤，灌在小葫芦内，挂在身上，现在诱骗俞青妹吃。

林佣方见桌上有只茶杯，他把小葫芦内的迷魂汤往茶水里倒一点，煞有介事的放点香火灰，对着普贤菩萨念了一会儿经，然后要俞青妹将杯内的水喝了。俞青妹摇摇头，不肯。

林佣方说：“我这次显灵，实在是看你诚心，要救你。想不到你诚意是假的。”说着，他嘴里念念有词，自己佯装喝了一口。

俞青妹见他喝了，犹豫了一下说：“我尝一点。”

俞青妹接过杯，舔了一点。林佣方在边上说：“这种汤药是凉的，但喝到肚中会温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俞青妹摇摇头。

林佣方说：“那还不够，喝了一点点，不仅没效果，反而会使孽障更容易滋生，你还得喝。”他把杯硬塞到俞青妹的嘴边，俞青妹皱着眉喝了几口。

俞青妹说，没温和的感觉。

林佣方说，等会儿就会上来的。林佣方就势在房中手舞足蹈，装神弄鬼。

在香烛烟雾的覆盖下，过了一会儿，药性上来，俞青妹迷糊了，昏睡过去，林佣方趁机干起了禽兽之事……

俞青妹醒来时，天已亮，她发觉自己赤身裸体，身边也赤身裸体睡着个“表哥”，她呜呜地哭起来。

林佣方醒过来，对着俞青妹一个劲赔不是：“少奶奶，怎么会这样？我不知自己干了些什么？我不是人啊！”说着假惺惺地拍打自己耳光，掉了几滴眼泪。

俞青妹穿好衣，不哭了，厉声对林佣方说：“以后，不许来！”

林佣方说：“我怎么敢来呢？除非有菩萨托梦给我！”

俞青妹没话说了，低声说：“叫我怎么做人啊？”

林佣方说：“放心，若是菩萨做事，凡人不会知道的！”林佣方呆在俞青妹身边，搜肠刮肚寻些话，安慰俞青妹。

俞青妹催促林佣方快离开，但林佣方不肯，他说：“我现在离开，让人看到，反而不美，不如等到天黑。”

俞青妹想想也是，就在箱子后面找个角落，让他躲了。

这一天俞青妹不敢大开房门，不是虚掩，就是门上，丫环小应和娟子进来，她也急着让她们离开，而饭量却多要了一份。

俞青妹一心专等天黑，让林佣方走出完事。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按照平时，俞青妹又得供奉普贤菩萨了。今天俞青妹先把房门关了，然后点香跪拜。

林佣方从角落里走出，见俞青妹并没有注意他，桌上搁着只茶杯，就把小葫芦内迷魂药偷偷倒入茶杯内。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俞青妹才站起身，看到林佣方，

就说：“你走吧！”

林佣方端起茶杯递给俞青妹：“少奶奶，我看你真如仙女下凡，太美了，你喝茶。”

俞青妹听了林佣方的话，脸一红，顺手接过茶杯，她念经后感到口渴，就喝了茶。一抹嘴还是赶林佣方：“你快走，不然我要叫人了！”

林佣方说：“少奶奶，叫什么人？你不怕，我还怕什么？”

俞青妹一看架势，这个“表哥”还真难赶。就问：“你想干什么？”

林佣方突然轻轻地：“啊，啊，啊……”然后颠三倒四，念念有词，装神弄鬼起来。

俞青妹看他这样，一时也不知所措，赶也不是，叫人也不是！正在她犯难时，人又昏沉起来。

林佣方一看俞青妹迷倒在桌前，鬼神也不装了，抱着她到了床上，接下来，失去知觉的俞青妹就任他摆布了……

第二天俞青妹醒来，又是天亮，外面娟子在喊开房门。俞青妹发觉自己又是赤身裸体，旁边又是睡着个赤身裸体的林佣方，她来不及细想，急忙赶他起来，仍旧躲到角落里。然后她自己起身开门，让娟子进来，她接过娟子端进来的水，就赶娟子走，她要自己洗刷梳妆。

这一天俞青妹又多要了一份饭。

小应和娟子知道平时俞青妹饭量，见俞青妹这二天饭量大增，不明白为什么？她俩不敢问，倒是俞青妹做贼心虚地解释：“菩萨显灵了，我给他备的。”她俩不敢说什么，照办就是了。

第三天晚上，俞青妹仍旧赶不走林佣方，他将小葫芦

内最后一点迷魂汤又偷偷洒在俞青妹茶杯内，重演了前二夜的放荡事。

到了第四天，没有了迷魂汤的林佣方软硬兼施，装神弄鬼，逼迫俞青妹就犯。几次一来，俞青妹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又不断地在她耳边二和尚念经，迷得麻了。

俞青妹防着叶骑门，让他知道自已的事，就完了。所以她让小应不断打听他在不在家。

叶骑门告状不成，回了家，闷闷不乐，紧接着又去忙倪林生的后事，没有来得及关心睡在同院的林佣方。直到10多天后，才回天香院，俞青妹得到叶骑门回来的消息，紧张地劝说林佣方回天香院，若他不走？她就回娘家！否则事情败露，凶多吉少，林佣方只得恋恋不舍离开。

叶骑门晚上睡不好。

林佣方也睡不好，他自从和俞青妹干了那种事后，要他收敛不干，就如水煮石头，难熬了。他欲出去，但一开院门，惊动叶坤观：“干什么？”林佣方只得回房。他明白，叶骑门一回来，他无法再在叶骑门眼皮底下再到俞青妹那里去。

熬了一夜，第二天林佣方就对叶骑门打招呼：“园中枇杷已被采摘，要回北舍了。”

“好啊！”叶骑门给林佣方借了条小船，目送他离开。叶骑门绝对想不到，林佣方采取的是迂回办法，耍了个花招，为的是晚间继续和俞青妹通奸。

离开水花园的林佣方比住在水花园还逍遥。隔三隔四在晚上自驾小舟飘至水花园岸边。有时完事后走；有时凌晨走；来去飘渺，好不自在。

俞青妹本来觉得生活无聊，“活菩萨”频频光顾，弥补了她的精神空虚。她宁肯相信“活菩萨”是在解救她，而不肯

相信现实中的林佣方真身，所以与“活菩萨”幽期密约，也就蜂缠蝶恋，执迷不悟了。

水花园的家丁，因为林佣方以叶骑门的表哥身份自居，在此住过一段日子，偶尔撞上，也不加盘问，这为林佣方夜间自由进出，提供了便利。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时间一长，还是被家丁窥探到秘密，报与叶坤观和叶丛，二兄弟马上报与叶骑门。

叶骑门一听，就去杏花院找俞青妹，他虽然并没有真正成为俞青妹的“丈夫”，但在外人看来，叶骑门显然是被戴上了绿帽子，他要插手弄清这件事。

俞青妹倒镇静，见叶骑门到来，就说：“这是活佛降临，并非‘林公子’。不信你明晚一更时，可到我房里察看，有缕缕青烟向上升腾，到时会招至菩萨光临。”听俞青妹神乎其神，叶骑门疑虑重重。

第二天晚一更时分，叶骑门也不带家丁和二弟，独自守候在杏花院内。不到一更时，俞青妹房内已是青烟缠绕，然后木鱼响起。

一更时，在浓密的夜雾中，有一男子从后院的水滩边上来，飞奔杏花院。杏花院门不入问，男子飞入小院上了楼，房内木鱼停，房门关。

躲在楼下暗处的叶骑门见有人上楼，轻轻地跟上楼，他向房内靠拢，不想被吞出的烟雾一熏，一个咳嗽，引得房内人窸窣一阵响。等叶骑门拨开锁，推入门，那男子已经不见。柱上系着绳，俞青妹扑在左则窗台上收绳，窗台外是陪弄的外侧，不用说男子已经逃走。

俞青妹收了绳，坐在凳上，红润着脸对叶骑门冷嘲热

讽：“菩萨有预感，你来了，他走了，他说你迟早要来找我的。”

“我来找你干什么？”叶骑门气愤地说。

“我们是夫妇。”俞青妹异常冷静。

“这个狗男子是不是林佣方？”

“不是，是菩萨。普贤菩萨附身看中了我。菩萨说我能怀上龙种，我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俞青妹又说，“菩萨说，我开了女戒，我们夫妇生活会好的！”

叶骑门气得一拍桌子，桌上的香烛全倒了，俞青妹赶忙扶起香烛。房内香火多，并不影响光线，只见叶骑门狠狠地说：“普贤菩萨，哪尊普贤菩萨？我定要捉住他！”

连着几天，“活菩萨”没有出现。俞青妹房内照例香火旺盛，因等不到活佛，房内传来俞青妹呜呜的哭声。

小应、娟子每到夜晚，就缩进自己的小厢房内。俞青妹关照过，没有她的叫唤不准管闲事。此时听得主人的哭声，不知是出来劝慰的好，还是不管的好，弄得她们睡也不是，站也不是，好多天没有睡好觉。

大约过了半个月，叶骑门听到叶丛来报，那“活菩萨”又来了。叶骑门令叶丛带家丁各自散去，不要多管。叶丛怕叶骑门吃亏，跟着叶骑门，但叶骑门硬是不要他管，他只得离开。

叶骑门只身来到俞青妹房外，吸取上次教训，他捂着鼻子靠近房门，轻轻拨开锁，推门入。

俞青妹和那男子已经上床，赤裸着二个男女，被叶骑门逮了个正着。尽管房内烟雾迷漫，但三双目光一碰，叶骑门还是看清楚了男子，正是先前被他称为“表哥”的林佣方：“好你个林佣方，装什么‘活菩萨’？快穿衣起来。”

等林佣方穿好衣服，叶骑门不知从哪来的力气，扭着他出门下楼：“奸夫，你倒好，寻到我水花园里来了。”

林佣方正想好事，被叶骑门从床上捉住，吃了一惊；现在看清楚叶骑门只有一人，他的二个弟弟不在，胆也放大了。他嘴里不断地念着“我是普贤，我是普贤”。趁叶骑门发愣时，他举拳对着叶骑门脑门打来。

叶骑门是书生，吃了他几拳，被击倒在地。

林佣方兴奋了，骑在叶骑门身上，狠狠地猛击。

房内的俞青妹听得真切，穿好衣服下楼，借着月色，她见“活菩萨”骑在叶骑门身上发威，她怕事闹大，对林佣方说：“别打了。”

林佣方这时神气了：“打死他，我们二人可以天天在一起。”话音刚落，林佣方就僵住，原来面前站着个叶丛。

叶丛被叶骑门赶走，他懂得叶骑门的意思，想自己处理这事，但是回到卧室，他不放心，又出来了。现在看到这一幕，他不由分说，举起神掌就向林佣方击来，嘴里问：“大哥，要死的要活的？”

林佣方不是叶丛对手，叶丛打林佣方就像秤砣掉到鸡窝里，实打实。第一掌击去，“活菩萨”就不灵光了，瘫作一团泥，口角流着血，不断求饶。

叶骑门爬起身子，照着林佣方不解恨地抽了二记耳光：“算我不长眼，留你这畜生！”

林佣方说：“叶公子大人大量，放我一码，我保证不来了。”

俞青妹刚才为叶骑门求饶，此时却不敢为林佣方求饶。有道是“菩萨手一指，凡人累出屎。”现在是“活菩萨”吃不起凡人的一掌；这“活菩萨”如果是假的，她肚中的孩子却是真的！她怕极了！

叶丛问叶骑门：“大哥，要不要再击一掌！”

叶骑门对林佣方说：“畜生快走，以后不准来。”

林佣方连连点头。

叶骑门回头与王秀花相商，准备写休书，发落俞青妹。

王秀花想了想说：“写了休书，俞青妹一走，陆翠珍仍旧救不回来；不如借此机会，要挟俞家将陆翠珍放出来，不然休了俞青妹，弄臭俞家。”

叶骑门想想母亲讲得有道理，如今无权无势，得了理也告不赢官司。这世道历来如此，也只有自行解决，这一招往往比告官强十倍。

第十二章

勇翠珍俏胆斗禽兽 义梵红真情救小姐

欲欺娇女想污之，春色不登败烂枝。

婢义挺身救小姐，嫦娥花约有归期。

此时已到了公元1368年，已经是大明的天下了。同里镇上鼓乐声不断，地方甲长保长忙着组织镇民乡民欢呼庆贺。

朱元璋于1356年3月攻占了集庆（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他看中江南这块鱼米之乡，膏腴富饶之地，可以改变元朝南粮北运的局面，所以就在紫金城建设都城。

连年征战，府库虚乏，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江南富户却“富可敌国”，朱元璋天生对富户忌恨如仇，他作过一首打油诗：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及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朱元璋要清算江南富户的決心，早露端倪，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洪武初年，为改变紫金城里的累块积苏、凋敝败落状况，朱元璋强令江南富户迁入京城。朱元璋认为只有商贾云集京城，才有京城的繁荣发达。

朱元璋还有个惩罚江南富户的理由，因为江南富户曾在

张士诚雄踞江南时，给予极力支持。张士诚自己是个盐商出身，对商人政策比较宽松，商人在张士诚那里得到好处，张士诚从商人那里也得到好处。江南富户是张士诚强大的社会基础，使得朱元璋开始攻平江城损失惨重。朱元璋恨江南富户，想法让富户迁京城、迁凤阳，方便他监视和榨干这些“油水。”

江南富户，各自盘居一方乐土，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迁京城，不愿意惴惴不安受皇家的束缚，所以各自都有搪塞理由，拒而不迁。

周庄的沈万三倒是例外，在他眼中，当年的小和尚，如今的天皇老子，殿上一呼，阶下百诺，天皇老子的意志，最好不要违背。所以他恭恭敬敬的“客皇陵”，虽然没有“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地潇洒，但也在京城化巨资建造“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的家园，同时大献殷勤捐资修筑都城城墙三分之一。

洪武二年，吴江改州为县，继任吴江知县官的仍旧是赵一行。

叶骑门当然也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富户，按照迁京的名额，赵一行手中分得一户即日就将迁京。这一户当属叶骑门了。

叶骑门接到传令，他不愿迁京城，想了想，给赵一行送去一千两银票，一箱珍珠玛瑙玩物。

见钱眼开的赵一行，嘻嘻一笑：“想当年，你和我在一个衙门内作过事，你还客气什么？！”

叶骑门解释，自己不愿意离开同里，因为根基在同里；创建水花园不易，同里湖畔优雅的风光让人留恋，所以不愿轻易放弃。另外父母身体不佳，不便迁京。还有一条理由他没说明，就是自己还没有与心上人成婚，陆翠珍还没有回到他的身边，他要在这方乐土上和她相守一世。

赵一行接过银票，答应帮助，反正上面没有名单下来，他完全可以指鹿为马，将叶骑门迁京的名额换成别人。

叶骑门叩谢不止，一心一意救他的心上人。

叶骑门自从听了母亲的话后，觉得在理，找俞青妹深谈了一次，表示俞青妹面前有二条路：一条继续留在叶家，生下孩子，叶家承认她肚中的孩子，但有个条件，俞家要放回陆翠珍，若有半点闪失，叶家也不履行承诺；第二条是叶家写书休了她，至于是否会臭名远扬，叶家保证不了。

生孩子对女人说来，实在是一大难关，好比二只脚分别踏在阎王门的里外，不少女子因为逃不过此关而丢性命。俞青妹想到自己马上要面临生死未卜的难关，肚中的孩子还没有名份，很害怕。所以她不得不祈求叶骑门让她走第一条路，继续留在叶家，安全地生下孩子，给孩子以叶家的名份。如果走第二条路，休了回娘家，她就会被人唾弃，生育关是否能太平闯过，很难说，难道临死还要背着臭名承担压力？她表示叶家如能同意她留下，她就尽力说服父母放回陆翠珍。在她看来，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确保自己太平。

叶骑门表示，只要放出陆翠珍，他肯承担一切，包括善待她和她的孩子。

俞青妹回娘家，将自己的遭遇和叶家要求，如实对俞家妮说了。

俞家妮一听，气得七窍生烟，指着俞青妹：“青妹，你真不争气。”

俞青妹道：“女儿一时糊涂。”

俞家妮道：“你糊涂，我不糊涂！你青妹是我心上肉，你哥也是我的心上肉，凭什么要成全你，苦了你哥？再说，你哥与美凤实在相处得不错。”

任凭俞青妹哭哭涕涕，俞家妮就是不松口。

俞青妹回到叶家，将亲娘不放陆翠珍之事如实讲了。叶骑门沉吟一会，鼓励她慢慢劝说。

俞青妹肚子越来越大，她的担忧也越来越大。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娘家哭泣。俞青妹一哭，俞家妮就心烦意乱，不得不传信让俞江永回家拿主意。

俞江永回到家，听得这一切，愤怒得像一匹被追窘的野兽，对着俞青妹，暴跳如雷：“当初，是你出的主意……如今，又是你帮助别人，为难家人。家门不幸啊，气死人……”

如今的俞青妹，没有在家时任性的资本了，她心中明白，都是她闯的祸，所以一声不吭，任凭父母骂个够。

等俞青妹一走，俞家妮对俞江永说：“我们也只有这么个女儿，万一女儿想不开有个三长二短，家门更是不幸。陆翠珍和呆大反正没有生育的迹象，若调换个儿媳，也是可以的。”

俞家妮说的事实，俞江永也明白，但他咽不下这口气。女儿明明嫁到叶家，弄了半天，肚中的孩子不是叶家的。女儿有错，难道你叶家就无过？陆翠珍来我们俞家一年了，因为儿子不行，谁都知道陆翠珍还是女儿身。俞家可没有为难陆翠珍，前面死过个王丫丫，俞家妮就盯紧了他，使他无法图谋不轨。若按他的意图，陆翠珍早已是俞家的人了，他会为儿子越俎代庖的。现在他冲着老妻没头没脑地一句：“都是你！”

俞家妮问：“我怎么啦？”

俞江永想了想，改口道：“都是你惯的……”

俞家妮以为俞江永指责自己惯坏俞青妹，所以不响了。

俞江永心中怨恨，当初他向陆翠珍献殷勤，都是俞家妮横插一杠，在他面前又哭又闹，说又得出现第二个王丫

丫！弄得他没办法，只得收敛。现在懊恼了，将玉女一般的陆翠珍奉还给叶骑门，俞家不是硬吃亏吗？他皱紧了眉，对俞家妮说：“不能便宜了陆翠珍和叶骑门！”

俞家妮叹了口气说：“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们有这对儿女！”

俞江永冷笑一声，不说话。

俞江永家门不幸，但官运却亨通，从平江吴王张士诚的户部尚书郎，摇身一变，变为大明天子的户部侍郎了。不久即将上任。

原来，1367年夏，朱元璋攻打平江，遇阻。一天一个商人打扮的人来找俞江永，俞江永一看字条，明白了对方的秘密身份。其时的俞江永已经看清局势，别看朱元璋一时还攻不进平江，但张士诚要与朱元璋长期对恃十分困难。朱元璋西灭陈友谅后，已回师东向，占去苏北泰州、淮安等地，南取湖州、杭州，缩小对张士诚的包围；张士诚大势已去，势单力孤；朱元璋王业可成，他有心向往。于是他将那个商人交给手下李元昌，由李元昌带去找水匪疤头，让疤头引领朱元璋的水军进平江。布置完一切，俞江永心中也慌张，怕万一不成，全盘皆输。所以忐忑不安地蜷缩在家，竖着耳朵打探局势。

幼年丧父的张士诚，全靠母亲曹氏将他们弟兄四个拉扯大，张士诚起义为王后，曹氏作主，张士诚和曹氏娘家的一个远亲刘氏成婚。刘氏长相很丑，但有曹氏作靠山，并不畏惧张士诚，婆媳俩联合起来管制张士诚，使得张士诚在家中地位十分压抑。刘氏为张士诚只生女儿，就是生不出儿子。

张士诚对女子并不感兴趣，但为了传种接代，也只得接纳他的属下给他献来的一美女王氏，刘氏很厉害，他娶妾，

像做贼似的，一个月中只能相见三日。王氏也厉害，把他欲火燎旺，使他对她欲摆不能，但她也只能为他生女儿，倒把他对刘氏和曹氏的不满激起来了。他倒并不是贪恋女色，而是觉得自己活得窝囊，在外受朱元璋的气，在家里受刘氏和曹氏的管制。为了体现一下吴王的威风，所以下令在吴国大选王妃，自此他情绪低落，不理朝政，把朝政大权交付其弟张士信。

张士信专干邪恶的勾当，以为兄选妃为幌，到处蹂躏达官贵人和富商的千金。那些达官贵人和富商为了巴结他，拼命用民间女子充数或金钱抵过。他又把朝政大权随意地交付他的几个心腹，如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他和心腹日夜以歌舞自娱，酣宴博奕，舞文弄墨，吟风颂月，疏于朝政，民怨不断。

俞江永虽在平江路谋得一官半职，但张士信的心腹排斥他，他也颇感失落，于是暗中相助朱元璋。

这年秋，朱元璋终于攻破平江，抓获张士诚，解到京城，在狱中张士诚自缢而死。

这样俞江永才敢抛头露面复出。

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京城。封官论赏时，皆于俞江永的功绩，就荣升他为明朝户部侍郎。而当年来找他的商人也荣升为刑部侍郎，日后成了俞江永的官场盟友贝方明。

平江路改为苏州府，有些事急需处理，非他莫属，所以俞江永暂时还没赴京城就任。现在刚巧结束，正想赶往京城，俞家妮就在这时唤回他。

俞江永晋级升官，直上青云，还有什么顾虑想干而不能干的呢？

俞江永觉得“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身”。陆翠珍是他们

俞家“明媒正娶”的，她的身子先是俞家的，然后才是叶家，儿子不行，但俞家有人行。

入夜，两条蒙面黑影出现在呆大和陆翠珍的院落前。他们移来一梯，顺梯爬进院落，尔后将院门轻轻打开，让一个蒙面黑影进去后，两条黑影都离开了。

蒙面黑影上了楼，来到房前，用工具拨开门。

屋内没有光线，黑影移向雕花木床，只摸到一个熟睡人。

那熟睡人是呆大，呆大嘴里“嗯……嗯……”叫，坐起身。

黑影吓了一跳，迅速趴下。

呆大摸索一下，摸到个大枕头，顺势将头和脚调换一下位置又睡下了。

须臾，黑影又去摸另一头，摸到的是换过身来的呆大，但黑影以为是陆翠珍，狂吻起来。狗咬石头，胡嚼乱啃。呆大不舒服，尖叫起来！

黑影松手，呆大重新睡下，黑影明白房内只有呆大一人，就出了门下楼。

黑影转到蓉儿厢房，他又用工具打开了蓉儿那间门。

黑影摸向小床，感觉床上是睡着一个人，不是陆翠珍便是丫环蓉儿，他也顾不得多想，猛地拉开被子扑上去。小床上睡着的正是蓉儿，小姐和蓉儿二人轮流睡小床和地铺，今天正好轮到蓉儿睡小床。黑影扑向蓉儿时，蓉儿已被惊醒，一声“谁？”黑影就压住了她。蓉儿的腿基本已好，这几天正与陆翠珍商量逃离俞家的办法，办法还没有想出来，黑影已经暗算她们了。黑影有备而来，不顾蓉儿反抗，二下三下，撕开蓉儿的旧内衣，黑影骑在蓉儿身上，把蓉儿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也不管身下压着的是陆翠珍还是蓉儿，反正是女

子，就想干他禽兽之事。

蓉儿拼命叫喊挣扎：“小姐，救我……”

地铺上的陆翠珍早被惊醒。她跳起来，相助蓉儿。陆翠珍用自己的外衣，套住黑影的头，向地下用力拉。黑影吃不住，松开蓉儿和陆翠珍一起滚下地。黑影随即像座山一样压向陆翠珍，拉住陆翠珍的衣领和裤腰狠命往下一撕，陆翠珍身上隐密处暴露出来，虽然没有点灯，但陆翠珍已经感觉到男子已是全身赤裸，亢奋地压上来。

黑影已明显察觉到，他要主攻的对象就是地上的这个。所以他找准目标，急于求成。陆翠珍几乎感到失望了，突然她想到枕下的尖刀，这是叶骑门给她的，可是地铺的枕头她够不着，她不知哪来一股力，对着黑影的手臂狠命一口。黑影“啊”地叫了一声，抽出手对着陆翠珍的脸抽了一记。蓉儿从后面猛击黑影，见没有效果，就扣住黑影的头颈往后拉，黑影仰面倒下。陆翠珍得以抽身，从枕下取出尖刀，她怕误伤蓉儿，所以对准黑影上身后背就是一刀，黑影一声惨叫“啊……”，随着扑地，不再动弹。

陆翠珍和蓉儿蜷缩在一起，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蓉儿点亮了油灯，陆翠珍赶紧找出衣服各自穿好。然后冲出房门高喊：“来人啊，有贼……”

不一会儿，来了众多家丁。借着光线，大家见一蒙面裸体男子扑在地上，背部插了把尖刀，正淌着鲜血……

此时进来两个家丁，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裸体男子身上，不由分说，架着他就要走，陆翠珍忙制止，顺手扯下蒙面人的面罩，在场的人都看清了，此人是俞江永。

众家丁下跪：“老爷……”

俞江永动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快去叫老夫人……”

家丁应声出去。

俞家妮来一看，明白了，赶紧让家丁将俞江永抬上小床。俞江永背部受伤，只能趴着。

俞家妮对陆翠珍道：“还不快抢救，家里出人命啦！”

“出人命，我抵命！”陆翠珍很坚决地说，不肯施救。

众家丁齐下跪：“少夫人，救救老爷吧！”

陆翠珍道：“救他可以，但要保证我们的安全。”

俞家妮见俞江永背上的尖刀柄上有个“叶”字，不用问，尖刀是叶家的。她吼道：“叶家的尖刀怎会到你这儿？”

陆翠珍道：“我防身用的！”

俞家妮气极：“你……”

陆翠珍狠狠地说：“以后再有人想污辱我，我要与他决一死活。”

俞家妮道：“好了，不说了，快点抢救……”

陆翠珍道：“不救！”

俞家妮道：“找死？！”

陆翠珍道：“对，找死！”

俞家妮：“好了，先救人。”

陆翠珍：“要救，我有条件。”

俞家妮：“什么条件？”

陆翠珍道：“你对天发誓，不准再有人夜间闯进来。”

俞家妮气极，但见俞江永血越流越多，不敢再得罪陆翠珍，只得回答：“好吧，我对天发誓：‘皇天在上，再有人夜里敢闯入我儿院内，格杀不论。’美凤，你快救救老爷吧。”

陆翠珍道：“你另外请二个女仆、二个男仆护理。”

俞家妮马上吩咐家丁叫来二个女仆和二个男仆。她又不忘关照家丁和仆人，“大家听着，这件事千万不要在外乱

说，人家问起，就说老爷夜出摔一跤意外受伤。”

陆翠珍这才给俞江永取刀敷药，俞家妮想把尖刀拿走，陆翠珍不让：“我不会主动伤人。”

俞家妮没有办法，为不影响处理俞江永背部伤口，俞家妮不再坚持。

伤口很深，刺中的却是背部上侧，没伤要害，俞家妮这才松了一口气。陆翠珍指点仆人如此这般地为俞江永清洗伤口、敷药……

陆翠珍身边有些现成的药，是蓉儿用剩的，她又开了新药方，交给俞家妮第二天去抓药。因为上次叶骑门状告俞家抢夺民女，俞家已经不允许“俞美凤”的药方传出去，她开的药方都得交给俞家妮，让人重新抄了再抓药，这也是俞家人细心之处。

俞家妮趁此时机，走上楼看看儿子，见呆大睡得正香，就走了出来。

俞江永上好药后，众家丁七手八脚将他抬走，俞家妮一声不响地跟走了。

陆翠珍忙完这一切，重新关好院门。她也上楼看看呆大，他睡得很安稳。不由感叹：“只有他，才是最幸福的。”她回到蓉儿房中，将刚才取出来的尖刀，擦净血，她握住尖刀感慨，是尖刀制服了俞江永，救了她，让俞江永有苦说不出。

俞家妮让家丁将俞江永抬进自己院落。等家丁一走，她关起门，数落道：“老不死的，丢脸啊！”

俞江永痛苦地说：“我想报复，你看她根本就没有和我们的儿子睡一起，怎么会怀孕？还藏着把尖刀，太厉害了……”

“报复？是真报复，还是假报复？”俞家妮冷笑道，“你厉

害，那小妖精也厉害。”

俞青妹又回娘家来了，探得父亲受伤的缘故，长叹一口气说：“我马上要生了，希望这段时间，不要节外生枝，搞得我不太平。”

俞江永说：“依你之见，要我们马上把陆翠珍送还给叶家！”

俞家妮叹道：“青妹啊，你也真没出息，帮着叶家讲话，难煞我们。”

俞青妹哭丧着脸：“娘……”

俞家妮说：“不过我觉得，这小妖精也不能长期留在家中，现在有我们呢，等我们不在了，她不会管我们的儿子。”

俞江永道：“前世作什么孽？好的、差的儿媳都留不住！”

俞家妮道：“你觉得小妖精好啊？”

俞江永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俞家妮道：“哪什么意思？”

俞江永道：“好了，不说了，青妹要我们放人可以，但有个条件，叶家得为陆翠珍找个替身来，否则我不放人。”

俞青妹惊喜道：“爹，你是说让叶家为哥找个媳妇，就放人？”

俞青妹见爹娘默认了，她的目的达到了，她急着回水花园，将此事对叶骑门说了。

叶家为呆大找媳妇，实非易事。如此呆儿，到哪里去找儿媳？不是多花钱的问题，人家姑娘一听，就是穷死也不肯嫁呆大。当然叶家不忍心用欺骗手段，制造又一个“陆翠珍。”

叶骑门没有办法，只得写信，派叶丛送到北舍陆家。过了几天，有陆家丫环找上门，自称有要事找叶骑门

商量。这丫环就是梵红。

梵红经调理，伤势已好，重回陆家药铺。她见陆翠珍和蓉儿已经不在药铺了，十分想念。现在又听到解救陆翠珍遇到一连串困难，为报答主人恩德，她决定接替陆翠珍之位。

叶骑门听了她的一番叙述，感动万分，正在踌躇，有人来报，陆家派人送信来了。

叶骑门接信一看：

骑门小婿鉴：

若遇义女梵红，阻！阻！不可冒失，将她送回。我有事相商。

陆三官

戊申年冬

梵红不识字，不知道义父给叶骑门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听得叶骑门对她说：“是让我带你先回去一趟，有事商量。”

梵红起先不肯，叶骑门说：“此事不可草率。”她想想也对，就和叶骑门、叶丛一起回北舍。

陆三官一见梵红回来，定下心。

叶骑门从陆三官的口中了解了梵红没有向他说的话。

原来，梵红听说要救小姐就要找个替身，自告奋勇回乡下娘家，让娘想想办法找个人。但是说来说去，没有人愿嫁呆大。梵红见救不了小姐，心中着急，就说自己愿替代小姐。

陆三官夫妇一听，当然高兴，但是这样等于毁了梵红的一身，所以也犹豫。在梵红的再三要求下，陆三官夫妇同意了，拿出一千两银票给梵红。梵红说：“奴婢是乡下人，用不了这么多，再说这么多银子是奴婢几个人的身价了。”陆三官夫妇死活不依，梵红只得接受。

陆三官夫妇感激梵红的大义，认梵红作义女。

陆三官道：“梵红儿。你若去了俞家，今后你家里的事，就是陆家的事，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

梵红拜谢，对陆三官说道：“爹，有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其实您已经救过我二次命，你才是我真正的救命恩人。”

陆三官不解：“二次？”

梵红说：“您记得17年前有个乡下女子抱着个全身血红血红的女婴吗？”

陆三官眨着眼，细细一想：“是，好像是的……”陆三官紧盯着梵红道，“难道这个女婴是你不成？”

梵红道：“正是奴婢！”梵红原意是想宽慰陆三官夫妇，不想她提起了这件事后，反倒使陆三官夫妇又改变了主意。

陆三官行医看病，接触的病人无法计数，但像梵红这种怪病极少，印象特别深。现在梵红提起，他想起来了。

十七年前，有个衣着褴褛的乡村女子，抱着个女婴，找到陆三官，向陆三官跪道：“扁鹊神医，请您给我孩子看看，她生下不足五天，不知是哪路神仙投凡胎？是个怪人，家里人不肯接纳，将她抛弃在旧庙里。为娘的我不忍心，又偷偷拾回来，听人指点，来找您试试。”

陆三官仔细为女婴作了检查，发觉女婴皮肤透明，内脏几乎肉眼可见，女婴哭闹不止，显然很不舒服。陆三官马上让李氏将糯米粉打成薄片，拌上他调剂的药，一片片贴满病儿全身，再用绢布包好，两昼夜后，把裹紧的绢布解开，女婴嘲陆三官笑笑，她全身舒服了。

那个女子，又向陆三官下跪道：“我妇道人家，身无分文，还请您行行好，收我在您家中做帮佣，抵药钿。”

陆三官妻李氏扶起妇人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不会硬向你要钱的。”

陆三官也笑着说：“我观这女婴命不薄，救她也是应该的。”陆三官反让李氏拿出二贯钱，送与妇人，让她好好回家抚养女婴。

这个女婴就是梵红，后来长得丰满健壮。因家中贫困，下面又有众多弟妹，她成了家中的得力帮手。乡人力劝梵红父母将她嫁出，要些彩礼养家活口，梵红也终身有靠。但梵红父母好像一直有桩心事未了，他们将陆三官夫妇救梵红一事，对梵红说了。问梵红是想报恩？还是嫁人？梵红想了一下说：“人而负恩，不如禽鸟。知恩不报非为人，所以想到陆家做丫环。”

这样，梵红跑到陆家，也正巧，陆家有意为陆翠珍招个体格健壮的丫环，梵红的到来正合陆家心意。

梵红到了陆家做事十分卖力，从内心讲她是想感恩陆家的。

陆家人想不到梵红和梵红的父母如此报恩报德，如今不明真相的陆家人却要将梵红往火坑里推，心中十分不安。

陆三官立即改变主意，对梵红说：“不行，翠珍我心痛，梵红你我同样心痛，怎好亲手将你送入虎口？”

梵红一听，下跪道：“爹，如果您不答应，奴婢心愿不遂，就长跪不起。”

陆三官扶起梵红：“梵红儿，以后不准再自称奴婢，你和翠珍一样，都是我的女儿……起来，让爹慢慢考虑。”

一连二天，陆三官不给梵红答复，梵红理解陆三官的苦心。她等不及了，她是真心实意要救小姐。她先向陆小术旁旁敲侧击打听水花园的特征，了解了水花园临同里湖中

心的罗星洲，罗星洲上还有座长长的石桥，通往水花园，找水花园可沿着同里湖找。

梵红不动声色地准备行装，悄悄唤了一条渔船，出发了。她虽长得粗壮，心却细，为安全起见，专找熟悉这一带的夫妇档渔船。这样，她安全地来到水花园。

陆三官在家找不到梵红，猜想梵红有可能到同里找叶骑门去了，就手书一信，托人送到叶骑门手中。

叶骑门亲自送回梵红，陆三官见到梵红后说：“梵红儿，切不可意气用事，断送你一身的幸福。”

梵红说：“爹，那次，没有你们全家相救，我肯定没命了。小姐的事，就是我的事，为救小姐，权当那个梵红已经死了。”

一番话说得陆家人感激涕零。

陆奶奶对梵红说：“你去服侍呆大，可不比服侍我。”

梵红说：“奶奶，奴婢知道，只要奴婢诚心替代小姐，不管吃什么苦，都能顶住。”

陆三官提醒说：“梵红儿，你是我女儿，不是奴婢。”

梵红垂下头，然后看着一筹莫展的陆家人和叶骑门，又对陆三官说：“爹，你就成全女儿的心意吧。就当十七年前那个女娃不在人世。”

梵红看陆三官没有反映，又说：“爹，千万不要再失机会……只要小姐和叶公子过得好，我们应该高兴。”

陆三官老泪纵横：“梵红，我的儿，陆家对不起你！你的恩情爹终身不忘。”说着，他向梵红跪了下来。

梵红急忙扶住：“爹，你折煞女儿了。”

叶骑门也对梵红跪道：“梵红姐姐真是义海恩山，让我叶骑门至死不忘。”

梵红慌忙捂住自己脸：“别……别……羞煞奴……”

梵红了。”

梵红终于得到陆三官一家人的同意，跟着叶骑门和叶丛到同里。

陆家人也不忘用重金去答谢梵红的家人，其父母不肯收受，双方千推万推，千恩万谢。

叶骑门带着梵红回到同里，与父母一说，叶氏夫妇认为，这样最妥，只是苦了梵红。

叶氏夫妇和叶骑门的二个弟弟均向梵红拜谢。

梵红慌忙制止：“只要我姐姐和姐夫过得好，就是我的心愿。”

俞江永、俞家妮得到俞青妹的消息，见领来的梵红人高马大，有些力气，心中也愿意，就同意留下梵红，放了陆翠珍和蓉儿。

陆翠珍和蓉儿知道梵红救了她们，三人抱作一团痛哭，陆翠珍道：“梵红妹妹，你的恩情我今生今世不会忘。”梵红道：“翠珍姐姐，权作梵红被刀子戳死了，梵红有今天，都是陆家给的，知恩不报实小人。”

第二天，叶骑门的二个弟弟来领陆翠珍和蓉儿，陆翠珍和蓉儿走出俞家花园，才看清俞家花园的前门和水花园的后门仅隔一条后港河。想想当时冒冒失失地误入俞家，引祸上身，后悔不迭。

陆翠珍和蓉儿自由了，陆翠珍终于回到心爱的人身边，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陆翠珍祈求自己和叶骑门的婚事顺顺利利，美满幸福。

第十三章

好姻缘未成祸端起 水花园浮出命案来

叶陆姻缘多磨难，分明一段跷蹊粘。

丫环命丧薄情鬼，冤屈花园慈善男。

陆翠珍进了叶家。叶骑门按捺不住喜悦，陆翠珍首先将那把救过她的尖刀还给叶骑门：“这回尖刀用不着了，物归原主。”叶骑门甜甜一笑，将尖刀还给叶丛。

不久，水花园内又飘逸着美妙的琴声，那富有表现力的琴声，深深抓住人心。原来，陆翠珍让人将北舍娘家的那台琴捎来，她的心情也如古琴一般舒展开来。琴声时而幽怨，如泣如诉；时而跳荡，欢腾跳跃……

居住在水花园的每一个人，都翘首期待着叶骑门和陆翠珍快快完婚。

王秀花喜盈盈请瞎眼半仙帮助选择良辰吉日，吉日定于10天后。

岂料就在这几天里，水花园凭空冒出一桩人命案，使婚期不能如约。

原来，一个月前的夜里，一个幽灵从水上飘进了水花

园，这个幽灵就是林佣方。林佣方自上次被叶丛教训一番后，收敛了一段时间。但贼性不改，时间一长，老毛病又犯了，想覆水重收。他壮着胆又来水花园寻找俞青妹。

林佣方熟门熟路敲响了杏花院的门。

“谁？”刚睡下的丫环小应被惊醒，走到院落门前向门外询问。

“我！”

“你是谁？”

“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快告诉俞青妹小姐，我是林公子！”

小应只得上楼去禀告小姐俞青妹，其实俞青妹已经听到楼下敲门声，现在听得是林佣方，犹豫了一下说：“让他进来再说。”

小应开了门，林佣方进院上楼，一见俞青妹就扑通跪下，双手抱住俞青妹两条腿，“姐姐，你可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小应还站在门口，一见此情景，马上转身下楼。

俞青妹冷冷地说：“你……你来干什么？”

“我们的孩子正怀在你肚中，我不放心，来看看你们娘俩。我还没有吃饭呢！”林佣方说。

“去，桌上有几个闵饼，吃了吧！”

“还是姐姐关心我！”林佣方嘻皮笑脸地说。

林佣方吃完闵饼，站起身抱起俞青妹，要上床。俞青妹推他道：“你……你，动作轻点，我肚里的孩子。”

“对，对……”林佣方轻轻放下俞青妹。

到了这个份上，林佣方用不着再装神弄鬼了，俞青妹也认了，是菩萨也罢，不是菩萨也罢，反正肚中的孩子是他的。

想起肚中的孩子，俞青妹眉头微微一皱：“别伤着孩子！”

“对，对……”林佣方嘴上答应着，心中熬受不住，不管俞青妹是否答应，千缠绵万缠绵，强硬和她雨意云情一番。

林佣方这一来，又不走了。林佣方好长时间没有来，孤单失欢的俞青妹难免还要牵挂他！现在见到他，也不想赶他走。不过这次不是将他藏在房内，而是藏在楼下一间杂货间里，由小应送饭给他吃，晚上再睡到房里。叶骑门因为和俞青妹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夫妇，很少到杏花院里来，叶家其他人自然更少来。杂货间的门常常关着，这里真是无人问津了。

林佣方是个见花而喜、见柳即移的人。俞青妹有孕在身，行事难免不如意，他就更不安心了。白天呆在杂货堆的简易木板后，不能见人，躺着、吃着，这种不愁吃不愁喝，不用劳动的享受，虽然都是他平日里梦寐以求的，但真正让他这样生活，他感到不自由，闷得难受。

此时天还寒冷，俞青妹想得周全，塞给他一条漂亮的缎面被子，让他防寒用。被面玫红色，是俞青妹结婚时叶家放在新房里的。真丝缎面因生产、着色的工程复杂，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富贵之家才能用上，一般普通人家无福消受。俞青妹肯拿出绸缎被子让林佣方用，足见她格外用心。

林佣方一方面享受着俞青妹对他的关照，一方面又调动起自身的特殊嗜好，把目光停留在为他送饭的小应身上。小应体态袅娜，沉静娴美，林佣方每次见到她就想调情取乐。

这天，外面下着雨，小应提着饭笼来了。为了逃避林佣方动手动脚，小应一放下饭笼就走，但是等她回头来收拾碗筷时，林佣方想出鬼点子拉住她：“姐姐，这玫红缎面上绣的一对鸳鸯，变成二个洞。”

“你弄坏的。”小应说。

“姐姐有办法绣好它？”

小应不知有诈，疑惑地走到临时床铺前，正欲翻看玫红缎面。林佣方从后趁势一把拦腰抱住，迅速将小应放到铺上。还没等小应呼叫，一只大手按住小应嘴：“不要叫，叫了杀了你……”

小应奋力反抗，甩着头叫：“救……”林佣方情急中，随手将旁边的被子蒙住小应的整张脸。小应透不过气，奋力挣扎，林佣方将身子压住被子，小应慢慢松软下来。林佣方站起身，用被子盖住小应上半身，乘机奸污了她……

等他玩顺畅后，才发现小应早不动弹了。撩开被子，小应口眼大开，早已窒息而亡！这下子他吓坏了：怎么办？他在屋内踱了几个来回，最后将小应躯体塞到临时铺下，用东西在上面伪装好，准备出逃。

雨天，老天爷为他逃出水花园创造了条件，杂货间里正好有几套现成的斗笠和蓑衣。他拿出一套穿上，又从被子上撕下玫红缎面，因为撕得急，一处撕坏了，留下一小块在被子上。他想了想，将斗笠拿下，用缎面包了头和脸，只露二只眼睛，然后再戴上斗笠。这样水花园里的人即使见他，也不知道他是谁，若有人盘问，他可以装聋作哑，自顾快走。

林佣方开院门探头探脑，看看没有人，就慌不择路迅速逃离杏花院，连院门也不关。他没命地向同里湖跑去。一路上碰到二个家丁，见他用玫红布包着脸，感到滑稽，问他是谁？他佯装听不到，不理不睬朝前走。风大雨大，家丁不再追赶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林佣方逃走后，杏花院内走进二个人，正是叶氏兄弟叶骑门和叶丛。因为二人在雨中指挥家

丁翻移二棵樟树，他们听说樟树能够趋虫，木结构的砖瓦房中不时出现讨厌的虫蚁，想移樟树至住宅楼旁。

叶骑门的蓑衣不小心被树枝挂破，不断渗水。叶丛想到叶骑门和俞青妹结婚时，他在杏花院的杂货间里放了几套新蓑衣，如今拿来正好派上用场。所以就对叶骑门说了。

叶骑门和叶丛顺道来杏花院换蓑衣。

二人踏进院，见院门大开，里面不见人，叶骑门亮着嗓门喊：“有人吗？”

娟子出来：“姑爷，什么事？”

叶骑门道：“听叶丛说杂货间里放了几件新的蓑衣！拿来用用。”

俞青妹在楼上听得分明，慌里慌张地探出头来：“娟子，你帮助到杂货间拿一下……小应，小应呢，你们二个一起去拿。”俞青妹是想通过唤叫，让杂货间的林佣方听到，快藏起来。叶骑门和叶丛却误以为她热心。所以叶丛忙说：“不用，还是我去吧！”

叶丛抢先走进杂货间，林佣方睡的临时床位藏在杂货堆的后面，有东西遮着，叶丛也没注意，拿了墙头上挂着的二套新蓑衣就走。

叶骑门趁叶丛进杂货间时，上楼来看了大腹便便的俞青妹一眼。俞青妹虽则是明媒正娶的第一个女子，但他有种鹊巢鸠占的感觉，他不承认她。她有一个为官的父亲，他不敢对她非礼，但他恨她，冷落她，疏远她；她通奸被抓后，他更是厌恶无比。陆翠珍从俞家解救出来到水花园，她确实出了一定的力，所以他也不食诺言，要善待她。今天见她热情地招呼丫环帮助他拿东西，也动了测隐之心，对她丢了一句：“如果身子不舒服，可以找陆翠珍！”

俞青妹十分慌乱，原本她日思夜想渴求关爱，此刻却无心消受；她的心被杂货间牵了去。这次秘密若被“丈夫”抓住，可真是走头无路了。她的心提到喉咙口，直见到叶丛平静地从杂货间走出来，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叶骑门见叶丛已在楼下等他了，就和俞青妹招呼一声：“我走了！”

俞青妹目送叶骑门和叶丛走出杏花院。她拖着身子，直冲楼下。

杂货间里，她不见林佣方的影子，只见临时铺上丢了一条被撕了缎子面的被子，屋内饭笼还没有拿走。

“该死的，那个狗娘养的，把缎面……”俞青妹刚骂出口，马上把余下的半句吞进肚。

林佣方不在，俞青妹想可能刚才得到自己的暗示，藏起来了。找不到他，她反而安心了，暂时不必提心吊胆。但是这个林佣方何必与她的缎面过不去呢？

娟子跟俞青妹进杂货间，也见那条被撕去缎面的被子，用手抖一下：“真是可惜！”俞青妹不再声响，她能说什么？

娟子突然想起小应：“小应会到哪里去？”

俞青妹心中也纳闷。小应呢？怎么会突然消失？她像领悟到什么，说：“二个人该不会结伴死到哪儿去寻欢作乐吧！”

娟子默默将饭笼收拾出去。俞青妹还在辱骂小应，娟子不会去附和主子，娟子相信小应，娟子知道小应憎恨林佣方，不会跟他走。

娟子耐心等了一会儿，又到外面去找：“小应……”没有人回应她，她找来找去仍旧找到杂货间。她四下看看，见床底下东西搬动过，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心颤。她战栗着拨动床底下，一只人手出现了：“啊……”娟子惊恐地大叫，逃

了出去。

俞青妹循声赶来，也吓得退出杂货间。

杂货间很快聚集了水花园的人，小应尸体被抬出，下身赤裸。有人撕下铺上那条没有被面的被里，将小应尸体包裹起来，放在临时床铺上，杂货间暂作停尸房。

小应显然是被奸杀，谁干的？俞青妹、娟子一想就明白。但俞青妹不说，娟子不敢说，二人守口如瓶，一概回答“不知道”。

水花园死了丫环，令叶骑门十分气愤。

叶骑门到杏花院，询问俞青妹和娟子：“怎么回事？”

俞青妹想了想说：“我早就发现小应不守本份，可能在杂货间里偷汉子，后来被杀。”

叶骑门道：“是谁所为？”

俞青妹道：“不知道。”

叶骑门又问娟子：“你知道吗？”

娟子道：“不知道。”

俞青妹又说：“我有孕在身，承受不住刺激，想回娘家躲避一阵。”

叶骑门说：“出了这种事，你怎可脱身？”

俞青妹脸色发白，人慢慢向后倒去。

娟子急忙扶住，俞青妹抱住娟子哭。

叶骑门一看这架势，唯恐俞青妹出现意外，回头禀报父母，叶氏夫妇考虑到俞青妹拖了身子，万一有个闪失，俞家是不好惹的，所以同意俞青妹暂回娘家。

俞青妹腆了个大肚子，由娟子陪着回娘家。她到娘家来实在真想安静休养，连小应的死也懒得与娘说。

俞家妮见女儿只带回一个丫环，不见小应，追问她。俞

青妹不敢说假，将小应被人奸死的噩耗向娘说了。

俞青妹没料到俞家妮一听，反应强烈。俞家妮认为此事非同一般：“青妹你想得简单了，丫环的身价虽是低了些，但她是俞家的丫环，死在叶家，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俞江永伤已好了，正想赶京城就职。此时一听，怒形于色：“这是谁干的？”在他看来，肯定是叶家人干的，奸死丫环的事，为什么不发生在叶家丫环身上，偏偏发生在俞家丫环身上？

俞江永决定借题发挥，借助衙门的势力，严惩叶家。

俞江永想从女儿嘴里问出个所以然来，但此时的俞青妹是黄蜂叮屁股，有痛不肯讲。

俞青妹绝不肯牵出林佣方，如把林佣方牵出来，那她的麻烦事更多。她越是不想让爹知道，俞江永越想刨根问底：“你院里肯定有男子进去过？”

俞青妹坚持说：“不知道。”

俞家夫妇觉得，从女儿嘴里问不出什么，不如拷问娟子。所以回头逼视娟子：“你说不说实话？”

娟子不响，俞江永让人狠狠抽了娟子一顿。

俞青妹一看，知道爹不肯罢休，只得替娟子回答：“在发现小应尸体前，叶骑门和叶丛来过。”她实在想混淆一下。

不想俞江永鼻孔里发出一声奸笑，他要的正是这个答案。凶手如果真是叶骑门，叶骑门的脑袋就得搬家，不管女儿能否坐上叶家主人之位，她陆翠珍，还没来得及成婚，肚子一下子鼓不起来，叶家就得断子绝孙！想到这里，他恶狠狠地吐出一句：“叶骑门，你不得好死！”

“不，不是他！”刚被抽了一顿死不吭声的娟子，此时抢白了俞江永一句，“叶姑爷和叶丛拿了蓑衣就走了，我们

都看见。”娟子觉得小应的死，即使不能说林佣方，那么也不能冤枉叶姑爷！娟子虽然知道俞青妹和叶骑门琴瑟不协调，但总还有个名份，夫妇不能做出这种绝情的事情。但是娟子也为难，要想洗清叶骑门的冤情，必然要说出林佣方；一说出林佣方，主子俞青妹的脸就没处放。真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难煞人！娟子希望俞青妹能想办法。

俞青妹一言不发，她虽然也不想冤枉叶骑门，但不提他，能提谁呢？

俞江永对娟子狠狠地说道：“我肯定就是叶骑门！”

娟子说：“叶丛跟我一起进杂货间拿蓑衣，拿了就走，叶骑门根本没有进去。”

俞江永道：“那也不能断定不是他，你胆子放大，不要不敢说，他的可能性最大。”

俞青妹此时心里慌，插话说：“爹爹，最好谁也别牵涉，让案子不了了之。”

俞江永一听：“你们这些女子，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人家爬在我们头上拉屎，你还嫌舒服呢！”一股无法抑制的复仇怒火在俞江永胸膛里燃起。

赵一行派人来取俞青妹和娟子的口供。原来叶骑门已经报官。俞江永就对前来的役差说：“先别忙取口供，回去叫你们赵知县来我处下盘棋。”役差认得俞江永，连连点头。

赵一行还没有上门前，俞江永要女儿指认凶手就是叶骑门。俞青妹说：“爹爹，我和他毕竟是夫妇，你让我出面，不成了街头笑话，再说我的身子也不允许。”俞江永想想也是。

俞江永强求娟子出堂作证，对娟子道：“小应是你的好姐妹，你要为她出这口气，事成后，归还你卖身契，你自由了，可以嫁人！”